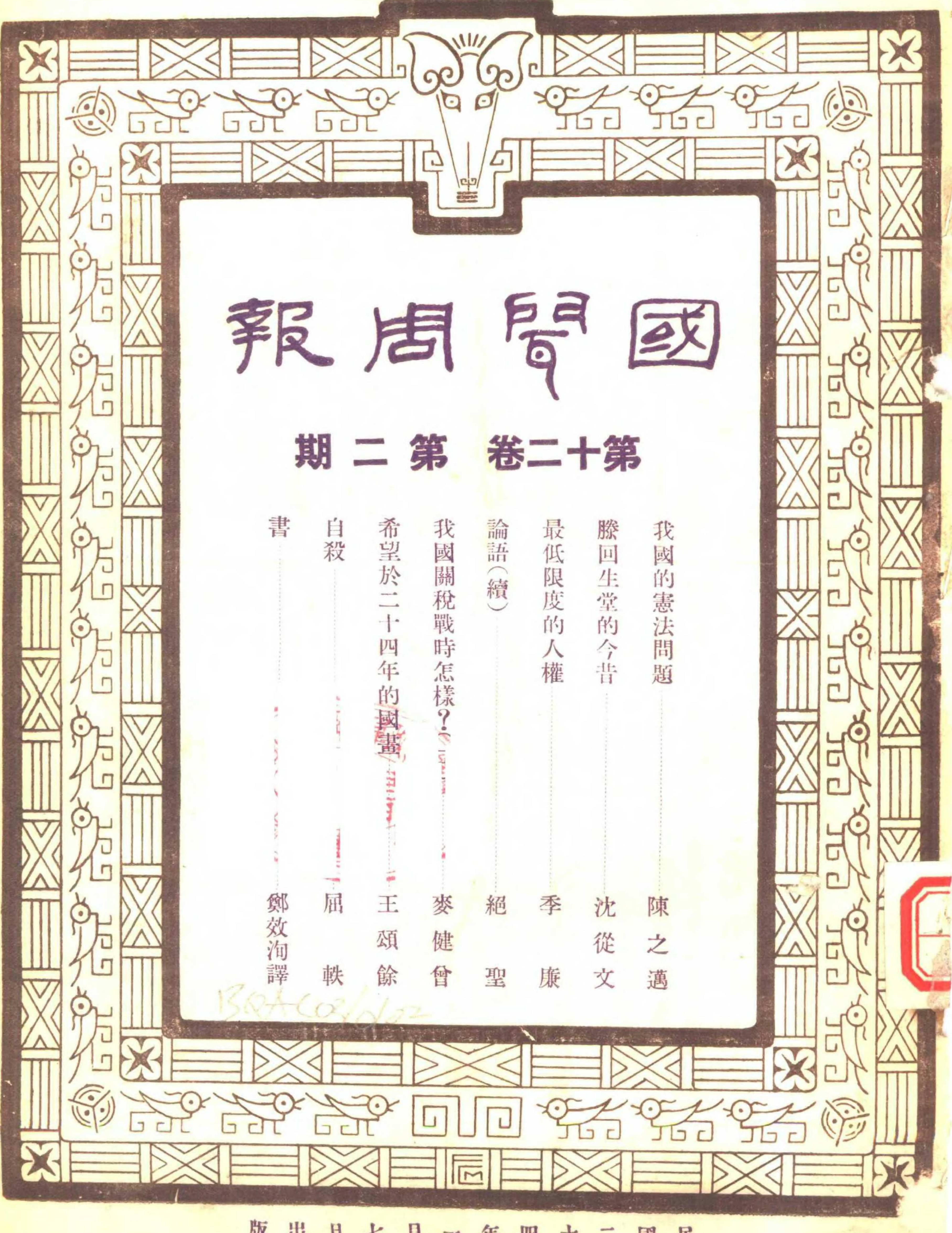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 面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膳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過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　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　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報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衖大公報分館

電話四一二一八三號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重訂（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列車次數＼站別（到開時刻）	北平前門 開	永定門 開	豐台 開	黃村 開	郎坊 開	落垡 開	楊村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胥各莊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開平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留守營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遼寧總站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〇四	六•二〇	六•四四	七•四〇	八•〇四	八•二八	九•一六	九•二五	九•三五	一〇•二八	一一•四六	一二•三四	一二•四七	一二•五二	一三•〇六	一三•三九	一四•二九	一五•二二	一五•五六	一六•一六	一六•四三	一七•〇五		
第七十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〇〇	六•二〇	七•二五	八•五八	一二•〇〇	一二•四九	一四•一三	一五•三三	一五•五〇	停	第七十五次	自唐	山起		六•三〇	七•一〇	八•二五	一〇•〇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四•二五	一五•三三	一六•一〇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八•四五	九•〇一	九•一四	九•三五	一〇•二二	一〇•三七	一一•〇〇	一一•二八	一一•三六	一一•五〇	一二•四七	一三•四五	一四•一七	一四•二九	一四•四三	一四•五三	一五•一七	一五•四九	一六•三三	一六•五八	一七•〇四	一七•三三	一七•四〇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三三	一三•四七	一四•〇八	一五•〇二	一五•二二	一五•五一	一六•三〇	一六•三九	一六•五五	一八•〇〇	一九•〇六	一九•五五	二〇•〇六	二〇•一〇	二〇•二二	二〇•四六	二一•二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五•〇五	一五•二一	一五•三六	一五•五五	一六•四〇	一六•五八	一七•二二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一〇	開	往	上	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六•三〇	一六•四六	一六•五七	一七•一五	一八•〇〇	一八•一六	一八•二九	一九•〇七	一九•一五	停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八•三〇	一九•〇七	一九•二〇	一九•四〇	二〇•二六	二〇•四四	二〇•五九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二二•〇三	開	往	浦	口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三三	二〇•四七	二一•一〇	二二•〇六	二二•二八	二二•五八	二三•三六	二三•四五	二三•五五	一•〇一	二•〇七	二•三八	二•五三	三•〇五	三•三〇	四•〇三	四•三三	五•一九	六•〇四	六•四七	七•一六	七•四〇	八•三〇	一六•四〇
第四〇一次平瀋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二•〇〇	二二•四一	二三•五五	〇•四九	一•三四	二•二六	三•一〇	四•二〇	四•三七	六•五〇	九•四〇	一二•四〇	一五•三三	一五•四五	停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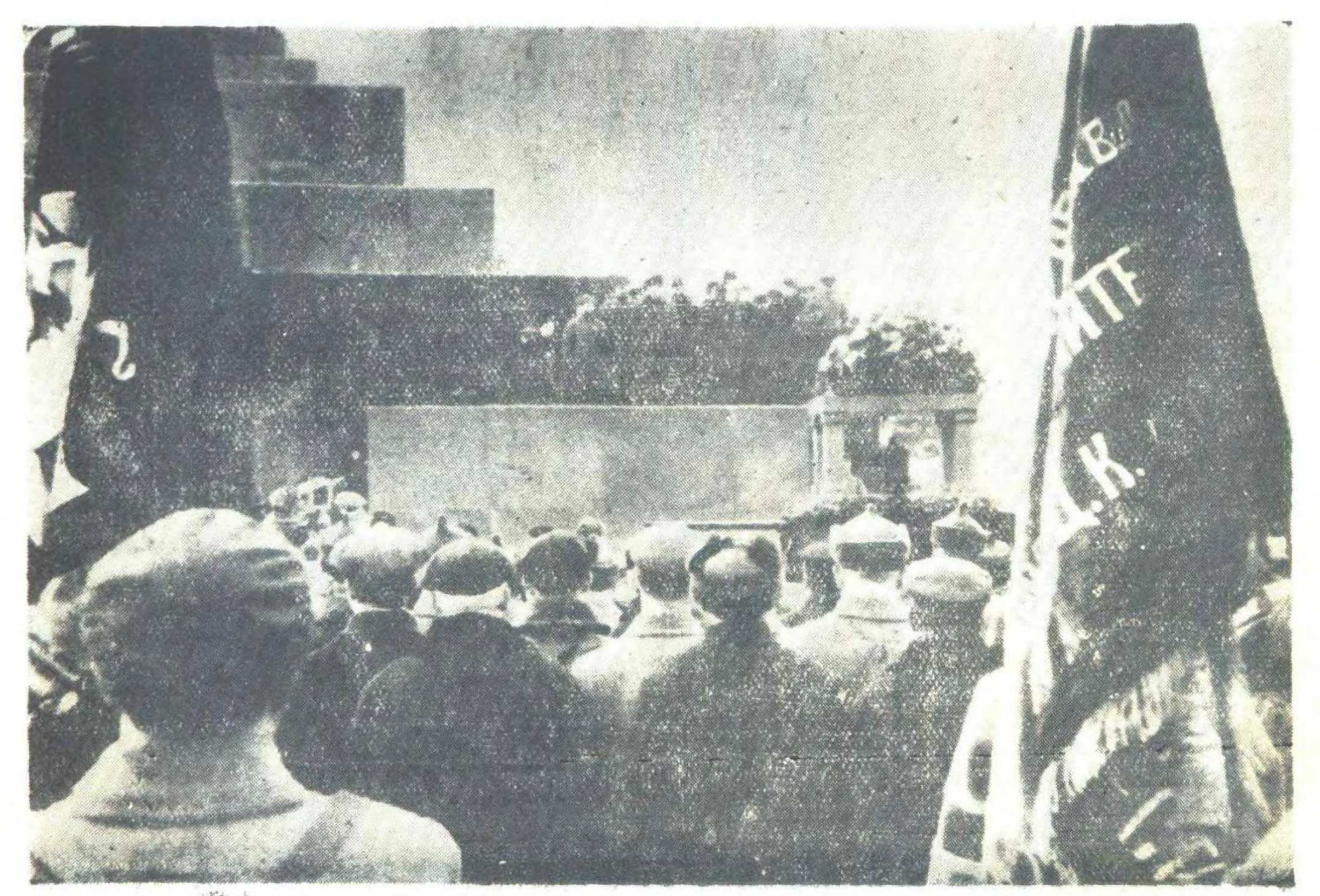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站別（到開時刻）	遼寧總站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留守營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開平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胥各莊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楊村 開	落垡 開	郎坊 開	黃村 開	豐台 開	永定門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六•二五	六•四四	七•二一	七•四〇	八•四五	九•四四	一〇•一〇	一〇•二三	一〇•三〇	一〇•四五	一一•四二	一二•四六	一三•四六	一四•〇〇	一四•一四	一四•五〇	一五•二一	一五•四三	一六•四五	一七•一二	一七•三六	一七•五五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〇•〇四	一〇•二七	一〇•三九	一〇•五八	一一•二九	一二•一八	一二•三五	一二•四五	一二•五〇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五	一五•四四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一六•三二	一六•五七	一七•一二	一七•四六	一八•一五	一八•二六	一八•四二
第七十二次及第七十六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停		第七十二次	自天	津起	六•〇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四•一四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六•〇五	[illegible]	一六•二三	一六•二五	一六•四九	一七•四二	一八•四九	一九•四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次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四•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二九	二三•四二	〇•〇一	〇•二二	[illegible]	二•三〇	二•五五	三•〇九	三•一四	三•二九	四•二五	五•二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平瀋直達貨車												四•五〇	五•四三	七•二八	一〇•〇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浦	口	開	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上	海	開	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九•〇五	九•一五	九•四一	一〇•〇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朱毛竄集之烏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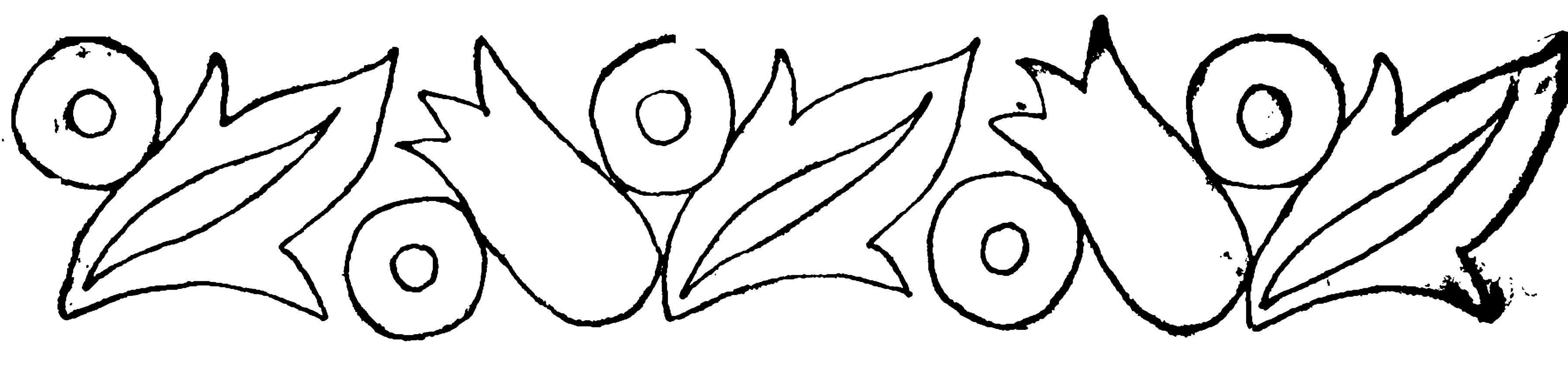
烏江距貴陽市二百餘里，爲鴨灘河之上游，川黔要道，朱毛赤匪現竄集此處，思越渡入川也



國際聯盟開會決定派遣國際憲警入薩爾時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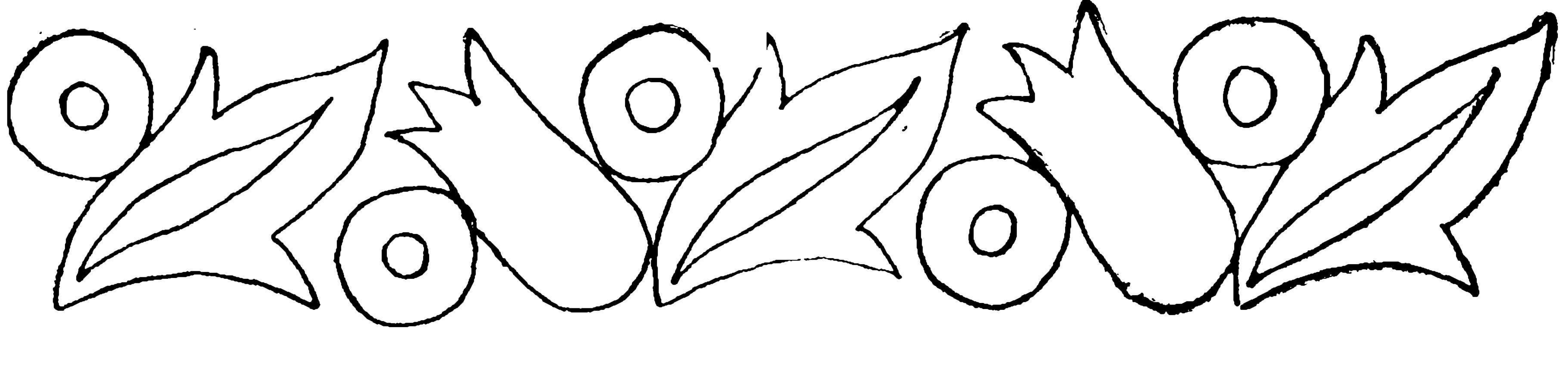


蘇俄被刺領袖基洛夫之葬儀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二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七日出版



一周簡評

今年的努力

這個一九三五的民國二十四年，無論如何是不平凡的。世人都在喊着一九三五的危機，假使不免，我們應該怎樣？假設今年是個和平之年，這一年的光陰、對於我們自然更是寶貴極了。從這年初的情形看來，國內充滿了冷落蕭條之象，但我們不能任其冷落蕭條下去，無論如何應該有所努力。蔣委員長說今年是新生活運動年，熊式輝主席說今年是江西建設年，汪院長標出和平統一救亡圖存的口號，上海舉行學生國貨年，這些都不失爲努力的目標。生存在今日的中國人，已經跨上興亡主奴的歧路，我們最近將來的命運，便決定在我們最近將來的努力。我們若要這五千年古國不至此而亡，這四萬萬大衆不至此而奴，便應咬定牙關努力一番。面前擺定的便是我們努力的機會，每一個人都要在他的能力範圍定下一個努力的目標，不要損人，不圖利己，大大小小做出於國於己皆有益的成績來，便算你盡了你的歷史使命！（草八）

殘餘共匪的新工作

自從共匪殘部由湘桂竄入貴州後，消息漸益沈寂。我們從新聞電上看到克復鎮遠黃平的捷報，一方面又看到川黔軍防守烏江的新聞，便可判斷共匪已經過了鎮遠黃平而逕向烏江進展，一步步逼近四川了。

共匪的老法門是決不占據省城或縣城而專在數省交界地方的鄉區建築巢穴，利用官軍各不相謀的弱點，休養待機。依最近殘匪的行動看來，他們正在湘西，川南，黔北，鄂西的四省邊區大做功夫，最小限度，政府也非在這四省新邊區上佈置一番，不能保川湘黔鄂四省的安全！（冷觀）

東北通郵

秘密許久的通郵問題業已揭開，將於本月十日實行。這件事在「不得已」的原則上我們是能原諒政府的。敷衍也能，送禮也能，我們都要叫它有意義。我們付出這種代價，應該是有所爲。假使用此敷衍時間以便鬼混，那便毫無意義了。這是最主要的一點。

其次是比較消極的一點。據聞殷同氏到大連的時候，我方曾有幾點要求，而通郵便是日方的對案之一。現在通郵問題業如日方之願解決，那末我們要求如何？是否還有下文？當局幸勿忘懷！（草八）

法外長赴羅馬

去年十月，法外長巴多在馬賽遇刺，法義諒解運動一時曾發生頓挫。現外長拉佛爾繼任後，法義談判仍由外交方面繼續進行，現在一切問題，大致已經妥協，拉佛爾定三日赴羅馬，和墨索里尼晤談。這是新年來國際第一件大事。法義妥協的確情，在截稿時，雖然還未十分明瞭，但是這件事的重要性，却是不容否認的。因爲這種妥協，不是法義兩國間的單純問題，於奧猶中歐各國全有重大影響，換句話說，它就是歐洲和平的關鍵。尤可注意的，就是英國也從旁贊許。法義妥協成立以後，奧國的獨立從此就可得保障，歐洲目前的危險地帶之一，至少可以暫告緩和。我們相信法義妥協成立後，東歐羅迦諾公約或有舊事重提的可能。倘使這些局部的安全辦法，都得解決，那末歐局就可小康。如再能進一步，讓德波情勢，得到適當的解決，那末歐洲的和平，就可以更見鞏固。

在英美日海軍問題正吃緊的今日，歐洲苟能和平，於世和界平不能不認爲一大貢獻。（歷樵）

江之水

陳昌裕

江之水，淸而冽；
上有皎皎之白日，下有哀哀之黎子。
河東河西本一家，忽如一旦烽火隔；
烽火隔，亘五月；
不敢臨江望，恐怕罹兵刦；
不敢遠逃亡，猶冀歸故宅。
望得海枯石爛戰方消，江邊戒嚴不敢涉；
兒喚母，隔江咽；
妻喚夫，隔江泣；
嘈嘈雜雜聲悲切，骨肉相對腸斷絕；
天呀！何以濟之？咫尺之間重洋隔；
天呀！何以濟之？長江之水盡成血。

我國的憲法問題

陳之邁

日俄戰爭以來我國朝野上下所亟欲解決而迄未能解決的憲法問題，近數月來又甚囂塵上。這次制憲的動機發於二十一年所召開的「國難會議」，那次會議除了討論禦侮，綏靖，救災之外，還討論「如期結束訓政，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問題。同年十二月的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發表」，以備將於二十四年三月召開的國民大會議決頒佈施行。立法院自奉命後即組織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草定憲法。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公佈一部初稿備國人研討；同年七月九日又將初稿修正而成修正稿；十月十六日該修正稿經立法院大會三讀修正通過，而成為正式的憲法草案。十二月十一日四屆五中全會開幕，又將憲草提出討論。決議原則交中常會鄭重核議；並決定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五全代會，決定國民大會舉行日期。至於五中全會所決議的原則，據報載如下：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同時應審察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驗，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大公報十二月十五日）

同時五中全會的幾箇重要人物（蔣，汪，焦易堂，朱培德，張知本），「對立法院費年餘精力審慎議訂之憲草，大體上認為滿意，凡民國以來歷次擬訂之憲草中所有之弊端弱點，此次均已防範補救，惟處於今日之時代，我國之環境如此，世界潮流又如彼，我國應如何始能創成一強有力之國家，則百年大計之憲法中，應灌注充分之精神，但此次憲草中對於此點尚覺疏漏，應加補充。」（大公報十二月十五日）以上所述是截至屬稿時最近制憲工作的經過。

回憶自從制憲運動三十年前開始以來，我國上下對於憲法問題不能說不異常注意及努力。但是直至今日我國尚離開憲治的軌道很遠，並且因為憲法問題在政治史上反掀動了幾次軒然大波。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召集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並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在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交相襲擊的幾年中，我國却能享受從來所未有的安

定政局。同時訓政時期雖已實行數載，因為種種非常的事變，及我國幅員之廣，民智之塞，迄未達到能確實施行民權的境地。故此有人覺得目前的政局不妨讓它繼續下去，不必在百政待舉的關頭，又來制定新的制度，徒然費事而無益。但是國民黨的當局近來却斤斤於訓政的結束及憲法的制定。我們不管對於我國目前應否立憲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我們不能不極力讚揚國民黨這樣熱心把政權交給人民，及他們對於草擬憲法那種公開的態度。他們這種主張及態度使國民黨不能與現在外國那些掛著以黨治國招牌而實行獨裁專制的政黨同日而語。作者擬乘此憲法討論正濃的時候，提出幾項愚見，備讀者指政。

憲治成功本來是一件非常難能可貴的事。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上的國家都爭相羨慕模倣英國的憲治，經孟特斯鳩的推崇，成了十九世紀的圭臬。然而歐陸的國家那國能夠模倣得維妙維肖呢？英傳記作家史崔西氏(Lytton Strachy)曾說：「英國的憲法——那個不能描寫的東西——是一件活的生長著的東西，它和人類同其生長，並且依照著人類奧妙的，複雜的性情而變易其形狀。它是智慧與偶然事實的產兒。」英保守黨領袖狄斯瑞利氏(Benjamin Disraeli)曾將英憲譬之於一棵百年的老樹，根深蒂固，或一座富麗堂皇的建築。別地方的人可以來欣賞它們美麗及雄偉的姿態及結構，但是萬不能把它們搬回家去；强勉搬了去之後，老樹便成枯枝敗葉，建築便成斷瓦頹垣。

自從美國現行憲法頒行以後，南美中美各國也爭相抄襲美國的憲法，但那些國家至今還未能真正走上憲政軌道；即使部分成功，也和美國所走的路途迥異。歐洲戰後，各新興國家，在威爾遜總統「使民治政制在世界裏安全」口號之下，爭行很極端的民治政制，但據拉斯基氏(Harold J. Laski)觀察，除了捷克一國尚有些少成功外，其它統歸失敗。

我國自從制憲以來，何嘗不是天天在那裏模倣抄襲外國的成例？我嘗說：「憲法大綱倣日本，十九信條倣英國的「虛君共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倣美國早年的經驗，臨時約法大部份倣法國一八七五年的基本法，天壇憲草及曹錕憲法倣美國的聯邦制及法國的內閣制……」我們所採訪的材料不算不多，蒐羅的不算不廣，所謂「取其長而捨其短」，我們不算不用盡了力氣，但結果仍是一無所成。

史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如果憲法不是絕對不能移植的話，它是需要一種特殊環境才能發育滋長的。我們希望憲治的成功，造成這種環境的條件一定要一一俱備。最低限度，

下列兩個條件必定要相當滿足。

第一，國民要有遵守法律的決心。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但不可因之而將它忽略，遵守法律決心的基本動機我認爲是人人要有喁喁望治的意志；而望治的意志的根本條件是人人對於他的日常生活要有相當滿足，不想用非法激烈的手段來改善他的環境，而想平平安安的享受它的生活，用和平漸進的手段來慢慢改善他的環境。這種情形只有在經濟發達比較進步的國家裏才可以找到。所以憲治的一個基本條件是經濟相當的發達，因爲在那種情形下人民懼怕混亂，才肯守法。我們曠觀西方史蹟，憲治的確立和經濟的發達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改革實反映著英國由中世紀經濟轉變到近代經濟的過程。美國大理院的判例處處指出美國經濟社會的變遷。拉斯基說「法律是對於有效力經濟要求的反映」。經濟的要求更變，法律當然也隨之而更變了。在沒有達到相當程度的經濟發達以前， 我們休想走上 西方的憲治軌道。

第二，國內要有有效力的輿論制裁。普通法律有國家作它的制裁，犯法者國家拘捕他，處罰他，以至於殺了他。但憲法是沒有這樣有效力的制裁的。國家可以管理它的諸種機關，制裁違法的員司；但是假如享有制裁權的機關本身違反了法律——即憲法——那便怎辦呢？麥依瓦(R. M. McIver)氏說：「眞正能阻止政府這樣做的不是政治法律的力量——政治法律是政府制定而政府可以修改的——而是輿論的力量，輿論是政府所不能及的」。

英國憲法沒有保護憲法的機關，憲法亦不具有最高性。但是英國的政府不但極少「違憲」的事件發生，即牽動憲法的法律也不常通過。在英國所謂「違憲」，據人解說 ，是「違反人民對於憲法的認識」。我們可以看出英國憲法的制裁殆完全屬之輿論，及輿論在英國的力量。

輿論既是憲法最有效的制裁，憲治的成功因此實有賴於健全輿論的養成。輿論的養成元素很多：第一要設法使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普及；第二要利用造成輿論的工具；第三要建設代表輿論的機關。

普及教育本是很複雜的問題，但單就促成憲治的方面來講，是灌輸政治的常識，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及矯正鄙視政治，「天高皇帝遠」的態度。利用造成輿論的工具，端在利用近代的科學發明。報紙的發達是近世政治上的一個大革命。英儒白芝浩氏 (Bagehot) 認英國會有領袖輿論的功能，報紙發達後國會便失去了這個地位。歐戰時英總理路易喬治氏輕視國會重視新聞記者便是明證。美國總統優越的地位，據麥卡氏(H. L. McBain)解釋，是由於他的地位使他易於影響輿論。晚近廣播無線電的發明及其被政府的利用則又有取報紙而代之的趨勢。亞利士多德二千餘年前說，最大的國家只能是一個人演講全國人都聽得見的國家。現在這種理想已在幅員數千萬方里的國家實現。美國羅斯福，德國希特拉，那個領袖不利用廣播無線電來宣傳？代表與

論的機關在西方各國多爲由人民普選的立法機關，我國則採國民大會的辦法。但兩者都有一種共同的功用—監督政府。

然而細考這三種養成輿論的辦法，都是要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裏才能實行。普及教育自毋庸論，報紙有賴於廣告的維持，人民要有閒錢來購置無線電收音機。民選的機關也需大宗款項。我曾估計，按憲草所規定的國民大會，每次開會，只是代表的旅行食宿費用（選舉費不計），便要一百多萬（以每人五百元計算，可謂最低限度）。美國每舉行一次國會選舉要費七百多萬金元。貧瘠的國家是擔不起這筆鉅欵的。

上述兩點我以爲是憲治成功兩個最低限度的條件，而它們的根本是經濟的發達。如果一國裏大部份的人民對於他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種需要都天天發生憂慮，憲治是不能在那國裏發育滋長的。法人狄萊斯氏（Francis Delaisi）把歐洲分成兩部份，一部分是以工業爲立國基本的，一部分則仍在農業時期。除了德國以外，獨裁政治都在農業的國家裏興起，在獨裁下的國家以農業爲主要生產的人民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另外一個法國人甘保氏（F. Cambo）舉了許多統計來證明獨裁政治發生於文盲程度最高，死亡率最高，每人財富收入最低、每人郵遞信件最少的國家裏。假如我們承認獨裁政治是與憲治相反的話，這些結論實足以告訴我們憲治成功的必要條件。

我國很早便以爲實行憲治是臻中國於富強的方法。張謇氏上李鴻章書裏說：「日俄之勝負，專制立憲之勝負也」，好像日本之所以能戰勝了俄帝國是因爲它明治維新後立憲的成功。近來孫科氏叠次倡導立憲的提議都以「救國」，「集中國力以救危亡」爲標題。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太過重視了一紙的憲法，而忽略了憲治的根本條件，且有因果倒置之嫌。其實「充實國力」不但是「救亡圖存」的基本，並且是憲治成功的基本。

分權的學說倡始於十八世紀的歐洲，那時的政論家一致地主張自由，而孟特斯鳩則認定把國家的權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是保障自由的方法。但是只管保障自由，只管把權力分開，政府是不能有很高的效率的。孫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裏頭的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過，便成了專制」。美國的憲法，受分權的影響甚深，因此便有「無政府狀態保護狀」之譏（蕭伯訥語）。在國家職務很少，天下承平的時候，這種狀態尚可以差強人意。在近來國家職務紛繁複雜，危機緊迫的時候，這種狀態便不能維持，亦不應維持。

我國自鼎革以來，每日都在內憂外患交迫的狀態之中。外交的嚴重，內政的繁複，在在需要一個效率特高的政府。專務分權，專講自由，決計不能應付這種環境。日後數十年中，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外交依然是那樣的嚴重，內政依然

是那樣的繁複。因此我們樹「百年之大計」，制定憲法，應當注意政府效率的提高。民國以來所制定的基本法，專去抄襲模倣外國的憲法，而不知它們的憲法只能適應國家承平時代的環境，而不能應付緊急的要求。最近五中全會能够認清此層，注重「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危險」，「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及「强有力之國家」，並「應灌注充分精神」於憲法之中，實是一個最足慶幸思想上的進步。孫中山先生所倡說的五權憲法，雖然並不以自由爲鵠的，但是過份的分權仍然足以影響政府的效率。五中全會的原則裏，只注意於三民主義，即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未提五權憲法，也是看清此層的一個表現。

同時我們也得認清，專制的國家並不見得效率特高。我國數千年的專制並沒有效率可言。法國大革命前的政制，共產革命前的帝俄政制，都是極端專制的，但它們那處不暴露著弱點，被革命者一攻即破。歐戰戰敗的國家是德，奧，俄，土等專制的國家，戰勝的是法，英，美等民治國家，適足以證明專制並不見得一定有效率，民治不見得一定沒有效率，不過我們不要忘了戰勝的同時也是工業很發達的國家罷了。

至於近世盛行的獨裁政治，是常以提高效率爲宣傳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所謂效率并不一定是整齊劃一，納一事物於同軌。勉强着求整齊是和事實衝突的。能够臨機應變，因地制宜，也是效率的一個主要部份。獨裁者往往看不透此層，以武力强迫着求整齊，劃一，紀律，秩序。這種辦法是有限制的，並且是不能長久的。特別在我國目前的情形之下，更爲事實所絕不容許。因此在獨裁政治之下，我們只看得見表面上的紀律與秩序，但得不到眞正的效率。

然則我們的憲法究應取什麼方式才能實現五中全會所立定的原則呢？我不能供給具體的計劃，但我想舉出幾個足資借鑑的制度來作參考。

第一，我覺得歐洲大戰期間及近日經濟恐慌時期各先進民治國家的政制，很足我們參考。戰事及經濟恐慌都是國家危急期間，那時候的問題都與我國目前及今後數十年的問題很相像。應付這些問題的手段是最應有效率的手段，因此它們的組織很值得借鑑。

第二，大商業組織的方法也是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大商業組織與政府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股東有如國民，董事會有如政府，經理有如元首，各部主任有如部長，店員有如官吏。大商業組織的目的是效率；它的問題，如杜絕營私舞弊的方法，利用專家的方法，都和政府相像。它的組織原理和方式值得我們借鑑。

第三，現在風行一時的市經理制的市政府組織也值得我們參考。我們雖然承認市政府的問題不見得是和全國政府的問題一樣，但是市經理制的目標，與我們的目標，同是效率的提高。

第四，歐西各國的「委任立法制」，一方面可減少政府

瑣碎的職務，一方面可收臨機應變，因地制宜之效，是適宜於我國國情的。外國在戰時用得狠多，在近日經濟恐慌期間更風靡一時，足證它是應付危急的一種手段。英國自一八八八年起把此制推行於地方政府，又足証它能收因地制宜之效

以上四種制度都是我們絕好的參考資料，為我國制憲者所很少注意的。拙見以為它們符合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憲法原則，實有參考的價值。參考著這些制度，我想提出幾項政府組織的原則來。

（一）政府的機構應力求簡單。政府的機構最忌疊床架屋，因為那樣的制度是不會「運用靈敏」的，更不會有特高的效率的。

（二）政府要免除政治爭論的機關。英人馬柯利氏（Lord Macauley）說英國的政府是以說話來統治的，因為一切問題都在國會裏公開討論，降至現在，國會的辯論已成為一種沒有意識的把戲，因為政黨組織那樣嚴密，辯論根本不能發生影響，況且近世國家的問題也不是一般議員所能充分了解的。到了歐戰爆發以後，國會的辯論使即完全停止：祇是辯論並不能戰勝敵人的。所以在注重效率的政府裏，不容政治爭論機關的發展。

（三）政府要設置人民代表監督政府的機關。我們雖然不主張提倡議會式無意識的政治爭論，我們却主張政府隨時受輿論的監督及制裁。民治政制本來不必一切官員都由人民直接產生，它只要受人民或其代表的監督便可名副其實。我們上面說過輿論是憲法唯一的制裁，沒有制裁的不能叫做法律。

（四）政府機構要使責任清顯。複雜的政府機構最大的毛病是看不清責任之所在，因此有功大家爭，有過大家避。我們提倡政府要受監督，當然先要使政府的責任清顯，否則無從監督起。

（五）政府應採分工的辦法，而謀事權集中。政府的問題紛繁複雜，當然應該分工去處理。這樣不但可以使許多事同時舉辦，並且可以利用許多專門的人材。然而祇是分工當然缺乏系統，因此又必須有一個總其成的機關，才能收最大的效果。我們監督政府也就監督這個機關。

以上所舉五個原則，都是根據上述四種制度而來的。我認為本著這五個原則來建造一種政制，便能「運用靈敏，集中國力」，以應付我國「目前所處的環境及其危險」，亦即所以達到五中全會所標示的原則。

最後我要說明，即在這種原則之下所制定的憲法，也只能在我們上面所舉出的兩個根本條件相當滿足之後才能充分實行。我們對於憲法的希望不可太奢，憲法才不至於使我們失望。從前制憲者專求理論上的完備，不去審察實情；專去模倣外國承平時期的憲法，而不知我國日日都在危急之中。五中全會現在已看清前者的錯誤，立定了今後共守的原則。如果能本著這個原則去制定憲法，而同時努力去造成憲治根本的條件，前途當是很光明的。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滕回生堂的今昔

（湘行散記之一）

沈從文

我六歲左右時害了疳疾，一張臉黃薑薑的，一出門身背後就有人喊「猴子猴子」。回過頭去搜尋時，人家就咧着白牙齒向我發笑。撲攏去打罷，人多得很，裝作不曾聽見罷，那與本地人的品德不相稱。我很羞愧，很生氣。家中外祖母聽從傭婦，挑水人，賣炭人，與隔鄰轎行老婦人出主意，於是輪流要我吃熱灰裏焙過的「偷油婆」，「使君子」。吞雷打棗子木的炭粉，黃紙符燒紙的灰渣。諸如此類另外還逼我誘我吃了許多古怪東西。我雖然把這些很希奇的丹方試了又試，蛔虫成絞成團的排出，病還是不得好，人還是不能够發胖。照習慣說來，凡爲一切藥物治不好的病，便同「命運」有關。家中有人想起了我的命運。

關心我命運的父親，特別請了一個賣卜算命人，來爲我推算流年，想法禳解命根上的災星。這算命人把我生辰支干排定後，就向我父親建議：

「大人，把少爺拜給一個吃四方飯的人作乾兒子，每天要他吃習皮草蒸雞肝，有半年包你病好。病不好，把我回生堂牌子砸了丟到長河潭裏去！

父親既是個軍人，毫不遲疑的回答說：

「好，就照你說的辦。不用找別人，今天日子好，你留在這裏喝酒，我們打了乾親家罷。」

兩個爽快單純的人既同在一處，我的「命運」便被他們派定了。

一個人若不明白我那地方的風俗，對於我父親的慷慨處覺得希奇。其實這算命的當時若說：「大人，把少爺拜寄給城外碉堡旁大冬青樹罷，」我父親還是照辦的。一株樹或一片古怪石頭，收容三五十個寄兒，原是件極平常事情。且有人拜寄牛欄的，井水的，人神同處日子竟過得十分調和，毫無齟齬。

我那寄父除了算命賣卜以外，原來還是個出名外科醫生，是個拳棒家。尖嘴尖臉如猴子，一雙黃眼睛烱烱放光，身材雖極矮小，實可謂心雄萬夫。他把鋪子開設在一城熱鬧中心的東門橋頭上，字號名「滕回生堂」。那長橋兩旁一共有二十四間鋪子，其中四間正當橋堍墩，比較寬敞，他就佔了有堍墩的一間。鋪子中羅列有羚羊角，馬蜂窠，猴頭，虎

骨，牛黃，狗寶，無一不備。最多的還是那些草藥，成束成把的草根木皮，堆積如山，一屋中也就長年爲草藥蒸發的香味所籠罩。

舖子裏間房子窗口臨河，可以俯瞰河裏來回的柴船，米船，甘蔗船。河身下游約半里，有了轉折，因此迎面對窗便是一座高山，那山頭春夏之際作綠色，秋天作黃色，冬天則爲烟霧包裹時作藍色，爲雪遮蓋時只一片眩目白色。屋角隅陳列了各種武器，有青龍偃月刀，齊眉棍，連枷，釘鈀。此外還有一個似桶非桶似盆非盆的東西，原來這是我那寄父年輕時節習站功所用的寶貝。他學習拉弓，想把腿脚姿式弄好，每個晚上蜷伏到那木桶裏去熬夜。想增加氣力，每早從桶中爬出時還得吃一條黃鱔的鮮血。站了木桶兩整年，吃了黃鱔數百條，臨到應考時，却被一個習武的仇人摘發他身分不明，取銷了考試資格。他因此抖氣離開了家鄉，來到武士薈萃的鳳凰縣賣卜行醫。爲人旣爽直慷慨，且能喝酒划拳，極得人緣，生涯也就不惡。作了醫生倘捨不得把那個木桶丟開，可想見他還不能對那寶貝忘情。

他家中有個太太，兩個兒子。太太大約一年中有半年皆把手從大袖筒縮到衣裏去，藏了一個小火籠在衣裏烘烤，瞇着眼坐在藥材中，簡直是一隻大貓兒。兩個兒子大的學習料理舖子，小的上學讀書。兩老夫婦住在屋頂，兩個兒子住在屋下層橋墩上。地方雖不寬綽，那里也用木板夾好，有小窗小門，不透風，光線且異常良好。橋墩尖劈形處，石罅裏有一架老葡萄樹，得天獨厚，每年皆可結許多球葡萄。另外還有一些小瓦盆，種了牛膝，三七，鐵釘台，隔山消等等草藥。尤其古怪的是一種名爲「罌粟」的草花，還是從雲南帶來的，開著艷麗熠目的紅花，花謝後枝頭綴了綠色菓子，菓子裏據說就有鴉片烟。

當時一城人誰也不見過這種東西，因此常常有人老遠跑來參觀。當地一個拔貢還做了兩首七律詩，讚詠那個希奇少見的植物，把詩貼到回生堂武器陳列室板壁上。

橋墩離水面高約四丈，下游即爲一潭，潭裏多鯉魚鱖魚，兩兄弟把長繩繫個釣鈎，拄上一片肉，夜裏垂放到水中去，第二天拉起就常常可以得一尾大魚。但我那寄父却不許他們如此釣魚，以爲那麼取巧，不是一個男子漢所當爲。雖然那麼罵兒子，有時把釣來的魚不問死活依然擲到河裏去，有時也會把魚煎好來款待客人。他常獎勵兩個兒子過教場去同兵將子尋釁打架，大兒子常常被人打得頭破血流回來時，作父親的一面爲他傅那秘製藥粉，一面就說：「不要緊，不要緊，三天就好了。你怎麼不照我教你那個方法把那苗子放倒？」說時有點生氣了，就在兒子額角上一彈，加上一點懲罰，看他那神氣，就可明白站木桶考武秀才被屈，報仇雪恥的意識還存在。

我得了這樣一個寄父，我的命運自然也就添了一個註脚，便是「吃藥」了。我從他那兒大致嘗了一百樣以上的草藥。假若我此後當眞能够長生不老，一定便是那時吃藥的結果。我倒應當感謝我那個命運，從一分吃藥經驗裏，因此分別

得出許多草藥的味道，性質，以及它的形狀。且引起了我此後對於辨別草木的興味。其次是我吃了兩年多雞肝。這一堆藥材同雞肝，很顯然的，對於此後我的體質同性情皆大有影響。

那橋上有洋廣雜貨店，有豬牛羊屠戶案桌，有炮仗舖與成衣舖，有理髮館，有布號與鹽號。我既有機會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舖子發生關係。我很滿意那個橋頭，那是一個社會的雛型，從那方面我明白了各種行業，認識了各樣人物，凸了個大肚子鬍鬚滿腮的屠戶，站在案桌邊，揚起大斧擦的一砍，把肉剁下後隨便一秤，就向人柴籃中攛去，那神氣眞夠神氣，平時以為這人一定極其兇橫蠻霸，誰知他每天拏了豬脊髓過回生堂來喝酒時，竟是個異常和氣的傢伙！其餘如剃頭的，縫衣的，我同他們認識以後，看他們工作，聽他們說些故事新聞，也無一不是很有意思。我在那兒眞學了不少東西，知道了不少事情。所學所知比從私塾裏得來的書本知識皆有用得多。

那些舖子一到端午時節，就如我寫「邊城」故事那個情形，河下競渡龍船，從橋洞下來回過身時，橋上人皆用叉子，掛了小百子邊炮懸出吊脚樓，必必拍拍的響着。夏天河中漲了水，一看上游流下了一隻空船，一匹畜牲，一段樹木，這些小商人為了好義或好利的原因，必爭着很勇敢的從窗口躍下，浮水去追趕那些東西。不管漂流多遠，總得把那東西救出。關於救人的事我那寄父總不落人後。

他只想親手打一隻老虎，但得不到機會。他說他會點血，但從不見他點過誰的血。

民國二十二年舊曆十二月十一，距我同那座大橋分別時將近十八年，我又回到了那個橋頭了。這是我的故鄉，我的學校，試想想，我當時心中怎樣激動！離城二十里外我就見着了那條小河，傍着小河溯流而上，沿河綿亘數里的竹林，發藍疊翠的山峰，白白陽光下造紙坊與製糖坊，水磨與水車，這些東西皆使我感動得眞厲害！後來在一個石頭碉堡下，我還看到一個穿號褂的團丁，送了個頭裹孝布的青年婦人過身。那黑臉小嘴高鼻梁青年婦人，使我想起我寫的鳳子故事中角色。她沒有開口唱歌，然而一看却知道這婦人的靈魂是用歌聲喂養長大的。我已來到我故事中的空氣裏了，我有點兒癡。

見大橋時約在下午兩點左右，正是市面頂熱鬧時節。我從一羣苗人一羣鄉下人中擁擠上了大橋，各處搜尋後有發現「滕回生堂」的牌號。回轉家中我並不提起這件事。第二天一早，我得了出門的機會，就又跑到橋上去，排家注意，在橋頭南端，被我發現了一家小舖子。舖子中堆滿了各樣雜貨，貨物中坐定了一個瘦小如猴乾癟癟的中年人。從那雙眯得極細的小眼睛，我記起了我那個乾媽。這不是我那乾哥哥是誰？

我衝近他攤子邊時，那人就說，

「唉，你要什麼？」

「我要問你一個人，一件事，你是不是松林？」

孩子哭起來了，順眼望去，雜貨堆裏那個圓形大木桶，裏面正睡了一對大小相等仿彿孿生的孩子。我萬想不到圓木桶還有這種用處。我話也說不來了。

但到後我告給他我是誰，他把小眼睛楞着瞅了我許久，一切弄明白後，便慌張得只是搓手撂舌頭，赶忙讓我坐到一捆麻上去。

「是你！是你！……」

我說，「大哥，正是我呀！我回來了！老的呢？」

「五年前早過了！」

「嫂嫂呢？」

「六月裏過了！剩下兩隻小狗。」

「保林二哥呢？」

「他在辰州你不見到他？他作了局長，有出息，討了個乖巧屋裏人，鄉下買得七十畝田，作員外！」

我各處一看，卦桌不見了，　橫招不見了，　觸目皆是草鞋。「你不算命了嗎？」

「命在這個人手上，」他說時翹起一個大拇指。「這里人沒有命可算！」

「你不賣藥了嗎？」

「城裏有四個官藥舖，三個洋藥舖，苗人都進了城，賣草藥人多得很，生意不好作！」

他雖說不賣藥了，小屋子裏其實還有許多成束成捆的草藥。而且恰好這時就有個兵士來買「一點白」，把藥找出給人後，他只揑着那兩枚當一百的銅元，向我呆呆的笑。大約來買藥的也不多了，我來此給他開了一個利市。

……………………………

他一面茫然的這樣那樣數著老話，一面還儘瞅着我。忽然發問：

「你從北京來南京來？」

「我在北京做事！」

「作什麼事？在中央，在宣統皇帝手下？」

我就告他既不在中央，也不是宣統手下，他只作成相信不過的神氣，點着頭，且極力退避到屋角隅去，儼然為了安全非如此不成。他心中一定有一個新名詞作祟，「你是共產黨？」他想問却不敢開口，　他怕事。　他只輕輕的自言自語說：「城內殺了兩個，一刀一個。」

有人來購買煙鍋，他便指點人到對面舖子去買。我問他這橋上舖子為什麼皆改成了住家戶。他就告我這橋上一共有十家烟館，十家煙館裏還有三家可以買黃嗎啡。此外又還有五家賣煙具的雜貨舖。

一出舖子到城邊時，我就碰着烟帮過身，護送兵皆背了本地製最新半自動步槍，人馬成一長長隊伍，共約三百二十餘擔黑貨，全是從貴州省來的。

我原本預備第二天過河邊為這長橋攝一個影，一看到橋墩，想起十七年前那鉢罌粟花，且同時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館三家烟具店，這橋頭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氣同興味全失去了。

最低限度的人權

李廉

人權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的最終目的。英美人民爭取人權運動，有了幾百年的歷史，直到現在仍然沒有達到理想。不過比較起來英美人民所享的人權，較任何人民都大。中山先生倡導的民權主義，也是以民主政治為最終目的，所以也極力尊重人權。因為中國一般人民沒有知識，不知道什麼是人權，什麼是民權，更不知道如何去運用民權，所以國民政府根據中山遺訓，規定民國十八年三月至二十四年三月的六年期間為訓政時期。並特於民國二十年五月頒佈訓政時期約法，保障人權。這兩年來政府積極制定憲法草案，意思即在早日導中國政治於憲政常軌，俾中國國民的人權得到固定保障。不過十二月十日之五中全會決議五全大會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所謂訓政，一時似無結束希望，作者乘這個機會，提出人權問題，加以討論，給熱心憲政的人士作一個參考。

近日讀英國現代評論上邁爾氏 (Eaustace Miles)所著一文『什麼是最低限度的人權？』(What are the Minimum Rights of Humans?) ，覺得他對於人權問題貢獻許多新的意見，有些地方與中山先生的主張很像接近。

什麼是最低限度的人權？就是文明人類，在民主政治下，發展個性，增進幸福的社會進化的過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權利。在西洋各國憲法及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所規定的人民權利。例如訓政時期約法第二章第六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的人民有信仰宗教，結社集會，言論著作，財產所有權等等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這些人權，都是民治國家公認為必不可少的權利，不過社會是進化的，文明是進步的，因此人權也一天一天的擴大。下面我們可以將最低限度人權分為身體及財產的安全，生存的權利，也可以說工作權利，食，衣，住，行，教育，思想等來逐一加以討論。

身體及財產的安全。據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第十六條，『人民財產，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沒收。』關於此層，英美各國比較作的認真。

生存的權利。身體財產的安全有了保障，固然可以生存

，但是世界有許多人民，如果僅獲得身體安全，沒有財產，依然不能生存。在社會經濟繁榮的時候，沒有財產的人民，可以依賴作工來生存，但是像現在國家，有許多失業，他們的生存發生恐慌，他們生存權利，可以說沒有保障。歐戰後德國新憲法所以受許多學者推崇，就因爲對於人民經濟生活特別規定保障。其第五章經濟生活之第一百五十一條云，『經濟生活之秩序，其正義之原則，在使各人得爲人類必須之生活，各人經濟上之自由，於此界限內，應受保障』。第一百六十三條云，『德意志人民，以使其精神的肉體的能力，適用於公共福利，爲德義上所負之義務，但不得妨害人身之自由。所有德意志人民，依其經濟的勞動，皆應予以求得生活資料之機會。凡未與以適當勞動機會者，當給以必要之生活費。其詳以國之特別法律定之。』依照這種規定。無論有產或無產的人，都要『得爲人類必需之生活』。『依經濟勞動，皆應予以求得生活資料之機會』。沒有勞動機會的人，政府『當給以必需之生活費。』這類辦法，最爲合理。德國憲法現時雖然失了效力，但其創見，却仍有價值。英美各國積極辦理失業保險，目的即在給沒有勞動機會的人，以必需的生活費，不過這只是一種補救辦法，根本解決，還在給各人以勞動機會。一般國民有了生存權，也就是工作權，然後才談得到什麼自由。沒有飯吃的人，絕對意思不到什麼叫做自由。據說各地窮人每到冬季，生活特別艱難，於是故意偷人東西，因而入獄，來解決他們冬天的生活問題。可見沒有飯吃的人，寧願犧牲自由，去找飯吃。吃飯權要比一切人權都重要。

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開頭說：『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又說『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吃飯問題。』『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無疑的中山先生承認中國四萬萬人都有吃飯的權利，都有吃便宜飯的權利。記得民國二十年制定約法時，胡漢民先生極力反對，說中山先生全部遺教都是約法，是吃飯權，早爲中山先生所主張。

邁爾氏說，『人類最低限度的權利，必須要考慮到這一天或幾天以後的吃食。我們立刻可以想到有障碍，工人們現時可以有充分的食糧等，但總不覺得這些食根的供給能確定。權利的特質就在不僅今日享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只是偶然的遭遇，並不是經常的權利。一個國家應該作到每個人民都經常有飯吃，也就是近代社會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孟子說的『無恆產者無恒心』，意思也就是說人若沒有經常的飯吃，就是社會不安的因素。照邁爾氏

主張。飯不僅要多，而且要合乎衛生。這與中山先生主張的大家都要有便宜飯吃，很可互相發明。現在世界鬧得最嚴重的就是吃飯問題，也就是經濟學者所說的分配及消費問題。如果現在各國政府根本上承認人類有生存權有吃飯權，一切政治制度，經濟系統都以這個問題爲中心，來研求解決方案，其他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失業問題，社會不安，根本就不會存在。

穿衣權，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四講中說；「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又說『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邁爾氏也說，『穿衣需要這樣一個定義，不但質料要堅實清潔，樣式也要合乎衛生。』

民生主義的目的在解決衣食住行，中山先生對住行沒有詳細發揮，實是一種遺憾。邁爾氏說，『住的問題，也應當清潔，此外空氣要流通，光線要充足，而且要合理的寬度。』邁爾氏又說萬千失業工人，所以失業者，一部分因爲他們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一部分因爲他們同他們的衣服遭受風雨的侵蝕。衣服襤褸的人尋求工作，機會也總不好。

其次講到敎育，受敎育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權。西洋各國在中小學實行强迫敎育，他們把敎育看做與生存一樣重要。但是作者相信每一個公民至少有權受一種或兩種以上能夠謀生的敎育。據邁爾氏說：在這許多種類敎育裏，有兩種敎育應當特別加以解釋。

第一種敎育是生理敎育，尤其在一個國家，成人給兒童一種很壞的模範，更需要一種好的生理敎育。邁爾氏說任何人權沒有這個權更絕對的了。他很驚訝英國許多成年有地位的人，幾乎完全漠視像這種根本的生理敎育，如對於食物不過細咀嚼，身體姿勢的不正當，不深呼吸。兒童們不僅有權使成人告訴他們什麼對於他們的身心最好，而且要有權使他們崇拜的及摹仿的人物要給他們一種好的模範。在中國敎育不很發達的社會，正當的生理敎育對於我們後輩，更是非常重要。

『另有一部分眞敎育，就是希臘文所謂Metanoia。這個字有時包括有「反悟」(Repentance)的意思，但在廣義上意思是「不同的思想」(Thinking differently)。』今日各種事物都有進步，但是『習俗及權威常是正確』的觀念，仍然是眞正敎育的阻力。自由的思想實在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就是很年青的人，也要讓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有他們自己的思想。在許多方面，兒童青年對於成人質問許多問題，非常重要，因其可以迫令成年開誠的去作新的思想，給一種合

理的解答。

中國在秦漢以前，思想很是自由。忠君入世的儒家領袖孔子，可以拜無為而治的老子的門，孟子主張性善荀子就主張性惡，墨子兼愛，楊朱為我，各種思想雖然極端對立，却可並行不悖。中國文化學術的發達，要以當時為最盛。秦漢以後，罷黜百家，一味尊孔，越走越狹。五四運動，高唱解除一切思想桎梏，文化復興方獲得一線生機，思想自由，實是社會文明的源泉，苟不具有背境，應當扶持栽培。

人類除應有意見自由以外，在不侵害他人的範圍之內，還可有行動自由。並且要有訓練。每一個人要有權利受一種嚴肅整齊，自制，自重，自己表現自己的訓練。每一個人身體的內部及外部，要實行清潔的衛生。

還有一種人權，就是休息，及休息的便利。在英國等地，有些教堂日夜開着，可以前往休息。但是在普通社會，很少有休息的地方。何處我們可以獨坐，雨風時候，我們可以獨坐？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們坐着深思？游息(Recreation)是另一種人權。在西洋社會，除青年會外，還有許多球類比賽，音樂會，劇社，可以恢復我們疲乏的肉體及精神。在中國社會，要想在學校外面找一個游息的地方，雖沒有緣木求魚那樣難，也差不了許多。一般人只顧為衣食奔忙，絲毫沒有游息的機會，使身心得到一種再造(Recreation)，這不但是個人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損失。

教育中間還有一重要項目，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利用我們的餘暇。我們應有享受家庭生活及社會生活的權利。所謂權利包含有責任及特權的意思，否則就不成為權利。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可以承認的天才，不能一概抹殺。我們應當指出社會中那一種是正當的，那一種是錯誤的。我們要找出，尊重鼓勵，及推進我們的才智。這是教育裏面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還有對一般貢獻意見及同情權。有些人對於他的父母並不能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許多人在工作之外，要想找一種地方去學習，指導。

我們有使用文詞的權。有些是我們不願意用的，有些是我們願意用的。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在靜默之中，運用我們愛用的文詞。我們靜默中只說權力，和平，繁榮，忍耐，純潔，進步的效力，非常之大。有什麼能阻碍我們呢？我們能統治我們姿態的同表現，或則許多的表現。如姿勢，聲調，我們的眼，嘴。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我們對於旁人對我們的希望，對於我們自己的人生哲學，我們對於上帝同其他事物的信仰，我們的幻想，成功，良辰美景，發明，慈愛，是有權

的。

我們有權觀察人的或物的喜樂方面，不觀察悲暗的方面。我們可以保有對於我們自己的幽默風趣。我們應該有這種權。對於音樂，我們可以唱我們願唱的歌或調，如果我們討厭聲音，可以不唱出聲。我們可以隨意的畫。到處都有紙同許多燃過的火柴頭！我們能夠寫！這是如何可以寶貴的特權！人類太沒有盡量的利用這種特權了。我們能夠讀，舊的報紙或其他可以買到或借到的書籍文字。優美的文字，常是永垂不朽。

我們有權可以呼吸。可以深呼吸，可以自由呼吸，可以作許多各種的體操。我們可以俯着，可以仰着。我們有權使我們的筋肉鬆弛，好使我們的神經及心境疎展疎展。我們有權多休息一些時光，不受任何催促。

我們有權回憶着愉快的事件。我們有權視察，理解，分析，認識我們存在的價値。否則我們就不應當存在了。

我們覺得很奇怪，近幾十年來各國大學裏所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沒有將人權作爲他們各種學說的基礎。不尊重人權，還能叫做政治，還能叫做經濟？世界許多國家，不惜浪費很多的金錢於軍費調查及其他許多事業上面，究竟能給人民若干福利，頗難計算。反不如以一小部分款子作一種投資，至少將上述的人權給若干人民，我們可以堅決的相信，很短的期間即可有很大的收穫。例如人民的健康進步，可以省却若干萬預防疾病所耗費的經費。人民歡樂，可以減少許多自殺，毆打，煩悶，可以幫助整個的生活，人民在各種事業上的效率，也隨着進步。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不能將這些權利都給人民，是否算是不文明呢？或則將多數的人權給多數的人民就算眞文明呢？我們雖然談理論，但亦不可抹殺環境，在現狀之下，將上述人權的一半給一部分人民，也不可能。無已，人類目前只有盡力去作，多給人民預備些工作，多給人民預備些便宜的衛生的飯食，多給人民預備些眞正衛生的教育，在各處多預備些衛生的游息的設施。從理論觀點說，此種設施也是國家的職責，義不容辭的。

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礎建設在人權，民主政治的最終目的也在實現眞正的人權。智識階級感覺言論自由人權的切要，一般人民則感覺生存權，作工權的異常切要，至於衛生教育，都比較次要。上述各種人權，不獨我國目前沒有實現，即在泰西各國，能享受一半人權的國家，即可稱爲民主政治的典型了。中國正向民主政治大道邁進，實現雖有遲早，但對什麼是最低限度的人權，却有先行認識的必要。

湘灕同源辯

田曙嵐

余少讀水經注，有「湘灕同源」之說：竊嘗疑之。夫水之性，乃就下者也；古語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何哉？以山高川低，水性就下也。陰山與北嶺二山脈間之水，皆入於黃河；北嶺與南嶺二山脈間之水，則入於長江；南嶺與勾漏二山脈間之水，則入於珠江。是故導源於此數山脈間之水，不入於黃河，則入於長江；不入於長江，則入於珠江：豈有一源而分流二江者哉？故對於「湘灕同源」之說，滋疑實甚！以之質於師，師亦唯唯否否，莫敢或斷。將以信之，則實與物理方面相違背；將以不信，則志籍具載，從無反駁之者：故中心對此，終莫能釋。厥後復讀史記，有『秦攻百越，使監祿鑿渠』之語；意必鑿湘，灕二水間之陸地，引湘水而注於灕源；好事者更從而神之，注之於經，繪之於圖，乃以「湘灕同源」稱之也。然猶未敢以此自是焉。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旅次興安，實地考察湘，灕二水之源流及其趨勢，始知在事實上根本即無有所謂「灕水」者；有之，惟湘桂運河與桂江耳。湘桂運河，古名靈渠，俗稱曰陡河；即水經注之所謂爲灕水者。而湘，桂兩江，各有其源，未容張冠而李戴也。湘水源出興安縣東南九十里之海陽山（原名陽海山，宋以後多誤作海陽山，今從通稱），與水經及水道提綱等書所載，尚相符合。惟桂江之源，實出自興安縣西北之貓兒山間，經梯子嶺至三地，順下三殿，納左右諸流，名曰六峝江。至承平（俗作城坪），即可通民船；再下司門前一帶，又與黃柏江，華江，川江，富江諸水合，直趨大溶（大溶地方，原名大溶江。茲因地名與江名二者兼述，恐相混誤，特簡稱爲大溶）。名曰大溶江；水勢頗大。與由分水塘分來之靈渠一衣帶水，兩相比較，有如大巫之與小巫。乃志籍相傳，桂江之源，俱舍此而就彼；甚矣，其惑也！

查湘水源出海陽山後，曲折北流，納左右諸溪，至渼潭，名曰海陽江。再經興安縣城東，折向東北流，納桐木江水，入全縣界，始名湘江。斜貫全縣東部，納烈，建，咸，屏，羅，灌，宜鄉諸水而出湖南，實係一主流，並無分派之水。自秦攻百越，使監軍史祿鑿通海陽江與大溶江間之陸地名曰始安嶠者，並築鏵嘴，天平石，鏵隄等工程，遮海陽江之流而分其水注入大溶江。從此大溶江中，始有海陽江水之降臨。否則海陽江水必無涓滴滲入大溶江也。乃查禮作灕水異源辯，根據水經注之錯誤而作一結論曰：『是湘，灕二水出一山，同源而分流，明矣』。又釋「湘」，「灕」字義曰：『「湘」者，相合而同派也；「灕」者，分離而別流也：言一水同源下流而分支也』。斯誠所謂「詖詞邪說」淆亂是非者，誠不可以不辯。

古之人最重迷信，遇事多禱而祝之。考灕水之所由名，或於史祿鑿渠之後，祝其水相分離，冀其不專入於湘而以「灕」名之；並非如查禮所云『湘者相合而同派，灕者分離而別流』之謂也。且「灕水」之名，其初不過指靈渠一段而言，後以附和者衆，喧賓奪主，乃漸侵及大溶江以至整個之桂江，亦以「灕」名；使後之人益茫然莫辨而人云亦云矣。

且海陽江與大溶江間之陸地，自經史祿鑿鑿後，因地勢高低不齊之故，仍未可一勞而永逸也；觀於歷代之迭加疏濬補葺，工程之艱鉅，費用之浩繁，在大江以南，無與倫比。不然，海陽江之流，雖經史祿鑿通，時至今日，亦早無涓滴入大溶江矣。而查禮自敍修復靈渠一段，亦有『闢靈渠水道殄塞，鏵隄，陡門多傾敗，行將疏山采石，急籌修復』之語。試問湘，灕二水，果係同源而分流，又安用史祿鑿渠與築鏵嘴，鏵隄及天平石等爲哉？史祿旣鑿矣，築矣，又安用歷代爲之迭加疏濬補葺哉？更何必勞查氏「疏山采石，急籌修復」耶？其所以必須鑿築，疏濬補葺，急籌修復者，以靈渠實係一人工開鑿之運河，而非同源分流也，明矣。豈查氏未之知耶？

查氏又云：『靈渠之鑿，由渼潭導水，開全義山足，過縣西南，盤紆六十里，更受大溶江水，匯而南下……』。是則查氏並非不知靈渠係由人工鑿成者；知之而故昧之，且猶謂其同源分流而自相矛盾之，亦未免太泥古而欺世矣。至若灕江發源於雙女井之說，本不足據；然黃海之所以指爲灕源者，亦以靈渠實由人工開鑿而成，鏵嘴，鏵隄，天平石等偉大工程及海陽江之故道（今名中江。自築鏵嘴，天平石，鏵隄等工程，改移海陽江水道後，此江仍爲節制容受海陽江之吐納所，故赫然猶存）等，均赫然在目，故亦不信有「湘灕同源」之說；但一時未克尋到眞正之灕源，而於饑不擇食之中，任指雙女井之水，謂爲灕水之源，致遭查氏之奚落。然能獨創「灕水異源」之說而不盲從古人，較之泥古與食古不化者，似又勝一籌矣。今而後，余以爲灕水之名，在事實上宜根本取消，以灕水之廣義所代稱之桂江，應即稱爲「桂江」；以灕水之狹義所代稱之靈渠，應即改稱爲「湘桂運河」。如此對於自然與人工，庶幾不相混淆；而所謂湘灕同源與否，亦可不辯而自明矣。

論語（續）

絕聖

（四十三）

「可以同他學習，
不見得可以同他尋求眞理；
可以同他尋求眞理，
不見得可以同他抓緊了眞理。；
可以同他抓緊了眞理，
不見得可以同他活用眞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四十四）

「李子花，
舞翩翩，
不是不想你；
只爲離妳遠！」
孔子說：
「只是你沒想．
離遠又何妨！」

註　前四句是一首古代的民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四十五）

孔子同小官說話，侃侃而談；
同大官說話，悅色和顏，
又是恭敬，又是不安，
在那些會長們的跟前。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四十六）

走進會長門，
低頭又鞠躬。
門雖那麽高，
像在攢窟窿。
不敢踏門限，
不敢站當中。

走過寶座前，
勃然變色容。
走路沒響動，
說話沒音聲。
大氣不敢喘，
升堂再鞠躬。
剛一下台階，
得意樂融融！
走到台階下，
像似一陣風！
坐到本位上，
變作緊繃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四十七）

孔子怎樣吃？
聽我說仔細：
吃飯不怕精，
吃肉不怕細。

臭魚和爛肉，
一概都不吃。
色變了不吃，
味變了不吃，
欠火候不吃，
沒有熟不吃，
割不正不吃，
沒鹽醬不吃，
不能要酒瘋，
有肉不多吃。
買的酒不喝，
買的肉不吃。
飲食不過飽，
不擇薑不吃，
祭肉不隔夜，
便要煮着吃，
不能過三日，
過三日不吃。
睡覺不說話，
吃飯不言語，

粗茶和淡飯，
每吃先上祭。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四十八）

如果有人請客，
席不正不坐。
如果是高等燕翅席。
立刻要變毛變色！

席不正不坐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四十九）

『看你作麼？
爲麼這樣作？
是否得意這樣作？
你怎樣逃的脫！
你怎樣逃的脫！』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五十）

『大人物不是一個器皿。』

子曰君子不器

（五十一）

『怎樣算作大人物呀？』
——子貢問。
『做完他的話，
再說他的話！』
——孔子答。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五十二）

『光學習不思想，是獃子；
光思想不學習，是瘋子。』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五十三）

『專門去找另一樣思想的
定然遇到禍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五十四）

『仲由呀：
你知道嗎？

知道的就是知道，
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這就叫作知道。』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五十五）

子張學作官。
孔子告他說：
『經的多，見的多，
不知道的別胡說，
不能作的別强作，
說也沒有錯，
作也沒有錯。
——鐵飯碗摔不破。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五十六）

魯哀公問孔子：
『怎樣叫老百姓服從？』
——『作正確的，扔掉歪曲的，
老百姓便服從；
作歪曲的，扔掉正確的，
老百姓便不服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五十七）

『人要沒信用，
這事便荒唐，
大車沒牛樣，
小車沒轅樁。
怎能走四方？』
註：牛樣，就牛拉車時脖子上的那根曲木。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五十八）

『給不應該上祭的神磕頭，是舐眼子；
見到該作的事不作，是沒膽子。』
註：『舐眼子』是一句俗話，意思是諂媚。
家拉矢，你舐屁股是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五十九）

『君子不競爭，
如果有，只有射箭這件事。

勝的只喝一杯酒，
打躬又作揖，
雖然也是爭，
却爭得這般尖頭曼底。」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六十）

「笑的那麼好！
眼風那麼妙！
白地上畫些花道道！」
——子夏不懂這首詩，
特的向孔夫子領教。

孔子答：
「要畫畫，先要有塊畫布。」
子夏曰：「禮後乎？」
「你提了我的醒！
商啊！你眞是位大詩翁。」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六十一）

「祭是個假定，
祭神假定有個神。」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六十二）

「於其巴結牆角，
毋寧巴結火竈。」
——這是兩句俗諺，
王孫賈向孔子請教。

孔子答：
「不妙！
你得罪的是上帝，
却向誰祈禱！」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六十三）

子貢要免了告朔上供的那條羊。
孔子發了急：
「賜啊！賜！使不的！
你愛那個羊，

「我愛那個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六十四）

「有禮貌的伺候大皇帝，
人們把這叫作巴結。」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六十五）

「如果你認定一個仁字，
便不會作壞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六十六）

「大人物的世界觀：
沒有絕對的非，也沒有絕對的是，
遂着時代變轉他的眞理。」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六十七）

「參啊！我是個一元論者。」——孔子說。
「唉！」——曾參答。
孔子出了門，
大家齊問他：

「這是怎麽個話？」
曾參答：「先從自身起，
然後到人家。」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六十八）

「大人物問好不好？
老百姓問飽不飽？」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六十九）

「見到好的跟上他，
見到壞的，問問自己是否不如他！」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七十）

「沒爲因爲有節制而失敗的。」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七十一）

「大人物說話要慢，作事要快。」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七十二）

「有道德的人不孤立，
他的鄰人是頂多的。」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七十三）

孔子要漆雕開作官。
——「我還相信不住我自己啦！」
孔子對於這話很喜歡。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七十四）

「沒出路，
咱們出洋。
跟着我的只有子路。」
子路聽到這話很歡喜。
孔子又說：「你比我有勇氣，
只是不大明白事體！」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七十五）

子貢：
「我不喜歡人家這樣對于我，
我也不喜歡這樣對別人。」
「這話說的過火。」
——孔子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七十六）

臧文仲爲了算卦，
蓋起高樓大廈。
裏面住着些大王八。
孔子曰：
「他能算得着什麼？」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七十七）

季文子作一件事想三遍。
孔子說：「想兩遍就足够啦！」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可也

（七十八）

「誰說微生高直？
你向他要點醋，
他沒有，
他會向鄰人要一點把你！」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七十九）

冉伯牛長了大痲瘋，

孔子隔着窗子同他握手：

『完啦！得認命！

這樣的人偏生這樣的病！

這樣的人偏生這樣的病！』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八十）

樊遲問：

『什麼叫作知？』

『多作點人的事，

敬鬼不要被鬼迷！』

——『什麼叫作仁？』

——『多多作苦工，

不必問收成！』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八十一）

『不左顛，不右顛，

在正道上行。

——這是好德行，

可惜沒人能！』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八十二）

『述說，

不創作。

老聾子的都不錯。

比方我就是老彭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八十三）

『嘴上不說，心裏明白；

天天學習，不怕麻煩；

教育別人，不覺疲倦：

三宗裏邊，我沒一件！』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八十四）

『你不想知，我不告；

你不想問，我不答；

舉一個角，反不轉三個角，

我不再同你說什麼？」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八十五）

「我不是天生就明白；
而是從過往經驗上勤苦學習來。」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八十六）

「三個人一同走路，
裏邊定有我的老師。
好處我學習；
壞處我改去。」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八十七）

「聖人是見不到啦，
見到個大人物便好啦！」

子曰聖人我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八十八）

「好人見不到啦，
見到個不變節的就好啦！
本來很渺小，
自以爲麼偉大，
很難不變節的啦！」

子曰善人我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八十九）

「不懂，蠻幹，
我不這樣，
多聽一點，學個好榜樣；
多看一點，牢記在心上，
比不懂還強。」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九十）

「大人物心廣體胖，
老百姓愁眉淚眼。」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九十一）

顏淵死了，
他爸爸要把孔子的車賣掉，
給他兒子買個棺材套。
孔子拒絕：

『兒子是自己的好。
我的兒子死了。
遂沒賣車買個棺材套。
我大小是個官兒，
那能磨兩脚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九十二）

季路問：『怎樣敬鬼神？』
——『怎麼能敬鬼，
你還沒敬人？』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不懂怎樣活，那兒懂怎樣死？』
——『什麼是死？』

（九十三）

魯國修金庫，
閔子騫在說話：
『舊的就夠瞧啦！
作新的幹麼？』

孔子：『這人兒不好說話，
說話就能抓住把！』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九十四）

孔子罵子路：
『你這樣的調調兒，
爲麼在我這兒彈？』
徒弟們待子路多怠慢，
孔子：
『由啊！沒有進了我的屋；
已經進了我的院！』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九十五）

子貢問：『子張子夏誰個好？』
——『子張走過了；
子夏沒走到。』
——『那麼，是子張好？』
——『走過了等於沒走到！』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九十六）

季氏比周公更有錢，
冉求還給他刮地皮。
孔子生了氣：
『他不是我的徒弟！
孩子們！打鼓！
把他給我轟出去！』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九十七）

『顏淵！
你還差不多，
可是個窮光蛋。』

『子貢不安分，
作買賣不把書來念，
可又多賺錢！』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九十八）

『別聽他那張好嘴巴。
是個大人物麼？
許是假裝的吧！』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九十九）

季子然問：
『仲由冉求可是兩個大官僚？』
孔子：『我以爲你問誰，
原來是這兩塊料！
捧皇帝用王道，
不行便拉倒。
由和求，
是兩個準官僚。』
——『那麼，是兩個順山溜？』
——『殺爸爸，殺皇帝可也不能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一百）

子路委子羔作費邑縣知事。

孔子不滿意：

『這是作賤人家的孩子！』

子路頗不以爲然：

『有老百姓，

有地盤，

何必念死書

才算擺窮酸？』

孔子有理沒說完：

『所以嘍

最混賬的是詭辯！』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也

（一〇一）

司馬牛問：『什麼是仁？』

孔子答：『少說話。』

——『少說話便算仁了嗎!?』.

——『實行不容易，話還不該少說些嗎？』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一〇二）

司馬牛問：『麼叫大人物？』

孔子答：『大人物不駭怕。』

——『不駭怕便是大人物嗎？』

——『不作愧心事，你又怕弔麼？』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一〇三）

司馬牛很憂愁：

『人都有弟兄，我沒有！』

子夏說：『別發愁！

死活認命，升官發財靠天爺，

作事別鬧錯，對人禮貌些，

天下人都是好弟兄，

你又愁個什麼咧！』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未完）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二）

麥健曾

第一項　我國國際貿易數額將來的增減

要推測我國國際貿易數額將來的增減，第一步是要回顧我國國際貿易過去的情形。國際貿易的情形是繼續的，除非國中有極大的經濟變動，如俄國的共產革命，國際貿易將來的變動，大約與從前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我國國外貿易本來有極長久的歷史，但是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方始有比較可靠的統計，因爲我國海關的貿易報告是從那年起。從同治三年到民國二十二年，除了幾年之外，我國的國外貿易數額是不斷地逐年增加，同治三年國際貿易總額爲一〇五，三〇〇，〇八七兩，民國二十年是二，三四二，九六四，七一九兩。六十七年之間，貿易額增加了二十二倍有多。至于這六十七年間我國國際貿易額逐年增加的情形，下列的表可以明顯地表出。

近六十年來我國國際貿易細表（單位一八六七年以前爲上海兩，一八六八年以後爲海關兩。海關兩一兩等於上海兩一·一一四。）

年份	進口	出口	合計	出入超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	五一·二九二·五七八	五四·〇〇六·五〇九	一〇五·三〇〇·〇八七	出超 二·七一三·九三一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六一·八四四·一五八	六〇·〇五四·六三四	一二一·八九八·七九二	一·七八九·五二四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七四·五六三·六七四	五六·一六一·八〇七	一三〇·七二五·四八一	一八·四〇一·八六七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	六九·三二九·七四一	五七·八九五·七一三	一二七·二二五·四五四	一四·四三四·〇二八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	六三·二八一·八〇四	六一·八二六·二七五	一二五·一〇八·〇七九	一·四五五·五二九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	六七·一〇八·五三三	六〇·一三九·二三七	一二七·二四七·七七〇	六·九二九·二九六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	六三·六九三·二六八	五五·二九四·八六六	一一八·八九九·一三四		八·三九八·四〇二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	七〇·一〇三·〇七七	六六·八五三·一六一	一三六·九五六·二三八		三·二四九·九一六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	六七·三一七·〇四九	七五·二八八·一二五	一四二·六〇五·一七四	出超	七·九七一·〇七六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	六六·六三七·二〇九	六九·四五一·二七七	一三六·〇八八·四六八	出超	二·八一四·〇六八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	六四·三六〇·八六四	六六·七一二·八六八	一三一·〇七三·七三二	出超	二·三五二·〇〇四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六七·八〇三·二四七	六八·九一二·九二九	一三六·七一六·一七六	出超	一·一〇九·六八二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	七〇·二六九·五七四	八〇·八五〇·五一二	一五一·一二〇·〇八六	出超	一〇·五八〇·九三八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	七三·二三三·八九六	六七·四四五·〇二三	一四〇·六七八·九一八		五·七八八·八七四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	七〇·八一四·〇二七	六七·一七二·一七九	一三七·九七六·二〇六		三·六三二·八四八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	八二·二二七·四二四	七二·二八一·二六二	一五四·五〇八·六八六		九·九四六·一六二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	七九·二九三·四五二	七七·八八三·五八七	一五七·一七七·〇三九		一·四〇九·八六五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	九一·九一〇·八七七	七一·四五二·九七四	一六三·三六三·八五一		二〇·四五七·九〇三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七七·七一五·二二八	六七·三三六·八四六	一四五·〇五二·〇七四		一〇·三七八·三八二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	七三·五六七·七〇一	七〇·一九七·六九三	一四三·七六五·三九五		三·三七〇·〇〇九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	七二·七六〇·七五八	六七·一四七·六八〇	一三九·九〇八·四三八		五·六一三·〇七八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	八八·二〇〇·〇一八	六五·〇〇五·七一二	一五三·二〇五·七二九		二三·一九四·三〇七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八七·四七九·三三三	七七·二〇六·五六八	一六四·六八五·八九一		一〇·二七二·七五九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一〇二·二六三·六六九	八五·八六〇·二〇八	一八八·一二三·八七七		一六·四〇三·四六一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	一二四·七八二·八九三	九二·四〇一·〇六七	二一七·一八三·九六〇		三二·三八一·八二六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	一一〇·八八四·三五五	九六·九四七·八三二	二〇七·八三二·一八七		一三·九三六·二五七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	一二七·〇九三·四八一	八七·一四四·四八〇	二一四·二三七·九六一	三九·九四九·〇〇一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	一三四·〇〇三·八六三	一〇〇·九四七·八四九	二三四·九五一·七一二	三三·〇五六·〇一四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	一三五·一〇一·一九八	一〇三·五八三·五三五	二三七·六八四·七三三	三二·五一七·六七三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	一五一·三六二·八一九	一一六·六三三·三一一	二六七·九九五·一三〇	三四·七三〇·五〇八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	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	一二八·一〇四·五三三	二九〇·二〇七·四三三	三三·九九八·九八九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	一七一·六九六·七一五	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	三一四·九八九·九二六	二八·四〇三·五〇四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	二〇二·五八九·九九四	一三一·〇八一·四二一	三三三·六七一·四一五	七一·五〇八·五七三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二〇二·八二八·六二五	一六三·五〇一·三五八	三六六·三二九·九八三	三九·三三七·二六七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	二〇九·五七九·三三四	一五九·〇三七·一四九	三六八·六一六·四八三	五〇·五四二·一八五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	二六四·七四八·四五六	一九五·七八四·八三二	四六〇·五三三·二八八	六八·九六三·六二四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	二一一·〇七〇·四二三	一五八·九九六·七五二	三七〇·〇六七·一七四	五三·〇七三·六七〇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	二六八·三〇二·九一八	一六九·六五六·七五七	四三七·九五九·六七五	九八·六四六·一六一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	三一五·三六三·九〇五	二一四·一八一·五八四	五二九·五四五·四八九	一〇一·一八二·三三一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	三二六·七三九·一三三	二一四·三五二·四六七	五四一·〇九一·〇六〇	一一三·三八六·六六六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	三四四·〇六〇·六〇八	一三九·四八六·六八三	五八三·五四七·二九一	一〇四·五七三·九二五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	四四七·一〇〇·七九一	三三七·八八八·一九七	六七四·九八八·九八八	二二九·二二二·五九四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	四一〇·二七〇·〇八二	三三六·四五六·七三九	六四六·七二六·八二一	一七三·八一三·三四三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	四一六·四〇一·三六九	二六四·三八〇·六九七	六八〇·七八二·〇六六	一五二·〇三〇·六七二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	三九四·五〇五·四七八	二七六·六六〇·四〇三	六七一·一六五·八八一	一一七·八四五·〇七五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四一八·一五八·〇六七	三三八·九九二·八一四	七五七·一五〇·八八一	七九·一六五·二三三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四六二·九六四·八九四	三八〇·八三三·三二八	八四三·七九八·二二二	八二·一三一·五六六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	四七一·五〇三·九四三	三七七·三八八·一六六	八四八·八四二·一〇九	九四·一六五·七七七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四七三·〇九七·〇三一	三七〇·五二〇·四〇三	八四三·六一七·四三四	一〇三·五七六·六二八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	五七〇·一六二·五五七	四〇三·三〇五·五四六	九七三·四六八·一〇三	一六六·八五七·〇一一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五六九·二四一·三八二	三五六·二二六·六二九	九二五·四六八·〇一一	二一二·〇一四·五五五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四五四·四七五·七一九	四一八·八六一·一六四	八七三·三三六·八八三	三五·六一四·五五五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五一六·四〇六·九九五	四八一·七九七·三六六	九九八·二〇四·三六一	三四·六〇九·六二九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	五四九·五一八·七七四	四六二·九三一·六三〇	一·〇一二·四五〇·四〇四	八六·五八七·一四四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	五五四·八九三·〇八三	四八五·八八三·〇三一	一·〇四〇·七七六·一一三	六九·〇一〇·〇五一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六四六·九九七·六八一	六三〇·八〇九·四一一	一·二七七·八〇七·〇九二	一六·一八八·二六九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七六二·二五〇·二三〇	五四一·六三一·三〇〇	一·三〇三·八八一·五三〇	二二〇·六一八·九三〇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	九〇六·一二二·四三九	六〇一·二五五·五三七	一·五〇七·三七七·九七六	三〇四·八六六·九〇五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	九四五·〇四九·六五〇	六五四·八九一·九三三	一·五九九·九四一·五八三	二九〇·一五七·七一七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九二三·四〇二·八八七	七五二·九一七·四一六	一·六七六·三二〇·三〇三	一七〇·四八五·四七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一·〇一八·二一〇·六七七	七七一·七八四·〇〇〇	一·七八九·九九五·一四五	二四六·四二七·〇〇〇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	九四七·八六四·九四四	七七六·三五二·九三七	一·七二四·二一七·八八一	一七一·五一二·〇〇七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	一·一二四·二二一·二五三	八六四·二九四·七七一	一·九八八·五一六·〇二四	二五九·九二六·四八二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	一·〇一二·九三一·六二四	九一八·六一九·六六二	一·九三一·五五一·二八六	九四·三一一·九六二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一·一九五·九六九·二七一	九九一·三五四·九八八	二·一八七·三二四·二五九	二〇四·六一四·二八三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一·二六五·七七八·八二一	一·〇一五·六八七·三一八	二·二八一·四六六·一三九	二五〇·〇九一·五〇三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一・三〇九・七五五・七四二	八九四・八四三・五九四	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	四一四・九一二・一四八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一・四三三・四八三・一九四	九〇九・四七五・五一五	二・三四二・九六四・七一九	五二四・〇一三・六六九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一・〇四九・二四六・六六一	四九二・六四一・四二一	一・五四一・八八八・〇八一	五五六・六〇五・二四〇

即是只論民國以來二十年間我國國際貿易數額，也是繼續的增加，增加的速度，比民國以前還要快許多。從同治三年起，到宣統三年止，四十七年間，國際貿易數額是從一〇五，三〇〇，〇八七兩增加到八四八，八四二，一〇九兩，不過增加七萬多萬兩。但是由民國元年起，至民國二十年止，二十年間總額是從八四三，六一七，四三四兩增加到二，三四二，九六四，七一九兩，增加了差不多十五萬萬兩。

不過這巨額的增加，也許是因為銀價低落，是用銀計算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將民國以來我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數字折成金元看看增減的情狀是如何。

民國二年以來出入口貿易折金統計表(單位千美金元)

年份	關平與美金比價	出口折美金	出口增減率	入口折美金	入口增減率	總計折美金	總計增減率
二年	〇・七三	二九四、四一三	一〇〇・〇	四一六、二一九	一〇〇・〇	七一〇、六三二	一〇〇・〇
三年	〇・六七	二三八、六七二	八〇・七	三八一、三九二	九一・六	六二〇、〇六四	八七・二
四年	〇・六二	二五九、九六四	八八・二	二八一、七七五	六七・七	五四一、四六九	七六・二
五年	〇・七九	三八〇、六二〇	一二九・三	四〇七、九六二	九八・〇	七八八、五八一	一一一・〇
六年	一・〇三	四七六、八二〇	一六二・〇	五六六、〇〇四	一三六・〇	一、〇四二、八〇四	一四六・五
七年	一・二六	六一二、二一三	二〇七・九	六九九、一六五	一六八・〇	一、三一一、三七八	一八四・五
八年	一・三九	八七六、八二五	二九七・八	八九九、三二七	二一六・一	一、七七六、一五二	二四九・九
九年	一・二四	六七一、六二三	二二八・一	九四五、一九〇	二二七・一	一、六一六、八一三	二二七・五
十年	〇・七六	四五六、九五四	一五五・二	六八八、六五三	一六五・五	一、一四五、六〇七	一六一・三
十一年	〇・八三	五四三、五六〇	一八四・六	七八四、三九二	一八八・五	一、三二七、九五二	一八七・〇

十二年	〇·八〇	六〇二、三三四	二〇四·六	七三八、七二二	一七七·五	一、三四一、〇五六	一八八·七
十三年	〇·八一	六二五、一四五	二一二·三	八二四、七五一	一九八·二	一、四四九、八九六	二〇四·〇
十四年	〇·八四	六五二、一三六	二二一·五	七九六、二〇七	一九一·三	一、四四八、三四三	二〇三·八
十五年	〇·七六	六五六、八六四	二二三·一	八五四、四〇八	二〇五·三	一、五一一、二七二	二一二·七
十六年	〇·六九	六三三、八四八	二一五·三	六九八、九二二	一六七·九	一、三三二、七七〇	一八七·五
十七年	〇·七一	七〇三、八六三	二三九·一	八四九、一三八	二〇四·〇	一、五五二、〇〇〇	二一八·七
十八年	〇·六四	六五〇、〇四〇	二二〇·八	八一〇、〇九八	一九四·六	一、四六〇、一三八	二〇五·五
十九年	〇·四六	四一一、六二八	一三九·八	六〇二、四八八	一四四·八	一、〇一四、一一六	一四二·七
二十年	〇·三四	三〇九、二二二	一〇五·〇	四八七、三八六	一一七·一	七九六、六〇八	一一二·一
二十一年	〇·三四	一六七、四九八	五七·〇	三五六、七四三	八五·七	五二四、二四二	七三·八

照上面的表，除了民六至民九因為歐洲大戰以及金價大落，以及民國十九到民二十一年因為世界經濟蕭條以及銀價大落兩個時期有特別的情形不能作為根據外，其餘的年份，就是按金元計算，都表示我國國際貿易數額，近十數年來，有高度的增加。

根據上面說的那各種情形，我們可以說我國國際貿易數額是差不多逐年增加的。到了民國以後，增加的速度比前更高。故此依照以前的經驗，歷來的趨勢，我國的國際貿易額，除非有重大的意外事故發生，此後是一年增加一年，增加的程度，會比以前更大。

除了以前的經驗之外，我國國內還有許多情形會使我國國際貿易額逐年激增。第一是人口的增加。我國的人口，據幾處的調查，已經增加到四萬七千多萬。我國人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及『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心理，到現在還沒有減少力量。此後政局稍為安定，天災的防範救濟較為進步，民間的事業，因為政局安定，而能較前發展，人口自然能更有增加。人口的增加，就免不了各種消費增加，各種生產增加，以致進出口貨數量的增加。第二是以後新式教育較前普及，用洋貨的人數自然增加而進口貿易隨之而增長。如我國自己能製造可以替代舶來的貨物，情形自然不同，但是照

下面的研究，這層非將來十數年內所能辦到。普通來論，受過新式教育的程度，與用洋貨的數量，有正比例增長的關係。這是稍為留心受過新式教育者的消費狀況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并不是說留歐或留美五六年或者十年的洋博士，用洋貨的程度一定列最高等。不過這種人即使他誠懇地要提倡國貨，他用洋貨的數量總不會比內地曾經應過科舉的老紳士階級為低。第三，我國近十數年間天災兵燹，連年發生，災區極廣，內亂外患，層見疊出，政局異常不安定，農工商礦諸業都衰殘零落，但是國際貿易額，依然能夠有加無已，況且在這幾年間，我國人民以及政府都異常覺悟，知道振興國內的各種經濟事業是救國救民的要圖。現在政局日見安定，從前蓄積的力量快有機會發展，在將來的十數年內，各種經濟事業大約可有大步的進展，國內農工商業發達，對于國際市場的影響，是供求都增加，進出口貿易額都要上漲。

還有一層，我們也要注意。國際貿易額是包含出口貨額以及進口貨額。但是兩者數量的增減，對于關稅稅收并不是一樣。出口稅現在世界上的文明國家，都早已取消。我國的出口稅即使不完全取消，也不應更有普通的增加，而對于特別應該鼓勵出口的貨品，應該免出口稅。故此出口貨額即使大增，因為稅率低微，以及有多量免稅品的原故，對于關稅收入也不會有大量的增加。因此之故，我們研究國際貿易額，對于出口貨額將來的變遷，也比較忽畧。各國關稅收入，都是靠進口貨物，我國自從關稅自主權收回以後，極大部分的關稅稅收，也是由進口稅得來。這種情形將來恐怕會更甚，所以進口貨額將來的變遷與我國關稅收入有最重大而密切的影響。

現在我們把出口貨額進口貨額的歷年變遷，分開來研究。

從前面我國國際貿易額的表裏，可以看見我國的出口貿易額，按關兩計算，是有很穩健的逐年增加，一直到民國二十年。民國二十年的出口數額，差不多到了一萬萬關兩，但是民國初年只在四千萬關兩左右，二十年之間，增長了大約二倍四分之一。到了民國二十一年，是世界經濟蕭條的初期，所以我國出口貿易也為之大減。我國出口貨物，用關兩來計算，比用美金來計算較為準確，所以我國民國以來出口貨物額數的增減，是如上述情形，而不是按折金計算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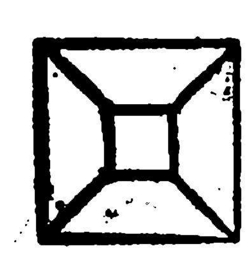
至于民國以來的進口額，照上面的幾張表所載，按關兩計算，是從民國初年的五萬五千萬兩左右逐漸增長到民國二十的十四萬三千三百多萬兩。二十年間增加了二倍半。但是十七年以至二十年的特別增加，是因為我國十八年提高了進

口稅率，二十年再提高進口稅率，入口商要避免按新稅則納較高的進口稅，快快的于未實施新稅則之前，先將大量貨物運輸入口。除了這層原因之外，十九年二十年進口貨額之有大量增加，幷不是入口的實貨增加，而却是因爲金價膨脹的原故。這一點一看按折美金那兩年的數字便明白。即按折美金來計算，我國進口貿易額民國以來也是逐漸增長。拿十七年的進口額與民國初年比，十二三年之間也增加了一倍。但是到了民十九年因爲金價空前騰漲的原故，洋貨價值折成銀價未免太貴，銷路便不如前的暢旺，入口貨數額在這幾年裏便減少了許多。十八年爲八萬一千多萬美金元，二十一年變成三萬五千六百多萬美金元，相差一倍有多。但是我國的進口稅是按金單位來徵收，金價高漲，雖會使入口貨額減少，不過同時也將按關兩計算的關稅稅收提高。

上面所說只是一種概括的趨勢，我們研究我國進口貨物數額將來的變化，還得細細考察進口各種物品在我國供求的情形。

近年我國進口重要物品（表內各數以關平銀千兩爲單位）

貨名／年份	民國十九年	民國二十年	民國二十一年	占入口全值百分數
米	一二一、二二四	六四、三七六	一二九、二三九	一一、二六
棉花	一三三、二六六	一七九、〇八二	一二八、八五七	一一、三三
棉貨（棉花除外）	一四九、八三九	一三一、〇七八	八九、七三一	八、五五
煤油柴油滑物油	六五、〇四三	七九、七五七	七五、〇七六	五、七七
金屬及鑛物	七五、八八一	八五、一二五	六〇、一〇三	五、七三
小麥	一二、八三一	八七、六三九	五一、八三一	四、九四
糖品	八六、三九一	八五、八八九	四六、七三三	四、四五
紙	三七、三八四	四五、四〇五	三八、一七七	三、二七
麥粉	三一、九二六	三〇、九二〇	三五、〇五五	三、三四
化學產品	四六、九〇五	四八、七一三	三四、八二七	三、三三
機器	四四、二八三	四三、六〇五	三〇、九二三	三、一九
煙草	五八、三七三	六二、六八一	二八、三一三	二、七〇
染料及顏色	二五、七六五	三九、四四一	二五、七四〇	二、四五
毛棉呢及呢絨（羊毛除外）	二四、六一六	三二、五六四	三一、三一五	二、一三
木料	三三、一七八	三四、六八五	二〇、六八一	一、九七



希望於二十四年的國畫

王頌餘

「在我國有畢生專畫寫意的畫家，可憐的是幾十年光陰過去了，沒有幾件完整的東西留下，可以代表他們的。難道中國畫家就沒有更大的野心嗎？現在畫家多半是專工寫意的，講究幾十分鐘畫一張中堂，技巧的賣弄到了這步田地，無怪中國畫衰頹下來！」（大公報藝術週刊第七期）

吾們讀了秦宣夫先生這幾句針針見血的痛快語，不盡替我們繪畫的前途抱絕大的悲觀！

吾們揭開說，繪畫就和作工一樣， 固然一半是依靠着天資， 但還是「工夫到自然成」的。吾相信，——大約不止吾相信——初開蒙筆還拿不穩的小學生，習字教他們從草字入手，這恐怕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縱然勉強做到，倘一直這樣做下去，吾們也敢斷定他將來沒有什麼偉大的成功。繪畫又何獨不是這樣呢？我們想做一個畫家，自然應當依着畫家的階梯一步一步的登上去，將來就是不能成功，也不致失了規矩。吾們且找一個粗淺的比喻：余叔岩的台步飄洒誰都羨稱，但他對規矩的台步有了相當的修養，再加上他的天才，神而化之，纔有了現在的成功。所以一般唱鬚生的也都「東施效顰」，以致都成了搖頭閉眼了，弄巧成拙，看了反使人生厭。至於繪畫「民國以來，因為八大山人，石濤，吳昌碩一流的畫體最得日本人稱許，且買得很多，有一些畫家便一變而爲石濤八大缶廬的忠實信徒了。年來一般藝術學生纔畫了幾月畫，用大筆偶然摹仿了八大或缶廬的一塊荷葉或一朵牡丹，居然可以亂眞，騙了幾個錢或爲庸俗驚許，便以爲自己眞的不凡了。」（同前第三期）其實八大，石濤，缶廬他們有卓絕的天資，對書畫都有相當的研究和修養，他們纔各有他們的成功。吾們不追溯他們的成功之由，起手就一味要摹仿他們，這和學余叔岩而搖頭閉眼有什麼分別呢？

的確，依着階梯一步一步的登上去，決不是短期間所能做到的事，用了幾年的刻苦工夫， 甚或不能得著一幅洽意的作品， 這確是容易使人失望。而畫寫意畫，雖不致像淩女士所說：「畫了幾月畫」之短就能有什麼成績，但稍有一點工夫，就能「用大筆偶然摹仿了八大或缶廬的一塊荷葉或一朵牡丹，」因爲吳缶廬畫過葫蘆，于是你也葫蘆，我也葫蘆，眞成了他們所題的「依樣畫葫蘆」了。畫出來的雖是「居然可以亂眞」，不過是皮毛，至其眞實的好處都沒得到。但一般人因爲這條路是一條捷徑 ，所以「大家全會粗線濃墨，拖泥帶水，塗牠一個暢快；塗了什麼出來，不惟不過問，美其名曰：『寫意』，或者『有筆力』。」（文學一卷第五號巴黎中國繪畫展覽） 於是「開畫會，作文章，互相標榜，或定高價的潤例，抬出幾個大人物來介紹，於是乎畫家便滿坑滿谷了」。（藝術週刊第三期）繪畫

豈是這樣容易的事呢；繪畫若是這樣容易，不但「滿坑滿谷」，簡直滿街都是畫家了。

祇因蘇東坡有「作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的兩句詩，再加上些古時的畫家竭力的提倡取神不取形似，於是近代的畫家就努力着不以形似了。雖不致像老舍先生所說的方二哥，（論語半月刊的畫像）但時常看一幅畫，總得費去了好大的工夫纔能看出他所畫的是什麼。後來由不以形似再進一層而近乎狂誕了。曾記一二年前在一個展覽會裏看見一頁扇面，滿滿的塗了些深淺粉色，上端題了許多的字；要不是這些字的介紹，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所畫的是什麼。原題的字句一時想不完全了，大約是這樣：

「昨與同學遊崇效寺，得粉牡丹一株，花特大，飽滿鮮艷爲羣花之冠，喜極，歸時座旁適有扇頭一紙，乃揮毫摹之，隨意點染，不覺盈幅，而花形未就。然扇之大未必即花之大；倘花大於扇則扇豈能容。則吾之所畫當合畫外以觀之，反覺趣味無窮，此所謂：『超以象外』，固不拘於形似也」。

一個畫家「不覺盈幅而花形未就。」豈非是大笑話。居然還津津有味的題上，這豈不更是荒乎其唐了嗎？

我們中國畫，雖然取神不取形似；但也必須有其形然後再傳其神，不過不致像西洋畫的比例那麼準確罷了。譬如我們畫一隻馬，四足畫的不均等了，或者體量稍長或稍短了，這都不足爲疵，祇在得馬之神。但無論如何也得像隻馬。推而言之：「畫人像人，畫狗像狗，畫馬不要畫成驢」（藝術週刊第七期）不能點幾點小墨團畫兩隻爪便算是雛雞；塗些紫色綠色再「雜亂無章」的畫些枝葉便算藤蘿。鄒小山氏（一桂）說：

「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論詩則可，論畫則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畫，故以此自文，猶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空鈎意釣，豈在魴鯉』。亦以不能奕故作此禪語耳。」（小山畫譜卷下）

這不是明確的告訴吾們「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嗎？倪雲林氏雖說：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但他所畫的樹石又何嘗不像樹石呢？

現在民國二十四年又開始了，世界的藝術裏不容吾們再痺痲的因襲下去了！因爲上述的種種，所以不揣譾陋的對於繪畫界進一言。

一，希望於集合研究的

大家集合起來互相切磋，再由教師引導着，這是很好的一個方法，進步當然比獨自練習要快的多。但吾們要認清吾們的目標，如吾們是想「大筆偶然摹仿了八大或缶廬的一塊荷葉或一朵牡丹」呢？那自然是不在話下；假如抱着絕大的野心想作一個畫家，吾們要留下幾件完整的東西可以代表吾們呢？那吾們當然要順着應走的階梯一步一步的登上去，若一時走入了歧途，有教師來指導，有同學來警告，這纔收了集合研究互相切磋的實效。在教師方面，不要因爲迎合一般社會和學生的速成畫家的心理，便叫他們「瘋了一樣，大團紅，大團綠，大團墨水，一下子灑在無辜的白紙上面。」（巴黎中國繪畫展覽）當然要導以正軌，喚醒了這些未來的畫家，這纔是作教師的職責呢！

二，希望於個人研究的

吾們既走入了繪畫的途徑，想作一個畫家，那末吾們必須用自己的腦

錫合眼睛認淸了目標，找著了應走的途徑，「不易乎世」的堅決的走去。換言之，就是要有新的觀念，不要跟着人家跑。須知繪畫不是「和瘋了一樣，大團紅，大團綠，大團墨水，一下子灑在無辜的白紙上面。」的，不應當畢生專畫寫意，不應當「紙上一揮立即中堂一幅。一張一張，高積案頭，彷彿印刷機印出的報紙，於是畫畫，變成了一種『毛筆體操。』(同前)吾們的作品不應當是單調，粗糙，殘酷(眼睛的强烈的刺激)」(同前)要知道國畫不是這樣的簡單，牠還有牠的光榮的過去。不要叫人家批評我們「可見繪畫的淪落，只是後人沒出息罷了。」(藝術週刊第三期)幾十年(或者十幾年)的光陰，不要可憐的過去了。一幅畫畫一張荷葉一朵荷花不是吾們初學的正途，此外還有我們應走的途徑呢！

三，希望於展覽會

展覽會的用意，在對人的方面來說，吾們獨自研究了若干年，有了獨到獨得的地方，開個展覽會公開的供獻給世人，希望着觀衆的採擇，批評；在己身方面說，可以借着大衆的評判，增進造詣和技巧。一舉兩得，其法至善。現代一般人都拿展覽會來作宣傳，賣錢的工具，於是今天一個展覽會，明天一個展覽會，飯店與公共處所的門外，幾乎沒有一天不懸着展覽會的標語，使人走過立生「又是展覽會」之厭。吾們應當了解展覽會的眞義，開展覽會不是兒戲，不是花幾個錢租幾天飯店，那末簡單，那末容易，最低也不要使參觀的人所得的都是些極不好的印象，也就不致受那「時賢的佳作，約略拜觀。老實說，好的作品實在少，連圖章好的也不多見。」(人間世第六期關於藝術)之譏了。

國畫式微到這步田地，確是受了文人畫的影響。吾們必要瞭解「不求畫於畫家中，而索之於文人中；不從實際入手，而專圖寫意」(同前)是不可能的。能詩能書的文人，未必他的畫便都是好畫。吾們不要人云也云的贊稱，要放開了眼光，抱着「特立獨行」革命的勇氣來分析他們，評斷他們！

「如果要有好藝術品，無論學東洋畫西洋畫，印象派表現派，請先拿一枝若干H的硬鉛筆，畫一隻皮鞋或一個蘋果，一絲不苟的認眞畫下去。這麼畫上十年八年，有根了，再學調色，摹古人，成派別……」(同前)

玄暢先生這幾句話，固然顯着刻薄點兒，但這確是初步學畫的正軌。吾們畫國畫應當從畫粉本(即稿子)入手，而且用毛筆鉤粉本，更難於用硬鉛筆畫皮鞋或蘋果，因爲用硬鉛筆畫皮鞋或蘋果是使畫「有根」，是形的練習。用毛筆鉤粉本是線條的基礎，是畫家的地脚。常見有些寫意畫，畫一條長枝中間不知有多少灣屈和粗細，這顯然是對線條上沒下過工夫，地脚不很健實的原故。從鉤粉本「這麼畫上十年八年，有根了，」(或者不致用十年八年)再入手練工筆畫，輪廓鉤勒自然能够迎刃而解。工筆畫是必經的一條路，因爲工筆畫是寫意畫以至潑墨指頭等畫的根基。吾們試看，古來的畫家(詩家，書家，文學家，金石家，鑒賞家偶一爲之自然不在此列)在他成名時的寫意畫以外，還有些叫人愛不釋手的工筆畫。由此吾們可以知道工筆畫是諸大家的成功之由。等到工筆畫「有根了」，再畫寫意畫，自然手能應心，水到渠成，吾們的作品絕不致「單調，粗糙，殘酷。」了，絕不致因爲筆下痛快犧牲了尤爲重要的形和意了。但吾們畫工筆畫却不可像臘寫版似的把前人的作品重印一張，要放開了眼光，竭力發揮自己的思想，只能把前人作個「即鹿之虞」就是了。

書法和繪畫有密切的關係，對線條尤有相當的幫助。

世界的繪畫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的，不容吾們再痺麻的因襲下去！吾們需要革命的勇氣，抱着更大的野心，擺脫了傳統的習律，適過古，今，中，外！

吾們要知道繪畫不是兒戲，要用自己的腦筋和眼睛，認準了目標，找着了正路，順階梯一步一步的登上去！

最後，我希望民國二十四年是國畫超越古，今，中，外的紀念年！

這篇拙作，是東拉西湊組織而成的。其中的引証或者有些不確當；說理或者有些乖謬，還希望對國畫有深得的畫家，加以糾正，則我幸甚，國畫前途幸甚！

自從失掉春天

倪文穩

自從失掉春天，
遂有了淒長的歲月。
沙場已平靜了吧，
我要
向陰寒的西風裏，
來尋你的燐火。

這世界沒有天堂，
災荒吹散了人的希望。
你說是出路啦——
當兵
悄悄地送了性命，
而昇官的却擁姬長笑了。

社會漠然地望着孤兒，
有聰明的鄰人調戲你的寡妻，
何況半畝的蕪田，
年年
重重的納稅，
寧不憔悴倚閭的白髮？

憂愁幽幽地享受，
淚水流向心頭。
祇是慢慢地消磨吧，
生命
我何能輕輕一擲，
都爲了一家孤寒呵。

祇是這般隱瞞，
人前裝着笑臉。
「怎的不歸來哪？」
難堪
夜半兒啼，
老人的呼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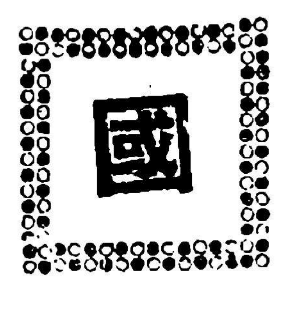
也許春天不再來的，
狂流又捲去了你的茅屋。
你即使生還，
你呵
再瞧不着稀短的白髮，
和那牙牙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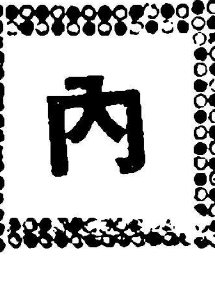
一個人開始流浪了，
世界向着我狂笑。
沙場平靜了吧，
我要
向陰寒的西風裏，
來尋你的燐火。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記者）

由二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起至二十四年一月三日止





民國二十四年開始

歲末報告一年政情

國府十二月三十一日晨舉行紀念週，到何應欽等五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後，原推汪院長出席報告，嗣汪因出席政院例會，臨時改由林主席報告一年來政治工作，略謂今日爲二十三年最後之一日，亦即本年最末一次之紀念週，現在將一年之政治工作概括報告如次：㈠軍事，剿匪軍事賴蔣委員長之調度有方，及將士之用命，已將赤匪完全肅清，其竄湘黔川之殘匪，現已定有嚴密之計畫，並組參謀團入川督剿，短期間內即可將殘匪肅清。又華北治安賴何部長坐鎮，黃委員長應付得宜，軍事長官與地方當局亦維持得力，如收容難民，安插傷兵，安定地方秩序，均有成績表現。至於各地軍事訓練，一年來有極顯著之進步。㈡外交，我國外交，一本總理遺敎，和平奮鬥爲方針。一年來之外交，在表面上觀察似無甚進步，但我國在和平態度及外交上信義，除野心國家以外，對我均表好感。㈢財政，各省市廢除苛雜後，中央爲顧慮地方財政之不足，特將印花等稅欵撥歸地方，以資抵補。關於白銀問題，前有少數投機份子偷運白銀出境，自財部規定緝私辦法後，白銀流出已絕跡，並經財孔與滬銀行界解釋一切，現金融已告穩定。㈣敎育，年來政府極力推行生產敎育，頗著成效，一年來派赴國外留學生，均注重實科方面，以培植國家生產建設人才。㈤交通，賴軍民之合作，全國公路建設發展甚速，隴海路已通西安，導淮工程正在積極進行，重要工程短期內可望完成。此爲一年來施政概況也。末並述京市建設大有進步，如敎育發展，突飛猛進，尤以肅淸烟賭娼，厲行新生活頗著成效，並希望來年努力維新，提高國家地位云。

中央紀念會汪致詞

中央黨部元旦晨九時開慶祝民國成立二十四年紀念會，黨部禮堂內外均張燈結彩，遍懸表示慶賀與勉勵之紅紙金字標語，禮堂內電炬輝煌，光耀奪目，充滿燦爛新氣象。參加典禮者有中委汪兆銘等及各機關代表六百餘人。常委汪兆銘領導行禮如儀後，即席致祝詞，原文如下：今天是二十四年元旦，同時是總理就第一任大總統職於南京的紀念日。本來元旦已含有除舊佈新的意義，而我們的元旦却更是推倒了四千餘年的專制制度，洗滌了二百餘年被異民族征服的恥辱，以創立三民主義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成立第一日的紀念日。這除舊佈新的意義，更爲深切著明了。我們想起元年元旦時那一番興國的氣象，再想着當前的國難，使我們於興奮之中更加興奮，努力更加努力。古人說得好，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雖然是農業時代的話，但是應用起來，可以說是我們二十四年這一年的工作，現在就應該安排停妥，按時按日按月的做去。兄弟今日不願多說，只願對各同志把總統元年元旦就職大總統的宣言細讀一過。宣言裏頭有幾句是國家幅員遼濶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者淸庭强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我們看了這幾句說話，可以知道總理對於國內的統一是有一個堅確的主張，在元年元旦宣言裏說過。其後十三年頒布建國大綱的時候，重新鄭重的說過所謂均權制度。總理的主張是始終一貫的，可惜二十四年來我們沒有努力的完全實現。如今國內所需要的是和平統一，欲達到和平統一的希望，除了實行總理這種均權制度的主張，實在沒有第二條路。我們亦可以說和

平統一在二十三年是一種醞釀，一種運動，二十四年却是要實現，而且要有條理的實現。宣言裏頭又有幾句是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這幾句話是總理外交方針，無論國難已否解除，或者更加嚴重，我們都要本此方針，加倍努力。所謂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是求得中國自由平等之不二法門。我們義務是當盡的，權利也是當享的。我們中國有與世界各國共存的權利，如要共存，便要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我們一面盡其在我，一面責望於人，所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是平和，不是排外。至於努力解除國難，更是中國對於世界所應有的責任。二十四年這一年承去年之後，繼續做清剿共匪生產建設的工作，是無疑義的。同時二十四年這一年世界風雲極其變幻，國際形勢極其嚴重，我們在國內努力於修明政治，在國際努力於求自拔於危難，並求自立，且自進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我們只有無疑的依總理主張做去。我們有四千年的文化，有四萬萬民衆，我們絕不自驕，也絕不自餒。我們相信總理的光明時常照耀於我們前路，我們於今年元旦朗讀總理元年元旦的就職宣言，增加我們無數的決心與勇氣。兄弟借這機會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及今年的奮鬥努力與成功。

國府紀念會林致詞

林主席在國府紀念會致詞，並播音演講，原詞如下：今天爲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元旦，亦爲二十三年前中華民國成立之紀念日。中國國民黨總理民國第一任總統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創建共和國家，拯救我中國民族，艱難奮鬥，創立宏規，國民政府繼述遺志，統一華夏。自十四年迄今，將及十載。此十年經過環境，無日不在艱苦之中，　亦無日敢弛重大之責。就過去一年工作加以檢討，今可告慰我國人者，約有數端。關於剿匪軍事，賴蔣委員長籌策精詳，各將領之忠勇用命，贛閩積匪巢穴崩潰，滌蕩廓清，拔出災區人民於水火，西竄之匪已督飭各軍跟踪追剿，於最短期間一律肅清。關於外交方面，以吾國國際地位言之，困難情形非一朝一夕之故，政府宗旨，惟有力持信義，以博世界同情，預儲國力，以求正當之防衛，實行和平統一，以正列強之視聽，大局轉安，胥由於此。至於交通方面，年來進步甚銳，隴海鐵路最近已達西安，粵漢鐵路各段工程均有進展，各省公路或用僱役，或用民役，或用軍隊，經營效率，日異月新。此外如各項行政，及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以主管長官之得人，所屬之努力，均有特著之成績，而瞻念前途，尤應繼續努力，自不待言。今年爲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世界列強對於國民之訓練，異常緊張，此種情形最足爲吾國之借鏡。凡一國家之興盛，一方面恃有強有力之政府，一方面恃有能自助能互助之國民。詩曰，自求多福，自助之謂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互助之謂也。自本年元旦起，政府自必繼續勵精圖治，以鞏固邦基，我國人亦應自本年元旦起，痛除舊日偷惰散漫之習慣，培養勤奮團結之精神，復興民族，在此時矣。更有爲列邦人士告者，世界進化，人類酷望和平，而化學戰爭實爲人類之大兇，近世仁人君子知強權之說是危世界之和平，故仍以維持公理爲鵠的。吾國孫先生有見於此，所倡三民主義以道德和平爲基礎，由自強而濟弱扶傾，以進世界於大同之域，此匪惟吾國所當策勉，而亦當爲世人樂與贊同者也。

蔣倡新生活運動年

元旦浙江省府委員黃紹雄等宣誓就職，蔣委員長訓話，略謂：省府各委定元旦宣誓就職，又爲二十四年之元旦，有極重大之意義。蓋國猶人民，民國二十四年猶一二十四歲之青年，正奮發有爲，努力自強之時。省府各委今日就職，即表示從二十四歲開頭之日，即決心奮發努力，此爲浙省大家工作同志成功之極好紀念。繼謂自本人倡導新生活運動，已一年於茲，已有相當成效。惟去年猶爲試驗時期，從二十四年起，大家務要立志革故鼎新，無論個人國家之毛病，均應盡量革除，並從各人之行動習慣思想做起，使一切造成新氣象，以確立革命之基礎。今與大家定一約，二十四年應爲新生活運動年，今後不但要求外表刷新，並應努力精神上之刷新。本禮義廉恥，爲立國做人之基礎。更望黃主席能領導全省，切實推行新運。又謂浙江雖在災旱之後，人民極度困苦，惟果能一本總理無事不可做，無人不可教，無物不可用之旨做去，亦未嘗無效。又今後務革除我國人苟且偷安，虛與委蛇，凡事不肯實事求是等最不長進之劣根性。如此種劣性不除，即中國永無進步。此點極望今日在場全體同志除自身從此要決心覺悟外，並應爲全省人民表率，羣起努力。今後一切不尙空談，惟實事

求是，脚踏實地，埋頭苦幹，俾浙江成為各省之模範。末謂今後浙省行政要能集中力量，復須通力合作，全省人民亦望一致擁護省府與黃主席，努力建設。吾人努力之時機已到，本人今在民國二十四年之開端祝望大家，以二十四分之努力，得到二十四分之成功。最後並祝大家同志新年康健進步云。蔣委員長夫婦參加典禮後，二時一刻離杭返奉化，褚民誼 ，楊永泰，陳紹寬，魏道明等一日晚返滬。

廿三年度關稅收支

財部十二月三十日公佈：民二十三年關稅收支狀況，稅收整數共合國幣三萬三千四百六十萬元，而二十二年稅收總數，則為國幣三萬三千九百五十萬元，其中進口稅金單位一萬三千二百七十萬元，出口稅國幣二千四百七十萬元，轉口稅國幣一萬一千六百六百九十萬元，船鈔國幣四百三十萬元，救災附加稅進口金單位六百六十萬元 ，出口國幣一百二十萬元，海關附加稅進口金單位六百六十萬元，出口國幣一百二十萬元，至各重要海關徵收關稅之數，及其與二十二年份稅收數目增減之比較，為江海關一萬七千五百四十萬元，減八十萬元，津海關四千一百萬元，減七十萬元，膠海關二千零二十萬元，減二百四十萬元 ， 江海關一千九百四十萬元，減一百萬元，粵海關八百萬元，減三百萬元，九龍關七百五十萬元，減八十萬元，潮梅關五百八十萬元，減二百十萬元 ， 廈門關五百五十萬元，增四十萬元，外債賠款，本年到期之一八九八年英德續借款庚子賠款以及一九一三年善後借款本息，均經由關稅項下如數償付，共合國幣七千五百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七元八角一分，上年所付之數，則為國幣八千五百七十四萬二千四百八十二元三角六分，本年到期應付之民二十年美麥麵粉借款本息，共計美幣三百四十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五元二角四分，合國幣九百八十九萬六千六百十五元七分，已如數由救災附加稅收項下撥付，此外本年到期應償之民二十二年美棉麥借款利息，計合國幣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二十三元七角五分 ， 亦已從上年救災附加稅收項下提儲之專款內提出撥付，以關稅作担保之內債庫券，本年應撥基金，遵照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國府命令，均已按月由海關稅項下劃出國幣八百六十萬元，撥交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保管支配，此外復撥與該委員會共國幣二千九百四十一萬五千元，作為民二十二年關稅庫券及民二十三年關稅庫券還本付息基金。於此有須聲明者，即以關稅作担保之債賠各款本息，其中一部份則由大連及東三省各海關負担者，自各該關民二十一年夏被攫奪以後，從未照解云。

歲尾年頭之剿匪情報

參謀團啓程入川

十二月二十九日駐川參謀團主任賀國光率領該團各處處長，參謀，秘書，及全體官佐並眷屬百餘人乘專車離省。省會各界暨民衆團體代表歡送者達四千餘人，熊式輝暨黨政委員及行營全體官佐均渡江送行，車站碼頭戒備甚嚴。賀於臨行前語中央社記者，余與劉甫澄幼年在川同學，並在川同事八年，交誼素篤。此次奉委員長命入川，對川省剿匪作戰上負有指揮監督之責，參謀團決定駐在重慶。專車於一時離站，六時可到潯，當晚轉輪赴漢，該團政訓處長康澤亦同車赴潯，轉星子縣調派政訓班學員，俟籌備就緒即入川，駐川各軍政訓人員均由該處委派云。三十日抵漢口。一月三日自漢口乘輪赴宜昌。參謀團全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其編製設中將主任一，少(中)將副主任一，少(中)將高級參謀十，參議無定，上校秘書二，中校一，另有各級督察員，副官電務員等，第一處担任軍事，設少將處長一，上校副處長一，參謀九，第二處担任政治，除參謀改處員外，餘同，第三處總務處設上校處長一，軍需副官等十餘員，政訓處另定，在川各軍師均設政訓分處，總計官佐七十九員（政訓處除外）。

追軍克復鎮遠黃平

南京三十日電，軍息 ， 王家烈部與中央軍所部，二十八日午後克復鎮遠，該匪向石阡印江方面逃竄。貴陽三十日電，匪於三十日被擊退後，扼守鎮雄關，旋被薛岳部擊潰，二十九日中央軍以吳縱隊由鎮遠向施秉黃平之線猛攻，以周縱隊由三穗經施洞口瓮谷隴向黃平之匪攻剿，期與黔軍收夾擊之效。貴陽一月一日電，黃平於今日拂曉為黔軍杜肇華旅克復，斬獲甚衆，匪向舊州方面潰退。杜旅已與中央軍取得聯絡，吳奇偉已到達重安江。王家烈猶國才今晨由馬場坪赴重安江晤吳，商今後剿擊計畫。退竄施秉之偽一軍團三十日經薛岳部及黔軍蔣德銘旅團剿，傷亡甚衆，狼

狠潰退。余以一部跟踪追剿外，另以主力攻剿退竄黃平之僞三軍團。

朱毛竄往石阡印江

重慶三日電，朱毛殘匪竄黔後經施秉黔軍與玉屛・淸溪之追剿軍薛岳部夾擊，業將鎭遠收復，匪僅萬餘人，往石阡・印江方面逃竄。該處黔軍侯之擔部正截堵中。按石阡一帶地瘠而給養困難，蕭匪去冬即被擊潰於此。據軍事家觀測，我軍追剿甚急，朱毛勢將蹈蕭匪覆轍，今後不易再往北竄。

何鍵報告湘西情況

何鍵三十一日上午九時在中山堂紀念週報告追剿近情，略謂竄黔匪大部進陷鎭遠後，經吳奇偉部急進痛剿，已於二十七日收復 ， 斬獲甚多，匪一部竄往鎭遠以北，一部尚在施洞口一帶。周渾元部已由三穗向施洞口一帶進剿，陳光中李韞珩各師分由劍河天柱向施洞口施秉一帶急進，沿途斬獲亦多。湘西方面，陶廣章亮基兩師已開抵沅陵，即與常德 ，灃陵，慈利，桃源一帶友軍聯絡，向賀蕭兩匪進攻。惟湘西地域遼闊，距省較遠，平時政令推行尙感困難，加以連年災患，人民痛苦萬狀 ， 每一念及，輒用傷懷，急應於政治方面設法解除。特於沅陵地方設立省委出巡辦公處，推定委員數人，前往負責主持 ， 所有湘西上游各縣政治之興革舉措，悉遵中央及本省政令，盡量推行，期以政治力量消弭匪患。省府自二十四年起除實行三年計劃外，對於改進湘西政治，特別注意，尙望全省民衆同加注意，並盼湘西父老特予協助，俾臻上理云。

東北通郵實行矣

十二月三十日中華郵政總局通告云：

爲通告事：東三省境內郵務，前爲情勢所迫，暫行停辦，業於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通告在案。茲爲便利民衆起見，將郵件包裹及匯兌三項業務，由山海關古北口兩轉遞機關負責承轉，所有寄往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之郵件，如封面書明省名及地名而無僞組織之字樣者，自一月十日起，均予收寄轉發，其包裹及匯兌，則自二月一日起照章辦理。特此通告。

通郵交涉之經過

北平通信，通郵問題，已於十二月三十日晚公佈，日本使館武官室 ，復於三十一日上午九時，用日文公佈一郵件寄費章程。根據塘沽停戰協定而來之兩大案，通車通郵，均次第實現。日關東軍代表柴山告人，謂華北中日關係，因兩案之解決，將日趨好轉，戰區殘餘問題，尤易解決云云。通郵交涉 ， 於國聯通過允許各會員國在技術上與僞組織郵局來往後，日方即向我方要求恢復關外通信，我方一再審愼考慮，於通信範圍及技術，再四研究。九月間中央派高宗武余翔麟二氏來平，會同政整會之殷同・李擇一爲交涉此案委員，日方亦以藤原保明・柴山兼四郞等，來平會議。幾經折衝，我方力避承認僞組織之嫌，故進行頗費週折。十一月二十三日外次唐有壬氏北來，始於是日上午七時在大方家胡同李宅正式開會。會中情勢頗緊張，亘一日一夜之力，於翌晨七時，將原則簽定 。唐氏返京，余翔麟及郵政專家，又與對方續議技術問題，至十二月十四日正午議竣，在北京飯店三一五號簽訂通郵協定七條，將來通郵辦法，均以此七條協定爲原則。該協定之大概內容：㊀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所有出入關郵件，均限在該兩處轉遞。㊁進關郵件貼用特製之郵票。㊂郵件上不得蓋用有僞國字樣之印記。㊃包裹匯兌之一切單據，不得印有僞國字樣。㊄裝運郵件之車輪亦不得有僞國年號，除車運外，更不得使用其他交通工具。㊅山海關轉遞局屬河北省郵務管理局管轄，古北口局屬北平郵務局管轄。㊆關外郵務上之一切淸算接洽等事，統由兩轉遞局負責云云。雙方會議時關於郵票最初頗有爭執，卒採折衷辦法。吾方初採用熱河行宮之白塔，日方因僞國原有郵票刋有瀋陽之白塔，故結果均取消。聞現僅採用之特製郵票。分三種花紋，一爲蘭花，二爲高糧，三爲長白山。此二種植物及一名山之被採用， 其中不少含意， 讀者於已往新聞中諒已知悉。山海關入口之郵件，仍用火車直運關內，古北口則正平治汽車路，以長途汽車司運載之責。關於籌備事宜，於協定簽字後，即已着手，本月十日實行通信，二月一日後推及郵局一切業務，當屬可能矣。





歲尾回顧年頭展望

蘇俄經濟長足進步

莫斯科十二月三十一日塔斯社電，各報統計一九三四年蘇聯國民經濟之發展，指出重要工業部門生產計劃之完成，冶金工廠在期前生產一千萬噸生鐵巴庫油田生產一千九百萬噸煤油，頓尼次區域生產六千萬噸煤。餘如汽車曳引機·黃金·化學·橡皮等工業，俱已完成其生產計劃。前此若干落後部門亦有重要之進展，鐵路運輸，已呈進步初兆，畜牧業已開始進步。零售商業已有廣大發展，總額達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超過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二十四。國家收入達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超過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一四。國民經濟中新投資額達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超過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一九。工業生產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重工業發展甚爲迅速，約增百分之二六·七。一九三四年穀物收穫由于國營及集體農場之鞏固，增二〇〇至三〇〇(百萬)普特。莫斯科一月一日塔斯社電，各報俱載一九三四年蘇聯之經濟上文化上之光輝成績，消息報稱，『俄國以增大之生產力，以重要工業部門生產計劃之完成與超過完成，以農村生產關係之調整，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切戰線上之勝利，以物質精神及文化方面之偉大開展，進入一九三五年』。該報指稱去年國際關係最重要特點即爲蘇聯在國際上影響之極端强化，蘇聯自覺一貫之和平政策，其結果遂成國際上之要角，若無蘇聯參加，則重要鞏固和平之設施，俱成爲不可能云。

世界小麥去年最少

華盛頓三十一日電，據農業經濟局報告，本年世界小麥生產爲自一九二五年來之最少者，估計世界生產除中國及蘇俄外，約爲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布希爾，而前五年之平均產量爲三·七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布希爾。該報告謂在未來數月中，世界價格有增加希望，因世界海運較去年水準略高，而去年南半球之產量爲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布希爾。

美對一九三五樂觀

華盛頓一月一日合衆社電，羅斯福總統今日在白宮發表一新年詞，稱「吾人希望不論美國有何佳運，均能遍及世界，使國際能獲得較大之諒解與最良之情感。美政府人員對新年均抱樂觀空氣，國務卿赫爾氏預料今年談判相互的新商約之結果，對於全世界之經濟恢復，定能獲得眞正之進步。勞工部長潘金斯女士在廣播演詞中亦預料工人於將來能獲得較大之經濟的安全。其他政府要人之言論，亦多抱樂觀云。紐約人民，慶祝新年盡情歡樂，狂歌痛飲，直達晨間四時，毫無限制，飯店旅館定座達十萬餘座，飯店主人估計，痛飲者有二十萬人，消費達二百五十萬元美金，西餐頭等價格達十元至二十五元。士女狂歡之情形，爲經濟蕭條以來所首見，各劇場·夜總會·旅館及其他娛樂場所均告客滿，社會人士均信一九三五年國家之繁榮，可以恢復，各娛樂場所之收入，均打破紀錄，各鐵路旅客之衆，亦爲已往五年中所未有。

希忒拉之慶祝新年

柏林三十一日電，德國元首希忒拉宣讀聲明，『予對所有武裝國人慶祝新年』，並致謝彼等在過去之勞績。該宣言結論稱，將來吾人功業應只知有一目的，即德國對和平之權利平等，光榮及自由之再生。

一位預言家的預言

巴黎三十一日合衆社電，據法國著名預言家弗萊雅夫人本日預言，一九三五年爲美國愉快之年，經濟蕭條期將終止，金元價格增漲，巧妙的外交將避免對日戰爭之危機。夫人又稱，歐洲將爲戰雲所籠罩，遠東將

有小戰事發生，中俄將牽涉在內。惟在此十二個月期內，實際不至發生戰事云。

日本通告廢棄海約

齋藤手交廢約照會

華盛頓十二月二十九日新聯電，齋藤駐美大使，於二十九日正午（日本時間三十日午前二時）訪問赫爾國務長官，手交華府海軍條約廢棄之通告文，該文如下：「逕啓者，本使根據本國政府之訓令，有通告左記事項於閣下之光榮，日本政府按照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署名之海軍裁軍條約第二十三條規定，玆對於亞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通告該條約廢棄之意思，因而該約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後失效。相應函達，即希査照。此致亞美利堅合衆國國務長官赫爾閣下，齋藤博。」

日外務省廢約聲明

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華府條約廢棄通告時，外務省當局，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發表談話式之聲明如下：㈠帝國政府當此次海軍裁軍預備交涉之際，與關係諸國協力商洽，以期帝國國防之安固，且欲充分發揮裁軍之實，而成立公正妥當之新協定，以剷除大海軍國間威脅侵略之危險，同時並期其減輕國民負担，故帝國政府本此見解，對於新協定之根幹，經愼重考研之結果。㈡既往之海軍條約，實由於承認大海軍國間之兵力差等之方式而成立者，然根據艦船兵器及航空機等進步之現狀，該種方式萬難確保今後之日本國防，因而新裁軍協定，應代替前述比率主義而設定各國得保有各兵力量之共同最大限度，爲協定之方式。㈢爲發揮裁軍之精神，除應使該項限度減少外，並使各國攻不足守有餘起見，將攻擊的武器全部廢除或極力裁減，以整備防禦之兵力。根據以上要旨，締結新協定，非僅與裁軍之宗旨切合，且又能確保各國國防之恒久的安固，此爲我國之根本主張，而向關係各國解說提示者也。然而華府裁軍條約，非獨承認帝國政府所企圖之最攻擊的艦船之全廢的艦種之保有，且又依比率主義，規定大海軍國間之兵力的差等，故該條約之存續，根據帝國根本方針，誠爲萬難容認者。且附以劣等比率一事，實損傷我國民之自尊心，國民實永遠不能滿足者。因此，帝國政府將該條約規定之有效期限屆滿時，（即昭和十一年）即行廢止，是爲適當。故根據該條約規定，在本年末，有通告該約廢棄之必要。此種意向，昔曾向英美方面預告其大略。再我方仍希望此次之預備交涉，最好能使其作友好的且有效果的進行，如能作到，實願與關係各國共同通告廢棄，然後互相努力於新條約之成立，認爲至當。於是帝國政府在先前對於關係各國，說明該項主旨，勸說其共同廢棄，然無一國予以同意，因此帝國根據該條約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決單獨的將此次華府海軍條約廢棄之意思，以書面通告美國政府。該項廢棄通告，已在條約明白規定，爲各締約國在條約上之權利，自不待言。此次帝國政府之措置，要不外欲代替該條約而欲締結最公正妥當並與裁軍精神相切合之新協定。由前述我根本方針觀之，實爲當然之歸結。帝國政府雖通告廢約，但仍願與關係諸國作友好的商議，故公正合理的新協定之成立，誠衷心所希望。因此進而作軍備之擴張或加害於國際和平等事，實帝國所不欲想像者，由於我方希望攻擊的艦船之全廢或大裁減　，以期確立不威脅不侵略之原則一點，即可明瞭。故關係諸國如能開誠佈公，對於此點加予考慮，則我方提案之妥當，當能諒解。各國除全廢其攻擊的艦船，或同意於現有勢力之大裁減，並進而協定其保有之兵力量之共同最大限度，則各國確保其不受任何威脅，至此，則恒久的和平關係之確立，得以完成，此乃帝國政府所確信者也。

美國復文送交齋藤

華盛頓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國務卿赫爾接到日本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之通知書後，立卽以復文送達齋藤大使，謂十二月二十九日貴國來文業

已接到，余即遵照華府海約第二十三條規定，將貴國通知書之騰本轉達各締約國，並以敝國接到通知書之日期通告各該國云。

美決行海軍大演習

美國加州聖比特魯二十九日合衆社電，美國海軍總司令李佛斯在本日日本正式通告廢棄華府海約後數小時內，對日本政府之行爲作霹靂之答覆。氏正式宣布，明年春間美國將在太平洋舉行歷史上空前未有之海軍大演習。演習地帶爲北太平洋之亞魯辛羣島及由加州至中間島。演習時間，將歷數月。四月間美國艦隊即在洛杉磯，聖第哥，舊金山，及普格桑各地動員。參加之軍艦共一百七十七艘，戰艦，大小巡洋艦，驅逐艦，應有盡有，另有空軍飛機五百七十七架，世界最大飛船麥康號亦在內。中間島爲前進根據地，軍艦作戰將前進至威克島（按該島在火魯奴奴以西），同時北太平洋艦隊沿亞魯辛羣島極端秘密向近年美國海容軍測量之秘密海軍根據地演習。據聞此種準備業已數月。

美代表團離英返國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美代表團今日已由南安普敦啓程返國，昨晚八時半由倫敦乘火車出發時，外交家至車站送行者甚衆，日大使松平，日總代表山本等，亦在其列。台維斯精神健旺，曾與松平殷殷話別，美代表團中某員旅行前聲稱，美人覺倫敦談話，能以友好幸運之道告成之，實出意料之外，美人希望列强明年能再集合，惟此事悉視日本之態度爲定云。

美即開始增築軍艦

華盛頓三十一日路透電，據華盛頓郵報稱，羅斯福總統已贊成增加海軍之預算經費，預算案不久將提交國會，預定三十萬萬元爲尋常經費。至於臨時經費之確數，則現尚未擬妥。主張依照海約所許擴大海軍力量之海軍程序，規定添造飛機母艦，並規定建造軍艦二十四艘。內有八千噸巡艦兩艘，驅逐艦三艘，潛水艇六艘，一萬五千噸飛機母艦一艘，及建造飛機二百七十架，依此程序，美國海軍將添招兵士五千五百人，共達八萬八千人。聞海軍部長史旺森將請國會准添募海軍軍官一千五百十三人，俾達七千〇十二人之總數。據可恃消息，羅總統又贊成增加自七月一日起會計年度內之陸軍經費四萬四千五百萬元。但核減陸長鄧恩所擬之預算，因將陸軍增至十六萬五千萬之計劃，在事實上爲不可能也。陸軍飛行隊之建造計劃，聞將分五六年辦理完成，而非爲原議限四年辦完云。

法義談判得告妥協

中歐各國均將參加

倫敦二日路透電，據最近巴黎消息，法義二國間現有之困難及奧國土地完整之担保公約二點，今日已成立妥協。其協定文之內容，須俟法外長拉佛爾與義相墨索里尼晤談後，始可發表。但路透社從可恃方面探悉，此項協定甚爲精密明晰，而無含糊稜稜之處。巴黎要津指此爲趨向安定歐洲之一大步驟，且爲軍縮史中之新頁。法外長明日游義之說甫傳，而法義協定之消息復盛，至是法義談判決裂之恐慌，乃頓冰釋：聞修改和約問題之困難，致使談判稍起頓挫者，現已擱置，蓋協定文中絕未提及邊界。至此協定文現爲備忘錄形式，後日將改爲草約，以便提交中歐諸國討論而核准之。此項協定文所涉及者，純爲法義難題，如非洲突尼斯義僑之地位，某殖民地邊境之劃定，及以中歐公約擔保奧國獨立是也。將來亦將邀請英國羅馬尼亞，波蘭，德國參加此不干涉公約。此項協定並包括義，獨，捷，匈，不干涉奧國內政，及不發動任何侵略云。

拉佛爾將訪問羅馬

倫敦三日電，此間外交界對法外長拉佛爾定今日首途赴羅馬訊，表示驚異。因今晨仍盛傳關於奧國獨立協定之談判，仍未解決也。嗣因拉佛爾親訪駐法義使，此問題遂獲得妥協，故拉氏將應義大利政府之招，前往羅馬。據「每日郵報」駐羅馬訪員訊，墨氏將親赴車站，歡迎拉佛爾氏。談判定於五日舉行，拉氏將於七日返法。據可靠方面訊稱，關於奧國獨立之一切技術的問題，因拉氏個人之努力而獲解決。某方確信，墨拉二氏於七日前定能獲得妥協，而簽定約文。義政府令報紙對拉氏此行，不發表意見，惟各方對此，均極感滿意，充滿興奮的空氣。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起
至二十四年一月三日止

（記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交通部新廈落成。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蔣由溪口到杭州，王寵惠亦到杭。

▲府令任命劉文輝等為西康省府委員。

▲行營參謀團自贛啓行入川。

▲日本通告廢止五國海軍公約。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日

▲同蒲路太霍段通車。

▲郵局通告東北通郵自一月十日起實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府令公布中華民國刑法及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

▲孫科到平旅行。

一月一日　星期二

▲建國紀念，中央國府舉行紀念會。

▲浙省府委就職，蔣訓話並閱兵。

一月二日　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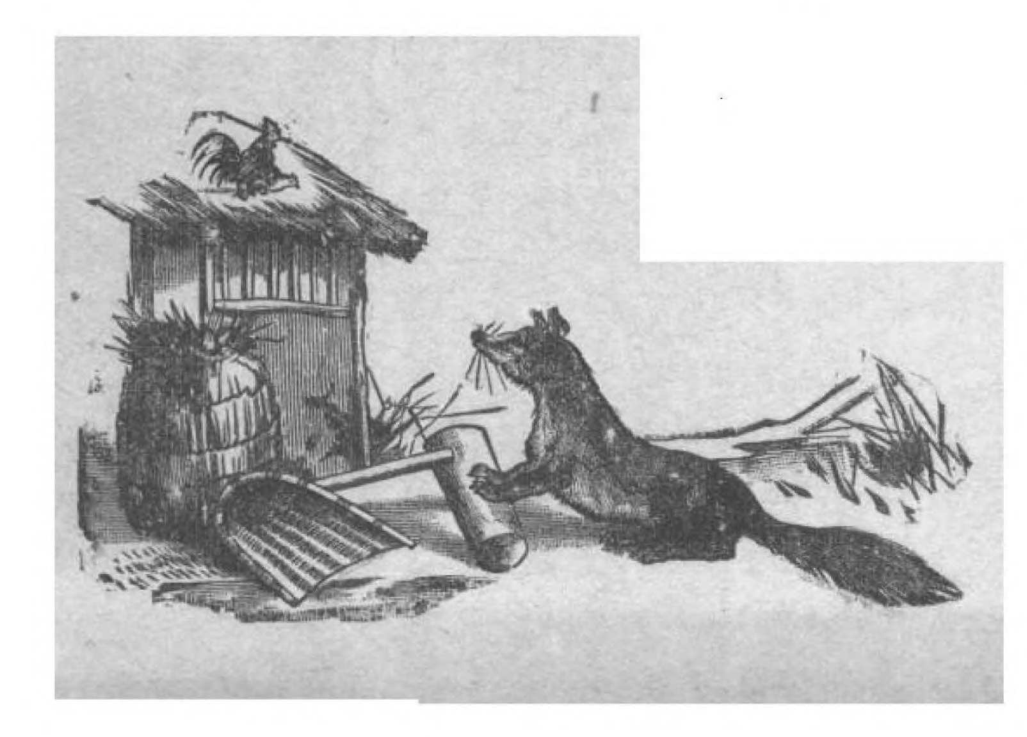
▲何應欽由京赴滬。

▲張羣參觀定縣後抵漢。

▲魯省黨委在濟被刺身死。

一月三日　星期四

▲行營參謀團離漢西上。



論評選輯



海軍談判之回顧與前瞻

日本廢棄海約之聲明，最後已定於今日正式通知美國。本報對此舉與遠東問題之關係，日前已略加論列，茲更就二閱月來英美日三國海軍初步談判之經過，再予申論，俾讀者得一較明確之概念，且藉以覘廢約以後，海軍會議之展望，作爲判斷今後太平洋局勢者之一助。

查海軍預備談判，始於今夏。當時因日內瓦裁軍會議失敗，故提前加以討論。嗣因時機未熟，談判匆匆擱置，十月二十三日始賡續進行，此次談判，至本月十七日無期休會止，爲期不及兩月，在此期中之談判，因受日政府決意廢約之影響，故毫無積極結果可言，而消極方面，亦惟有表現美日政策之根本矛盾性，與夫英國之徬徨無策耳。按倫敦談判中最初討論者，爲日本之提案，其內容大要如下：(一)保持防禦的軍備，以期實現實質的軍備縮減，(二)對於各國之海軍力劃一共同之最大限度，(三)以上述爲基礎，締結新約，(四)各國對於自國所必需之艦種，得自由保有，(五)廢止航空母艦，主力艦，甲級巡洋艦等攻擊的武器，(六)認潛艇爲防禦武器。統觀該提案之用意，其目的㈠在廢止華盛頓海軍協約中之比率制，而欲代以均等的總噸位制，㈡在限制美國一向堅持之大艦隻主張。其所謂防禦與攻擊軍備的區別，本隨列强軍事需要之立場而轉移。故此提案一經討論，美代表即表示反對，而談判遂發生僵局。

英國鑒於形勢之不利，乃於十一月七日對日提出一妥協案，其要旨如下：(一)容認日本軍備均等，(二)海軍力之限制，酌加總噸數主義艦種別及艦型限制之折衷案，(三)規定攻擊的軍備與防禦的軍備之區別。該妥協案中規定承認日本軍備均等一點，首先即遭美代表堅決反對。英日同盟復活說，亦於時發生，而英國自由領亦有反對英政府之表示，尤以南非斯末資將軍之演說爲露骨。於是英代表於十四日與美代表會晤時，遂又另提新案，在實質上仍主張維持五，五，三之比率，並特別容許美國保有較多之大型主力艦。然英方此項新案，仍未能將僵局打開，而決裂形勢，反愈顯明。英外長西門鑒於決裂之情勢，難以挽回，遂更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英會談中，提議訂立一暫時的自制約言，以防止一九三七年一月後，各國在無條約之情形下，進行競築，其主張爲(一)在某一期間(至少五年以上)，各國相互宣布其造艦之數量與內容，(二)質的限制，(三)繼續維持太平洋防衛之限制。但美國代表對於第三項辦法，以爲太平洋防衛之限制，與現行海軍力比率，在訂約當時本爲交換條件，不可分離，故表示堅決反對，英自由領對此，態度亦與美同。於是談判愈趨僵化。山本與賀特非爾繼續討論之妥協案，美國置諸不問，而談判遂匆匆休會矣。

至於今後之趨勢，據聞美國方針，將側重在不激起日本反感之條件下，從事英美兩國密切之合作。於此吾人所亟欲知曉者，即英美在已往，果曾合作乎？今後果有實現合作之機運乎？海軍問題之演變，要不能不以此答案爲基準也。

按美國外交，本以孤立爲傳統政策。對歐陸問題，向不過問。「九一

八」以後，美國務卿斯蒂生氏，爲維持遠東之協議制度計，曾向國聯表示合作，謀進一步之對策。乃當時與遠東有利益關係之首要國家—英國—不乘機與美提携，坐令遠東風雲，日趨惡化。而此次海軍預備談判中，英國兩次提出之妥協案，胥不顧美方觀點，而遭逢美方與自由領之反對，由此更可瞭然於英當軸之態度。推英方之所以出此，殆爲値今日世界多事之秋，其於遠東，殊有鞭長莫及之感，故不願開罪日本，且一部保守派政治家因襲其陳舊觀念，欲利用日本以牽制俄美在遠東之勢力，故英美合作，從未積極實行。迨此次海軍談判休會之頃，美國有放棄海洋自由之議，以消泯英美親交上之障碍，並聲言欲與英合作，共濟時艱，此種態度，至可注目。然觀羅斯福氏今日所努力應付者，仍不脫國內之經濟復興策，其於太平洋問題，舍着手築艦，以達到條約之限度，並經營夏威夷與北太平洋之國防，以備萬一外，對於維持華盛頓條約中遠東政策之原則，似未有實質之表現。試觀近頃美國之白銀政策，更可反映其消極態度之一斑。是則就美國言，亦尚無力圖英美携手，積極應付太平洋問題之決心也。雖然，以日本今日之氣勢，逆知英美終有感覺棘手之一日。惟其覺悟早遲，於軍縮進行殊有莫大影響。歐美一部分輿論，頗期待英美之能及早警覺，在來年海軍會議中，能集合與太平洋有關國家於一堂，通力合作，而收軍縮之實效，然居今論斷，英美政策之完全一致，尙不易言也。

國人另須注意一點，即華約廢止，不必即起造艦競爭；縱新約不成，亦不必即爲美日惡化。日本今日所取得者，爲先擺脫五，五，三之劣勢比率，則明年海軍會議時，可據平等之新立場，自由討論。至三國關係實際之推演，則變化正多，未可完全判斷。所可言者，英美若一致，日本將終取轉妥協之態度，若僅爲美日之僵持，則日本殆將强硬到底。是以今後局勢之關鍵，仍首在英國政策之趨向如何歟？

（錄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二

送民國二十三年

今天是民國二十三年最末的一天。報紙照例要作一篇送年的文章，我們請藉此機會，替本年中華民國的政治，外交，軍事，財政和社會經濟各方面，算一算草賬！

（一）政治　本年政治賬可以說以汪蔣通電始，以汪蔣通電終；可爲中樞鞏固之證。本年二月十一日汪蔣兩當軸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從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儉電宣達救亡圖存方策，主張以剿除赤匪治標，以生產建設治本。閩變戡定之後，仍本此旨進行，並望各地方亦復如此。又稱『自今以後，中央與各地方，更宜開誠相與，親密合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兩氏以感電聲明，對五中全會提出五項建議，劈頭就說：『夫和平統一，固爲今日全國共守之方針，而欲其實現，則必須中央對於地方解除其牽掣之慮，消釋其疑難之端。同時地方對於中央亦必須本休戚與共之眞誠，遵國家整個之政策，守法奉令，一掃昔日割據或形同對立之形勢。』由此兩電看來，至少所謂中央地方之親密合作，依然還是一筆未淸的陳賬，祇好過在來年的簿記上了。我們試看這一年中世界各國內內外外，解消了幾許問題，獨我們自家人需要合作的這筆老賬，永遠寫不出『兩訖』字樣，此是何等可痛？

（二）外交　本年的外交，簡直是祇有『舊管』，沒有『新收』，祇有『開支』，沒有『收入』。因爲汪院長在二月十九日行政院紀念週上說得明白：『有人問我，中國今日應取何等的外交方針，我決然的答道：修明內政，就是中國今日應取的外交方針。除此之外，合縱連橫，是自取滅亡。』綜合今年政府的外交，眞和汪院長所說一致，不但沒有合縱連橫的做法，就是通常的情報聯絡，都似乎不甚注意。不然，何至國聯行政院非常任理事明明無希望，而郭代表在落選的頭兩天，還有樂觀的報告到來？至於對日外交，更處處表現當軸艱難肆應的苦心，通車通郵，本是塘沽協定以來的

兩大要案。通車問題，擱擱了一年 ， 到本年五月三十日方由中政會通過交北平政整會去執行。通郵案的解決，秘密了很久，昨日始經郵政總局公布。這筆賬已經成爲「清訖」。此外整理對日債務，如平綏路借欵，交通部某項借欵，均有妥善的解決，祇可惜中國如此誠心親善，而日方始終沒有領情。所謂『戰區』問題，到今依舊存在，收回「馬蘭峪」，「東陵」一類的新聞，我們筆都寫禿了多少支，事實上這筆賬卻永遠收不下來，祇好又移交到明年去！

(三)軍事　講到軍事，是今年最有成績的了。從二月二十日攻克江西共匪老巢的興國縣起，到十一月十日收復僞赤都瑞金縣止，總算把盤據贛省六年的共匪勢力，根柢掃盪。祇可惜受了政治上不能眞誠合作的餘毒，蕭克匪部，從南路防線竄出於前，朱毛等號稱十萬的主力，又從南路防線竄出於後。假使沒有政治上的顧慮，中央軍早從北路抽調重兵到贛南，協同粵軍堵截，或者不致讓殘匪逃出若許之多。後來竄到湘南，本可望在湘桂交界黃沙河全州之間，包圍聚殲，想不到桂軍中了共匪聲東擊西之計，一聽恭城吃緊，趕急盡撤湘邊部隊，回顧桂梧，而湘軍忽遽之間，來不及派隊接防，竟令共匪大部，越過桂境，直趨貴州。現在湘黔川鄂四省邊區，更看看要成共匪集合的所在，以後縱橫出入，便利甚多，至於赤化全川，更多可能性。可見今年剿匪軍事，成績誠然很好；但是受了政治不統一的影響，並未『聚而殲之』。以後軍事重心，另行移轉，很像舊賬過戶一般，不過是另換戶名，而賬目照舊存在，這眞叫人萬分遺憾。

(四)財政　今年開始，汪院長就一再申明了生產建設的大政方針，所以今年的建設事業，確有不少的進步，最著者如鐵路公路之建築，導淮導渭之策進。一方面政府財政，卻是更加困難，所以今年雖有免除苛捐雜稅的善政，其實惠及於人民者甚少，而統稅增加，關稅改訂，在在予國內產業以打擊，政府收入，並也不能由此增進，轉因加稅而越發減少稅收，此外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壓迫，白銀問題的嚴重影響，國內政治之不安，日本外交之棘手，更處處使中國國計民生，受無窮之累。去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不了。今年掙扎一年，仍是喘息靡紓，且又新加創痛。不但農村破產，都市同樣蕭條，不但政府鬧窮，社會誰不叫苦？ 似這樣一篇未了之賬，移到來年，還不知要成何光景咧！

以上僅止略舉數端，可說是民國二十三年國家賬簿上不幸的結碼。如何清算，請待來年，要想「兩訖」，更須努力!!!

（錄十二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迎年之辭

年年一度元旦，元旦例有迎年之辭，故今年元旦，不能例外，但意義則未必同。

自國難勃發，已逾三年，距塘沽協定，亦近兩歲，而今年又適逢所謂國際危機一九三五之來臨！中國人今日，勢不得不處心積慮，以決定今年以後之態度。其決心更生？抑拱手待死？何去何從 ， 更無復徬徨之餘地矣。

中國近時，生機不少，而死象亦多。蓋片段言之，即過去一年中，在國民生活之各方面，亦不無若干進步。然遠瞻世界，近觀遠東，比較各國之經營，衡量本邦之需要。則無疑的可下一斷語曰：中國人努力太不彀！夫他姑不論，專論一點。憶自九一八以還，中國號呼國難，日本亦號呼國難，同時日本鼓吹國防，中國亦如之。然按諸事實，論其結果，則日本社會各方面，皆緊張努力，奮鬥不懈，同認定一九三五——六之目標，從各方面積極工作。故三年以來，日本之國防實力，殆又倍增。中國如何？則只間斷的聞呻吟國難之聲，而情緒不緊張，認識不一致，工作不刻苦。由今結算，中國國力，較三年前實際增加者，果幾何哉？國難以來，最常套語，曰：臥薪嘗胆。然實際行此者，爲日本而非中國。日本眞拚命生聚教

訓以應付世界，中國則畢竟止於口頭禪耳。吾故斷言曰：中國人努力太不毅也。

雖然，中國之病，非國民不愛國，亦並非無志救國。其故在於問題過艱難重大，而大家思想不單純，不貫澈，國是不決定，而精力不集中；故工作不無虛耗，人心不免搖動是也。茲者貴重之一年又過，而國際之危機瞬來，中國今後，不更生，即待死！吾儕中國民族子孫至此，論理衡情，勢應一致眞誠發願，避死求生，萬不容再徬徨坐誤。吾人焦悚之餘，謹向全國同胞提出二義，以爲今年之共同目標。其一：願同胞俱集中意志於救亡之一點。其二：願同胞俱認定救亡須自救經濟起。請伸其說。

關於第一點：吾人以爲過去改革及建設成績之少，畢竟由於意志不集中。蓋或不滿現時政制，或偏重社會未來，或輕視外患，而流於輕浮，或根本悲觀，而終於頹廢。加以感情利害之衝突，理論見解之不同　，其結果，人才本少，更不能各盡其用，國力本微，而復自己虛耗之。意志不集中，工作不齊一，遠大計劃不能設計，艱難事業不能進行。今爲除舊更新之計，必須先集中全國意志於一點，即一切不論，先求救亡！易言之，望一切有知識有良心之中國人，乘此歲首各各發願曰：誓使中國不亡，使中國民族不作奴隸！在此期間，一切學問事業，皆以達到此誓願爲目的。許論人物政事亦概以適於救亡與否爲惟一之標準。過去不談，未來不論。現時中國人之一切聰明智力，俱積極的耗用於此一大問題之解決，無論從事軍政教農工商，皆勿視爲個人職業　，應皆認爲担負一部分救亡任務之職業，誠如是也，庶幾精神可以振作，情緒可以緊張，一切消極的積極的罪惡可以減少，然後工作效率可以增進，種種計劃，可以確立，一切改革建設，可以計時而課其成功矣。

關於第二點：國難以來，中國人最痛心，亦不得不痛心者　，爲無國防。然國防云者，豈易言哉？誠以國防爲國民實力之總和，而尤以經濟爲基礎。民窮財盡，豈能言兵，徒手空拳，豈能言守，無基礎而談國防，徒招怨而取禍耳。且今日中國地位之危險，更非九一八前之比　，條約不足賴；均勢不足恃，國聯不足求庇，外交不足得援。塘沽協定後之中國，完全赤裸裸的賴自力以爲生存，是以，必須自負全責，步步做起！而同時國民經濟上之危機，亦自最近而日益暴露，試觀最近，美國稍稍收買生銀，中國頓時感受困苦。經濟脆弱如此，是証明本身自然不能維持生存，更從何談及收復失地。是以今日之事實狀況　，爲中國不但不能佈置軍事的國防，且即在平和相安之狀態下亦將不能自保。吾人鑒於此重大危險，深願同胞同覺悟一點，即救亡須自經濟的自救起！今年以後之共同目標應置於經濟。應認識凡足以增進經濟者，即爲盡救亡之任務，即爲建設國防之初步工作。因此之故，對外務利於維持平和狀態，放棄高談闊論，先求家給戶足。工作務達到最大限，浪費務減至最小限！政府是否值得擁護？社會各部門之服務者是否爲盡其職責？推而言之，一般中國人是否可稱爲中國民族之好子孫？皆應視其是否能覺悟並担負此任務以爲斷也。

本文暫不涉及具體問題之討論，但有可聲明者，根據上述見解，凡每一中國人，俱有其應盡之任務。事實上，國力以民力爲因素，各區域各社會力量之總和，即爲國力，是以吾人今所請求於全國同胞者，無論服務何種事業之人，皆勿自輕，應各覺悟皆有救亡之任務！官吏軍人教員技師工商業者，從中央到各省各縣，職無大小，位無高卑，當茲元旦　，應俱發願，各就其事業或職務上努力工作，共同救亡！一般學生青年，應俱認識自己受教育之目的，專爲修養救亡之技能！我全國同胞誠能自今一致如此立志發願，則自中央至各省各縣，將立時瀰漫緊張嚴肅之氣象，一切善可以表現，一切惡可以消除，則經濟的自救，將依全國一致之願力，而迅速達成，中國之更生無疑矣！本報同人今後將本此基礎的見解，執筆以隨全國同胞之後，甚望各界人士有以致之也！

（錄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本年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之展望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吾國民經濟在此年初，當亦有決定全國經濟大計之必要。然因中國經濟不幸爲落後的次殖民地經濟，萬般經濟活動俱不得不被動的受世界列强經濟之極大影響，故欲定本年中國國民經濟之大計，首應展望本年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之傾向。吾人於此，願與國人作共同之努力，而姑貢所見如左。

本年世界經濟之前途，以常理言，當不能脫離由去年累積而來之事實的基礎。關於去年世界經濟之事實，吾人已於上月十九日詳加論列，並根據該項事實，準照經濟科學之學理，以行預測。吾人以爲：從經濟部門觀之，依然繼續消沈狀況者，應爲農業部門 ， 國際貿易部門及一般金融部門；農業之消沈及生產過剩，爲一般農業日益資本化及多數小生產的農業益受打擊而又不能不勉强繼續生產（因小農除勉强繼續生產外更無自活之道）之必然的結果；國際貿易之消沈爲在列强間自去年以來繼續未變之集團經濟政策亦即損人利己的經濟政策之必然的結果；一般金融業之消沈又爲除特殊工業外一般產業俱在沈滯途中之必然的結果。反之，在本年中可以有相當發展者，應爲金屬工業（因列强在一般裁軍條約無望及海軍限制條約無更新希望之後，必然盡量的擴張軍備），一般軍需工業（理由同上）及若干消費資料工業（因在軍備競爭時代工人及中產者之購買力可相當增加）。次從國別觀之，大致美國經濟最有進展希望，因在羅斯福新政權之下 ， 必能依尚未盡量適用之通貨膨脹政策及軍需工業膨脹政策之盡量實施，而獲得日英在前年及去年所曾獲得之同樣好況；次爲英國，因英國亦尚有進一步實行軍需膨脹政策之可能；次爲日本，因日本尚有盡量利用所謂日僞統制經濟政策以圖在中國發展之餘地；其餘資本主義各强國經濟大致縱不惡化，亦難良化，因其餘各國大致既不能行通貨膨脹政策，又難進一步實行更大的軍備擴張。次從全體觀之，全世界經濟除蘇聯外大致仍當在一面有跛行的相當好況，一面有長期的沈滯蕭條的途中——此爲前述各層之當然結果，不待多言。

經濟政策本應根據經濟事實而定，故在上述本年世界經濟展望之下，列强之中心的經濟政策，應不出下述五種：(一)集團經濟政策之强化及擴大化，尤其日僞間之集團經濟政策 ， 法集團及蘇聯集團間之集團經濟政策，金本位集團國間，更應有此傾向。(二)農業資本主義化政策及農產品傾銷政策之强化，此爲列强金融資本必然向農業找最後出路及列强擴大軍備(因備戰必須重農)之當然歸結。(三)通貨膨脹政策之擴大(美英日等)，反通貨膨脹政策之强化(法比蘇等)，及現金爭奪政策之普遍化——此爲集團經濟政策及軍備擴大政策之當然歸結。（四）一般工業品傾銷政策之强化，理由自明。(五)列强在統制經濟名義下之經濟軍事化政策之强大化，此亦軍備擴大之當然歸結，蓋現代戰爭準備之擴大必不能不使全國經濟處於軍事的統制之下也。

中國國民經濟在上述世界經濟及世界經濟政策之展望下，果將如何？依吾人觀之，在經濟前途上，殆將處於只有消沉而無良化國之列，蓋中國適處於被世界經濟政策集中攻擊之地位，一方面受日僞統制經濟之榨迫，一方面受各國尤其美國的通貨膨脹政策之高壓，而另一方面復將受第二五年計畫將近完成之蘇聯低級工業及農產品之打擊也。而不幸在經濟政策上似又不能遽採用與世界列强相同之政策，因一則無適當的集團可以加入，二則無法使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三則通貨膨脹政策之實行或將惹起政治上之不利，四則工業本無基礎，抵禦外品之不暇，何能談對外傾銷政策。唯一可行者，只有國民經濟軍事統制化一途，然徒行此政策，而無實際的其他內容以充實之，亦何能挽回本年國民經濟上之頹運？如此，則當本年經濟開始之初，吾國民眞有更加努力一番，澈底作整個國民經濟大計的研究之必要矣！

（錄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政治的審計之必要

近年各級政府機關的行政效率不甚顯著，即在當局者亦不諱言；一部分政治領袖因此很想用種種方法來增進行政效率，行政院年前特地設立了一個行政效率研究會，並且辦了一種刊物，把研究的結果按時發表出來，給全國各級行政人員做借鑒，這是一個例證。不過依據人們一般的看法，當局現在的措施——像行政效率研究會的工作之類——似乎偏重於瑣細的手續的方面，而忽略了基本的策略的方面。誠然 ， 各種瑣細的手續的問題，在行政上也有很重要的關係，必須隨時改進，隨時變革，絕對不許忽視。可是從「集中力量救亡圖存」的立場來說，怎樣可以使各級政府機關

的「力」盡量地發揮出來，並且能夠運用適當，更有研究的必要了。所以我們今天談談政治的審計，同時以爲這是增進行政效率的一個基本問題。

「審計」二字從字面上解釋，可以簡單地說是：審核與計算。我們說到政治的審計，或許有人連想到審計院審計部一類的機關，而以爲審計祇能適用於財政方面，不能適用於政治方面，其實不然。第一，財政可以審計，政治也可以審計，第二，財政需要審計，政治也需要審計，第三，我國政治上現在還沒有注意到審計，他國政治上早就重視審計，而且各種建設興革的步驟，都依着審計的結果做根據了。關於第一第二兩點，理由很淺顯，我們可以省却說明，關於第三點，祇要稍稍注意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實行以來的施政程序，也可以根本明瞭，他們差不多把工業化的許多設施，按照定期，拿數目字表現出成績來，就更可見審計的作用了。我們現在且略述政治的審計之必要：

人們大概還記得去年長江各省大旱之際，行政院會有設立糧食運銷局的決議，負責主持糧食運銷局的孔祥熙先生在八九月間似乎還說過：已經派員分赴各產糧地區從事採購，一俟秋涼，即可運往災區辦理平糶。現在秋季早過了，冬季也快盡了，不但很涼了，而且嚴寒了。試問糧食運銷局所採買的糧食究有多少？運到何處去了？幾時辦的平糶？這些問題，不但社會上沒人知道，便是政府本身怕也沒有十分明白。如果政治上有了審計的話，我們想這件關係救災的大事，結果一定不會這樣模糊不清，這是一點。近幾年來大家嚷着農村破產和農村崩潰一類的話語，要救濟農村，復興農村；政府也因事實上的需要，設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的具體工作和成績安在？大家也就不很明白。倘若復興農村眞要倚賴這個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又老在兩年以來的靜止狀態中，那末農村的復興，眞等於河清難俟了。如果政治上有了審計的話，我們想這個關係國家根本的農村問題，決不能永遠當個作文章的題目來看待，這又是一點。民國二十一年政府爲要促進財政，改善實現財政公開，曾經設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直隸行政院，組織條例是是年六月十一日明令公布的，然而年來增加統稅，修改海關進口稅率，以及其他和中央財政有極大關係的問題，幾會聽說財政委員會提出一些意見？現在行政上各部門的浪費，儘管有人高談節流，實際並未減少，又幾會聽說財政委員會有過一些主張？如果政治上有了審計的話，我們想這個機關不一定會長此毫無聲息，甚至社會一般幾乎已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機關的存在，這又是一點。我們在這裏隨便舉了幾個例子，或許有人會疑心我們對於糧食運銷局等幾個機關故意非難，其實絕不如是；我們祇就許多可舉的例子中間舉出一小部分來說明政治的審計之重要而已。

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的運用，究有如何具體主張，我們沒有深刻研究，不很明白。不過像現制中的監察院明明以檢舉失職違法爲任務，而一般人却專以糾彈貪污爲其主要職權，這似乎太偏於消極方面。而且從理論上說，因爲要防止貪污，便設立一個這樣龐大的機關，也覺得太不經濟，同時又似乎太輕侮了作官的人們。孫先生的政治思想是積極的，他重視監察權的理由，應該是以失職違法並重，所謂失職，內中包含有應爲而不爲的意思在內，換句話說，檢查政治成績，即我們所謂政治的審計，亦應在監察檢舉之列。我們深信：政治應該根本是建設的， 若說因爲要救亡圖存，所以才要建設，那便不通了。因此，我們無時不在熱望建設事業的進展和行政效率的增進。依我們的意見，監察院不當僅僅着眼於官吏之違法貪污，更應當審核官吏之辦事效率，有無失職。如果監察院能彀放手實行政治的審計，行政效率必定可以立時增進許多。譬如說植樹運動，每年到了三月十二日全國各地都照例舉行，看看紙面上的報告，某縣植樹幾千，某市植樹幾萬，眞會令人想到材木不可勝用之盛。究其實際，祇把樹苗移植一下，移植以後怎樣？便不一定有人注意，縱或攀折枯死，也會看作事理之常。又如平民教育，今天一個計畫，明天一個辦法，紙面上的成績，眞是冠冕堂皇，其實結果如何？幾時可以掃除全國的文盲？誰也沒有個計算，誰也沒有誠心誠意實地去求掃除文盲實現。假使實行政治的審計，便得問問植樹和平敎的結果，如果成績不良，也得察其原因，課其責任，設有不盡責不努力者，即予瀆職處分。這樣，植樹和平敎果然可望獲得良好的結果，其他一切建設事業，也都如此，說了就得做，做了就要做得好，舉一反三，無待細說了。

最後我們感覺厲行政治審計，實施成績檢查 ， 在高呼救亡圖存的今日，格外有其必要。我們試看近兩年來，政府在文字上作過多少工夫，當局在工作上費過多少精力，然而文字不白作，精力不浪費者有幾？世界危機迫切，國內難題山積，我們縱令定下計畫，晝夜並進，還恐無濟於事，如再悠忽泄沓，說而不做，做而不好，世界誰能容得我們這樣慢吞吞地救亡圖存？我們在新年開始，提出這個問題，誠懇地希望當軸注意！

（錄一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鶴亭衆異訒庵公渚來游虞山別後奉寄　無恙

有朋。遠。方。至。相見。俄。坦。率。索我。東。海。隅。青山。捫。一。蝨。散策。共。徐。步。鼓枻。復。促。膝。湖村。盛。春。游。烟艇。危。乙。乙。故相。昔。廬。墓。一草。乾。坤。謐。三已。亦。無。慍。偃臥。任。譴。黜。撥棹。叩。墟。里。荆莽。行。瑟。縮。枯柹。爨。作。薪。坏土。我。能。悉。微茫。辨。碑。字。得句。美。防。溢。訪碑。盡。有。圖。俊逸。借。吟。筆。公渚並工山水歸哉。興。匪。淺。城頭。黑。如。漆。一燈。定。游。程。待旦。頗。倉。卒。長謠。入。新。林。入山時聞衆異吟聲陽阿。晞。汝。髮。入寺。行。負。手。琢句。坐。抱。膝。下字。重。九。鼎。偷閒。抵。千。日。岫雲。懶。不。動。嶺雲。去。莫。詰。梁侯。欲。買。山。求田。計。非。拙。山中。事。瑣。瑣。一雨。長。松。朮。欲采。持。贈。君。共保。烟。霞。質。羣公。天。下。士。雞黍。頗。不。恤。袖中。海。南。香。郁郁。入。我。室。跫然。此。空。谷。古歡。託。篇。帙。山水。作。談。助。此會。保。眞。率。梁黃。

善。說。詩。謬評。到。頑。質。憐才。過。飢。渴。所學。百。不。失。衆異亟稱仲聯春山女兒背詩合座。醒。不。醉。投轄。愼。亡。逸。出門。看。星。斗。座香。散。衡。華。霜紅。能。復。來。停車。庶。可。必。

新歷歲除前一夕雨中訪翼謀龍蟠里圖書館爲賦長句　纕蘅

聽雨。難。得。山。館。佳。論文。難。得。霜。檠。偕。徂年。百。倍。情。緒。惡。訪君。夜。話。顏。爲。開。交衢。冠。蓋。競。徵。逐。天許。寂。寞。娛。吾。儕。俞理初薛。慰農風。流。尙。在。眼。龍潭。故。事。知。者。誰。春盤。嘉。會。騰。萬。口。江東。顧。五。石公骨。已。灰。酒狂。頗。亦。關。世。運。眇然。人。物。供。推。排。君學。欲。追。惠。松。崖。君才。殆。過。章。實。齋。書城。投。老。詫。何。福。肯以。憂。患。攖。天。懷。燹餘。里。乘。劬。掇。拾。世議。未。可。疑。其。私。白下。舊。人。君。所。稔。堆胸。況。有。蘭。成。哀。期君。泚。筆。成。掌。錄。火速。喚。取。詩。魂。回。君居白下久時方有金陵廱公錄之輯

纕蘅命花匠爲聿來堂補植數花木賦謝

石遺

吳中。夏。嘆。欲。成。災。花樹。凋。傷。太。可。哀。病柏。枯。枏。憔。悴。盡。黃梅。絲。李。死。生。回。草堂。差。勉。將。背。寄。榿木。還。應。待。乞。來。喜汝。蜀。人。知。此。意。杜陵。詩。句。不。須。催。

題梁衆異爰居閣詩夢圖　映庵

坐穿。木。榻。苦。吟。詩。樓外。潮。來。繫。夢。思。廬寄。黑。焦。能。跡。遠。杯斟。碧。海。總。言。巵。蔡邕。避。怨。精。心。在。杜牧。談。兵。卷。舌。馳。一語。道。君。圖。畫。意。此生。何。待。問。龜。蓍。

奉題善子畫象　大壯

鄉山。松。桂。晚。青。蒼。夢落。吳。船。萬。里。長。畫史。並。時。推。絕。詣。網師。終。古。占。斜。陽。東頭。屋。近。頻。呼。致。南部。書。成。好。弆。藏。五十。須。眉。財。過。二。宵來。井。絡。耿。星。光。

逸塘先生至南昌遂北上別後郤寄一首　艾畦

去住。渾。如。不。繫。舟。盤空。健。翮。俯。雙。流。山中。聽。雨。經。三。宿。脚底。奔。雷。帶。九。州。下榻。近。聞。尊。孺。子。種瓜。遺。事。說。東。侯。梅花。數。點。垂。垂。發。且可。重。來。共。一。甌。

西山遍訪王石谷錢牧齋河東君黃大癡墓　仲雲

拂水。巖。頭。石。最。奇。燒香。浜。外。草。絲。絲。清衙。苔。字。題。徵。士。短碣。秋。原。訪。畫。師。紅豆。無。莊。東。澗。老。青山。埋。恨。一。峯。癡。虞山。未。覺。風。流。歇。楓葉。飄。騷。入。夢。思。

謁戴東原先生墓（墓在几山距屯溪十五里）　演生

新安。學。派。盛。於。斯。吉士。聲。名。萬。世。師。（先生以校書授翰林院庶吉士時皆稱曰戴吉士）漢宋。門。庭。終。有。別。乾嘉。緒。論。未。全。衰。荒寒。孤。塚。迷。秋。草。珍重。遺。書。失。楚。辭。（孔刻戴氏遺書屈賦注未收）倏已。百。年。禋。祀。絕。誰尋。貞。石。與。刋。碑。（先生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嘉慶十八年始葬几山無子以弟瀌鄉先生子中立嗣後復中絕洪楊亂後墓已失至民國十四年始由戴氏族人覓得然一坏之土僅覆遺骸墓前尺地已犂爲田矣）

急雨　疑庵

誰將。九。疊。龍。潭。水。移我。齋。中。造。一。奇。坐對。高。簷。觀。瀑。布。十分。雨。氣。任。侵。眉。

浪淘沙（以彊翁遺著分寄歐美圖書館並綴此詞）　榆生

孤負。百。年。心。悽斷。商。音。人間。何。地。著。悲。吟。辦得。藏。山。餘。泪。墨。山影。蕭。森。歲序。苦。侵。尋。誰度。金。鍼。他時。聲。價。重。雞。林。回首。上。彊。邨。舍。好。待起。沈。陰。

隨筆

凌霄一士

光緒帝既立，同治后阿魯特氏封嘉順皇后，光緒元年乙亥二月逝世，諡曰孝哲。其死由自殺，慈禧有以致之，而遠因伏於册立時。翌年丙子五月，御史潘敦儼疏請表揚潛德，更易諡號，懿旨斥以「逞其臆見，率行奏請，已屬糊塗，並敢以傳聞無據之辭，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交部嚴加議處，而亦未能明舉事實以折之也。關於同治后之私家記載，傳播較廣者，如薛福成「庸盦筆記」云：

后爲今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幼時即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穆宗俾自定之。穆宗對如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爲中宮，而封鳳秀女爲慧妃。大婚之夕，后應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譌字，穆宗甚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於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懾諸太監，又性羞澀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値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於皇后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即位，皇太后懿旨封爲

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崩，年二十二（按李慈銘日記謂年止十九，容再考。）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雖猶未敢昌言，而不直慈禧之意自見。當時官京師者所著記，如李慈銘日記云：

（乙亥二月二十日）聞昨夜漏三下，穆宗皇后阿魯特氏崩，年止十九。后幼讀書知大義，端靜婉肅，內外稱賢。洎正位六宮，每聞諫助。自奉儉約，時手一編。然道路之言，謂入選時聖母意在慧妃，而母后以后莊重，力贊成之，聖母終不慊也。故宮中服食供御，妃后略等。去冬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將愈，加恩宮廷，即晉妃為皇貴妃。及穆宗病甚，聖母頗責讓后。上崩，后即服金屑，欲自殺以殉，救之而解。禁中事秘，莫能質也。然自大喪，后即寢疾，婁聞危殆，竟以弗瘳。從先皇於地下，后何恨哉？謹記其略，以待信史。

（三月二十七日）自前月恭賦嘉順皇后輓詩，僅得數聯而未成。今日檢得其稿，因足成二律。后以狀元之女，作合天家，為千古所僅見，其賢又足副之。彼蒼不祐，降喪迭至，得非故相之餘殃耶。悕夫！（按故相指后祖賽尚阿，時新卒。）

恭賦嘉順皇后輓詩二章

繐唱廉歌送素車，永安宮裏咽悲笳。碧桃愛種千年果，白柰愁簪二月花。阿母層城誰遣使，玉皇天上自攜家。靈衣颯颯因風舉，知是長門望翠華。

凶門柏歷罷繇儀，猶象深宮大練衣。扶荔風香圖史富，濯龍花發宴游稀。傷心寶玦辭瑤媵，幾見圓璫妒玉妃。鳳御裴回知有恨，平恩銜命向金微。

（丙子五月二十六日）潘敦儼江寧人，故雲貴總督諡忠毅鐸之子，由蔭生刑部郎中為御史。聞………其片奏有聞毅皇后絕粒吞金之事，請特旨表揚，改定諡號，則誠謬矣。幸而朝廷寬政，不窮其事也。使詰以聞自何人，責其明白回奏，將何辭以對乎？孝哲皇后去年之事，異論甚多，臣子之心不無傷痛。要之此疏設上於甲戌十二月乙亥正月之時，據當日之傳聞，求兩宮之調護，攄所隱痛，婉其措詞，東朝聖明，必為動色。即或觸怒而得辠，天下當諒其心也。今長信之逝，已越稘年，諡號尊崇，典禮無闕，而忽為此論，徒駭聽聞。且匹婦捐軀，

有待旌異，中宮坤極，何所表揚？豈綽楔之榮可加之陵寢，節烈之謚將增其徽稱乎？不學之言，可爲不思之甚矣。然敦儼入臺，今甫數月，必其昔日備聽人言，有所感激，故乘亢旱之災，抒其積疑之隱。觀過知人，君子無深責之可耳。

記后之死，亦溯述册立時事。詩則意頗隱約。論潘敦儼事，寓褒於貶，假責備爲慨喟，饒有太史公風神。近臣如翁同龢，其乙亥二月日記云：

（十九日）嘉順皇后臥疾已久，今益劇矣。

（二十日）晨起，聞嘉順皇后於本日寅初一刻崩逝。國家不造，至於此極，驚涕不已……是日申刻奉移壽康宮斂奠。故事在乾清宮，設旌於宮門外之右，此時不便如此，中旨遂定於壽康宮舉辦一切。

（二十一日）與恭邸同入見於西暖閣。皇太后流涕不止。……餘皆論嘉順皇后病情，不能悉記。

所記殊簡，蓋未敢明言耳。他如文廷式「知過軒隨錄」「聞塵偶記」所述后事如下：

（知過軒隨錄）孝哲毅皇后一目重瞳子，福相端嚴，不好音樂，作書端麗。比以身殉，天下痛之。潘敦儼之奏，雖愚忠，亦公論也。

（聞塵偶記）孝哲毅皇后，性好書，嘗節省宮中用費，以萬六千金購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余時應試在京，此書乃寶名齋所售，故知之。前年奉慈禧太后懿旨，石印圖書集成，其端蓋基于此。

毅皇后絕粒殉節，危篤之際，慈禧太后賜以藕粉一盂，又延二日，服金屑而殞。舍生取義，庶民猶難，出自天家，可以震耀千古。御史潘敦儼請加旌表，雖因以獲咎，而毅后之節由此益彰，不可謂無補也。（盛伯羲云：天生一人，必有一用。潘御史人極樸拙，然此疏首陽之節四字，使毅后行實著於將來，雖以此觸怒謫官，然不可云無益世教。此眞無所爲而爲之，不愧忠烈之子也。）

又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及卷三所記二則云：

皇后聞德宗入繼文宗，不爲穆宗立後，泣涕堅臥不起，出怨言。太后召至宮，切齒大罵，批其頰者三。后父崇綺遣人以死諷之，遂不食七日崩。

毅皇后之立，慈安主之，非孝欽意也。慈安既薨，孝欽益憐愛慧妃，諭帝宜加禮遇，無事不得輒至中宮。（按慈安係於光緒七年辛巳始逝世。）穆宗重違兩母后意，

恒獨宿宮中，鬱鬱不樂，奸人遂誘之游幸民間。后嘗書戒嬉二字，榜於座隅，以規穆宗，海內皆知其賢。穆宗垂危，后入宮問疾，孝欽惡其不先白己，詰責甚厲。后憤然曰：『妾乘鳳輦從大清門入，天下皆知，今入宮問皇帝疾，有何罪名，而勞太后詰問？』孝欽疑后有意譏己，遂大詬曰：『婢子汝以我為未嘗入大清門乎？汝由我而入，安知不由我而出？』穆宗崩，遂不為立嗣，逼之自裁。

亦可參閱。此外私家記載述后事者尚不乏，宮闈邃密，不免傳聞異詞，其死由自殺，則衆說所同也。至「清史稿」之記后事暨潘敦儼事，於后傳云：

二年五月，御史潘敦儼因歲旱上言，請更定謚號，謂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內，道路傳聞，或稱悲傷致疾，或云絕粒霣生，奇節不彰，何以慰在天之靈，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無據，斥為謬妄，奪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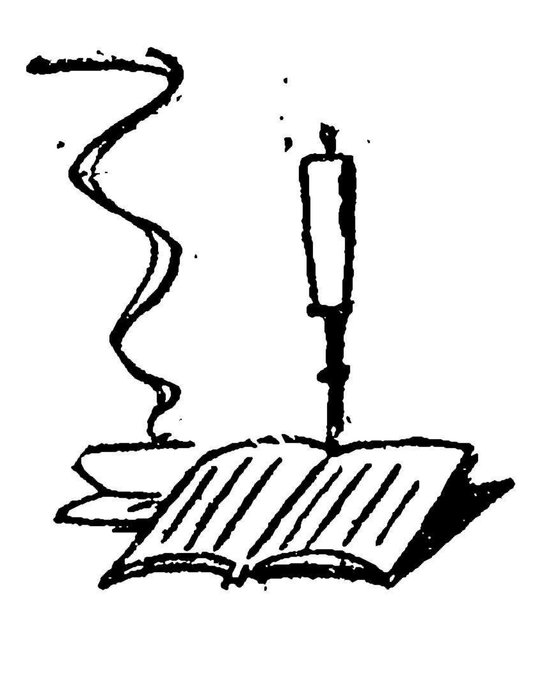
於崇綺傳，謂后「以身殉」。於吳可讀傳附傳敦儼，謂：

以任子官工部郎中，遷御史，默念穆宗嗣統未有定議，孝哲毅皇后又仰藥殉，遂疏請表揚穆后潛德，更謚號，並解醇王奕譞職任。詔嚴斥，奪職。歸隱於酒，閱二十餘年卒。

敦儼疏言二事，摺請開除醇王差使，片請表揚穆后潛德也。

× × × × × × × × × × ×

（附答好雲氏君）承　示舊聞種種，甚感　雅貺，稍遲即迻錄，以光篇幅。『趨庭隨筆』係北平朝陽學院出版部發行，與「長沙瞿氏家乘」均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代售，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可代購。



自殺

屈軼

女兒如菊，儘纏着他要錢：

「爸爸 ，給我做套洋花標的旗袍吧！現在洋花標多便宜哪，二角一尺，已經是上好的料子了。爸爸，你給我做一件旗袍吧。你給我二元，——祇要二元呢，可不多吧！」

女兒也不算小了，十八歲年紀，在豊田紗廠做工。看看那一付容貌，雖然六七年的苦工，使她暗淡了一點。但一個女子應有的發育期的光彩，却還是掩不了的。尤其在這夏天，唇邊頰邊，總透露着一份水紅色。怪惹人愛憐。

他默默的回過頭來，向女兒身上身下打量一會。心頭一陣子酸，像十分抱歉似的回了句：

「唔！讓我向你哥哥要去，爸爸現在身邊可沒有哇！」

勤生木匠於是從長櫈上站起，向前顛了顛；再把身子穩定，伸了一個懶腰，向門外走去。

是禮拜天。

一走出狹小的草棚子，就覺得胸頭開曠不少。勤生木匠於是吐了口氣。可是畢竟年老了，在這吐氣的當兒，又感到有點腰損。骨節僵化了，不容你自由地伸縮了。

從三十幾歲起，就在東×紗廠木匠間做工。 現在快近五十歲了。 十多年來，幸免於餓死凍死。而又把長壽如菊這一輩子養得長大，這是勤生木匠不得不感謝東×廠底老板的。雖然勤生木匠一家，還不免於住草棚子，喝南瓜湯飯過日。但兒子長壽，現在在喜×紗廠做工，居然很得到辦工會的先生們信任，做了喜×工會裏委員，成了個場面上人物，那又是使勤生木匠感到非常高興的事。

兒子長壽，就在喜×工房裏住，帶着他老婆小鴨子。這從周家橋到勞伯生路長長的一段路，勤生木匠，不管有事無事，每禮拜總要揀空跑一趟的。今天給女兒如菊一纏，向他要錢，他又記起要到兒子家去了。

一路是飛揚的灰沙。灰色的小車，灰色的人力車；在灰沙裏滾。太陽白熱地照着；黑色的煤屑路，浮了起來似地冒着烟。這麽個天氣，勤生木匠眞不想出門。但勤生木匠倒並不是單爲女兒如菊打算，一家五口，老婆和還有二個小的，如菊的弟和妹 ，都是等着要飯吃的。老婆又是七老八病的，有時候還不得吃些藥。而自己袋子裏，是空空的。

向兒子去要幾個錢，本是他早已預定了的。

算來，七口的家庭，倒也有四個人做工賺錢。兒子長壽在織布間裏，十八元一月，女兒如菊和媳子小鴨子都各在粗紗間裏，也各有靠十元一月。自己是十六元。要過活也可以過活了。可是近來米價突然飛漲，女兒如菊又愛打扮，今天絲鞋子，明天粉盒子；再加每天早晚從周家橋到豐田紗廠這一段路上十幾個銅子小車費，自個兒賺，也祇够自個兒用了。因之，這一邊家，僅有自己十六元，就不容易開銷了。

『但這又怪誰呢。』勤生木匠一邊走，一邊想。也不管脚踏着土地，像踏在火坑裏似的。『女兒家，年紀大了，總愛漂亮的 。 再說如菊那些個姊妹淘裏，多穿得花花綠綠地；如菊也够可憐了；沒穿過一件有光的綢兒緞兒。洋花標旗袍，怎麽也不讓她要一件嗎？』

走過了豐田紗廠，到了中山橋邊。再過去，是兆豐花園的後面了。那一段路上，眞是個好區處呵！大樹遮着蔭，燥風不時從葉間技間送了過來 。 長旗袍，短袖子。紅頰兒，黑眉毛的女學生，一個個在這里散步。有的還跟着或挾着個大翻領短衫，洋褲子，洋鞋的年青男學生。看去，日子對於他們，眞是快樂的不容易說清楚。勤生木匠的不怎麽善感的心，此刻也爲女兒如菊發酸了。

走上了極司非而路一端 ，沿街兩旁，就有不少賣西瓜的担子，賣酸梅湯的担子。勤生木匠聽一聽他們叫賣聲，喉裏感到些渴，幾次想停下來買牠幾個子；可是幾次忍住了 。 終於又橫過了街，到了曹家渡中心泗陽茶樓前面了。

十六路無軌電車，空隆空隆地響着鐵鏈子，駛着過來。汗沾了一身，脚有點軟軟的，勤生木匠又想等一等，化六個銅子，坐這電車去。在一家戲院外水門汀走道上站了一會，看一看這三叉口上擠擠挨挨的人們，像出窠的蜂似地，儘攢，儘動；也就把這坐車的想頭失落了。 一會兒， 勤生木匠又挨着藕粉担子，酸梅湯攤子，西瓜担子，向勞伯生路走去了。

膠州路快到了。在那里，就是喜×工房的所在。

從一條不很開闊的弄裏擠進去，轉了幾個灣子，折到了喜×工房。

那工房正對着工廠。但隔着條弄，又隔着座圍墻 。 工房周圍是拉圾和汚水，被太陽一薰蒸，發着奇異的難聞的臭。西瓜皮，以及其他腐爛的食物到處拋棄着。綠蠅黑蠅，麕集在那上面，宴會。人一走過，那些宴會者們，便哄然飛揚起來，有時，還爭逐你汗香，一路嗡嗡地唱歌。直等你把它帶到黑小屋裏，消失了牠的影子。

兒子長壽，是住在二十號後間。勤

生木匠推開門，傴着背進了屋，祇見媳子小鴨子，還睡在床上沒起來。

「是爸爸嗎？」病苦地說着，床子咭咭地一響，把黑得發霉，霉得像要掉下來的夏布帳子掀動，伸出了一個病黃的女人的臉。

全個房間，祇有二條破櫈和一張三脚架似的桌子。勤生木匠一屁股坐在靠窗的櫈上。櫈子斜了斜，險些兒跌了一交；好容易穩定二條腿勤生木匠才坐住了。

「你身體不好過嗎？」接着，勤生木匠問『長壽呢？哪去了？』

「是的，爸爸」。床裏人並沒有想起來的意思。「一禮拜不上工了 。大概又是胎氣發作了吧 。兩脚全腫了起來。」

說到「胎氣」，勤生木匠也有點兒高興。人雖然窮，抱孫子那一份福氣，似乎也應該消受一下子。但一想到做工的過活困難，又不免使勤生木匠冷了半截。

「有沒有找個醫生賺賺呢？」不期然地，這麼說了出去。可是床內却「嘻」地笑了。

「爸爸說那里話，這些個病，那用醫生瞧呢。——爸爸，你來找他的嗎？他一早起 ，就給辦工會的先生叫去了。」說着，又似乎在笑。

「哦！長壽到工會去了嗎？」勤生木匠立刻感到光榮起來。「可有什麼事體呢？……又是相商加工錢嗎？」

勤生木匠一連串問了好多話，床裏人可沒有回答 。祇聽到她咕咕地在轉側，一面還「嗄唷唷」在喊痛。

「那麼……我找他去。」說着站了起來，被壓得支不住的破櫈，這時，也開始吐口氣似地拱一拱背。「眞是無事忙，怎麼自家女人病在床上又什麼也不管的跑了出去。……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嘴上偏裝出一派正經地埋怨口氣。

媳子聽到公公那麼個貼己話，也就歎了口氣說道：

「爸爸，你別去找他了。這麼個火熱天氣；多早晚他總會回來的。你在家裏等他吧！」

「不。我有事，我有話跟他說。你好好兒養養神，我去找他。」說着，又闔上門，走出來了。

喜×工會在櫻花里。那是勤生木匠所知道的。而且勤生木匠還好幾次以工會委員的父親大人的資格，去到那邊找過兒子。辦工會的先生，對他也是滿和氣的。勤生木匠倒有點歡喜到那個地方去。

櫻花里十二號樓下。門面特別地來得光彩。全櫻花里屋子，都剝落得很可觀 ，木料如同蜂窠似地全霉爛得起窟窿。祇有這十二號，却一體粉刷。玻璃窗子外加紗窗，洋紋鍊門外加紗門。一

進到屋子裏。正當中擺着張大菜桌。桌子兩邊，八把洋椅。靠分間壁上，高高地懸着中山像。辦工會的張先生，和兒子長壽，還有二個青年工人，正坐在洋椅上靠着桌子，在說話。

『哦，是爸爸嗎？』長壽一臉歡笑地站起，拖開一把洋椅，讓勤生木匠坐在一邊。同時，辦工會的張先生，也點着白西瓜那麼樣的胖頭，笑逐顏開地招呼着。

『請你坐一下。咱們還有幾句話要講呢。』兒子長壽低低地說了句，又坐到自己位子上。這時辦工會的張先生又正一正臉，繼續說下去。

『所以，他們的話完全是不可信的。』張先生說着，又從手邊拿過一張報紙來。『你們看，資本家的嘴，眞可謂甜極了；他們反對新稅則，他們自有理由，他們說他們負擔了國稅千餘萬元，養活了勞工數十萬人，可稱無負於國家，有益於社會了。他們又說自九一八以來，農村衰落，營業不振，呼號乞救，已逾一年，恩澤未施，摧殘轉甚，國家即不爲棉紡業計，獨不爲年徵千餘萬之統稅計。——啊哈哈，說來眞是有理。其實都是欺人之談呀！』

張先生說到這裏，便一陣子張眼舞眉地大笑。長壽們也竊竊和着。勤生木匠於是也移一移屁股，像要加勁注意地聽個明白似的。

『但他們 立刻又自己 打自己屁股了。你們看。』張先生笑完了，夾一夾嘴，把二頤上映出二個渦渦兒，接着又說：『他們說：稅率的變更，影響棉業很大，咱們國裏關稅，歷來很低，弄得每年入超貨值——那個那個入超貨物的價值呀，有數萬萬元。年來因爲海關稅率提高，進口貨，極端地減少了。卽就棉布說，二十年進口約一萬七千萬元，二十一年一萬一千萬元。二十二年五千六百萬元。眞減少一萬萬元呀。那麼這些自己廠家負擔的千餘萬元的統稅，有什麼稀罕呀！這還不是自己畫個紙老虎，自己給牠戳破了嗎，啊哈哈……』。

張先生 爲了要證明自己 見解的正確，把入口貨值，當作稅入來說明了。

於是張先生隨手拋開報紙，隨手捧住了肚子笑。長壽和其餘二個工人，立刻沉下臉，點着頭稱是。他們是討嫌老板們那付假仁慈的態度的。現在竟在國家這名分上，也裝出義俠神氣，他們更其討嫌了。仇恨的心，使他們不敢再和着張先生笑 。但遲到了一會的勤生木匠，卻不知道張先生中心論題；對於張先生這一席話，還似乎不很明白。

『可是他們還有更惡毒的宣傳呢！』張先生立刻又揮起手來，『他們說，這是咱們政府和日本政府有了那個；爲了討日本政府的好。所以把稅則重新訂一下。眞是豈有此理！這眞是什麼話呢。

你們做工的，大都不知道那個。很容易被廠家利用。以爲新稅則訂定了，中國紗廠一定要關門了。工人們多要失業了。輕易地又鬧起事來了。所以我今天召集你們預先要給你們說那個些。』

張先生於是咽了口痰，把茶壺往嘴上送。咕嚕咕嚕地喝了一大肚子茶。長壽們屏息靜聲地翻着眼瞧住張先生，等着。勤生木匠又移一移屁股。

『第一，中國是次殖民地國家，』張先生伸出了左手，豎起大拇指。『外國人可以在中國開紗廠。單就日本紗廠說吧，有日華紗廠，有內外棉廠，有同興……有什麽什麽，有絹絲廠——哦哦，那是絲廠了。但不管牠。總之他們那些個廠都在咱們上海開着。政府即使提高關稅，他們可會受影響嗎？不，不，決不。而且還一樣——和咱們中國紗廠一樣受着保護，那麽那麽，便是稅則減低，又有什麽呢，而國家稅入，却要增加一萬萬了。第二呢——張先生又揮一揮手，再伸出一枚食指——關稅低了，洋貨源源而來。花標綿布之類，便立刻便宜起來。咱們做工的，固然肚子要吃得飽，但身體也不可讓牠凍壞呀！咱們一月所入甚微，祇好把工錢極少量的一份，來添置衣服，但洋貨沒有時，國貨總是非常地貴，咱們可買不起。現在呢，咱們都有機會穿便宜衣服了。關於這個道理，經濟學書上是有得說到的。經濟學懂得嗎？經濟學就是講叫人如何打算過活的書呀！我讀過那麽厚一大冊，我這話還會錯嗎？』

於是張先生擺起頭來。長壽們也聲聲口口稱是。

『是呀！所以我說過咯，現在政府是處處爲我們着想的哪！』長壽終於勇敢地拍着胸說了。

勤生木匠看一看兒子倏忽起伏的手，心底裏在悠悠然高興，微微地笑了。一邊還想！『是呀！怪不得如菊說，洋花標便宜了，要做一件旗袍呢？』

『當然。當然。』坐在長壽左邊的一個蠻子，也說了。『祇要看現在政府允許咱們聚工會，就可知道長壽哥的話不錯了。張先生，你看是不是？』

『是呀！』張先生立起來，却是放低聲音說：『現在政府，處處在厲行保護農工政策，壓迫資本家。不過這句話，不明說吧了。即就這次新稅則說，綿布稅固然放低了，得以增高咱們的購買力。而機器稅，却增加了。因爲資本家全靠機器來剝削咱們工人的汗血的呀！少買一部機器，就可使資本家少一點剝削我們的機會；這也是經濟學上第三十六頁上說起過的。所以我的話，句句都有出處的。你們應該竭力向兄弟淘裏去宣傳，叫他們要齊心一德，援助國家，別被資本家利用，又要鬧什麽事了呀！』

張先生說着，便在室內走了起來。接着又撩開白門簾子，走進內間去。拿了條手巾，出來拭着汗。

『今天，我就是爲了這一點事，叫你們來的啊！』最後張先生像放下一肩責任似地這麼地作了個結語。

於是長壽們知道訓話已經完了，也就各自笑開着臉，立了起來。勤生木匠正在想入非非地讚歎張先生眼光的深遠，讀了那麼多的書，懂了那麼多的事。兒子長壽就少那一份培養，要不然，現在怕也不像張先生那麼些個。那麼做爸的，可不是更有面子了嗎？然而——這想頭終於給長壽打斷了。

『爸！我們去吧！』長壽叫着。勤生木匠才開眼一看。笑了。那麼個高高大大的兒子，也够可愛了，可還妄想別的嗎？於是答應着：

『好的。』再回頭，和張先生招呼了一下。『再會啊！再會。』

爸兒倆出了櫻花里，走上破爛的勞伯生路。勤生木匠向兒子開口了。

『長壽，你有幾元錢嗎？你妹想做件衣服，花標便宜了呢。家裏也想買斗米。米將要漲十六元了。——你有那些個數嗎？』

兒子長壽和勤生木匠差不多高，但稍稍胖一點。聽到爸爸這話，立刻低下一個頭來。

『爸爸——怎麼辦呢，我可也不湊手。這個月工錢快散了。可是小鴨子有了胎氣，停停息息的，合計起來也祇做二禮拜工，還不到五元錢。孩子大概下一個月要養了。我也正想把她送到周家橋那邊去呢。因爲我這邊屋子大不行也沒有人照料。』

竟料不到，兒子長壽却反過來向爸訴苦了。但爸是仁慈的，並不責備兒子，說他太愛管閒事，不免也用了些閒錢。他總以爲兒子主意是不錯的。兒子是處處爲國家爲政府幫忙，難道國家政府會沒有好處給他嗎？一定會有的，待着吧。一定會有的。

『那麼，暫時，我向劉處去借一些好了。』

勤生木匠說着，也就各自靜默下來。

十六路無軌電車，呼呼地駛了過來。掌車的，拚命地敲着脚鐙，噹噹地響，催勤生木匠爸兒倆讓路。兒子長壽猛回過頭來，一把把勤生木匠拉過到左邊去。

走回到膠州路口，勤生木匠催兒子長壽趕快回家去看老婆；自己却站在路口等電車。

『什麼時候搬來呢，請你通知我。也讓我在那邊打掃個地方出來，放張床舖。』

『那麼，等我回頭去商量一下吧。

大概下一禮拜天，怎麼樣。』

勤生木匠點着頭，滿臉笑容的，睬送着兒子回去。

勤生木匠就有牛馬那樣一份心。從不曾懷疑自己過分的勞苦是不應該的。從不曾覺得兒女媳婦一切和自己生活習慣有些不大相合的行動，是不對的。什麼事物，他都加以善意的解釋。人家有什麼相勞他的時候，他也總盡自己能力做去。所以在東×廠裏做了這麼多年工，却不曾跟着人家鬧過一次事。兒子長壽，也不是個火氣勃勃的男子。但有獵狗那麼樣一付雄健的體力，能够在獵人的指導下，過山越嶺，毫不歎一口氣。女兒如菊，却在另一方接受爸爸一付性格。那就是容忍和軟弱。不能像別的廠裏女工似地，擺出一付冰霜似的冷臉，打發一切工作。廠裏賬房先生之類，偶然有機會跟她點頭微笑，她也一樣以好意解釋，報他一個微笑點頭的。就是勤生木匠的老婆呢，雖然常常因爲病，性氣不免躁了些，但也能把全家事體，安排得落落實實。所以勤生木匠的一家是困苦而和平的。

電車來了。勤生木匠從一種對於兒子杳渺的希望和難說的喜悅中，醒了過來，上了車。在擁擠的三等車廂中，他又從兒子想到張先生，又從張先生突然想到申×廠輪班楊老七。勤生木匠覺得張先生今天說的話，和前一禮拜楊老七對他說的話，有不可解的關節。

那是禮拜三一個晚上。木匠間是向來沒夜工的。輪班楊老七，穿了一身黑拷衫褲，拖着雙拖鞋，拍着把團扇，來到他家裏閒談。

一間草棚子，孤另另地搭在離東×工房幾丈遠空地上。日裏頭，毒辣的太陽烤着白地。傍晚時候，那白地上發出來的熱氣，就包圍着這草棚子。全草棚子感到悶熱。勤生木匠晚飯是在草棚子外一塊空地上用的。

楊老七來了。勤生木匠立刻放下筷子，叫如花小女孩子去端了一條小竹椅。就請楊老七坐在一邊。同時勤生老婆和如菊，却也知個禮數，端了飯碗，往草棚子裏去吞。

勤生木匠歡喜喝杯黃酒。在酒杯邊，他們談話開始了。

最初楊老七和勤生木匠，當然是互談些家常細事。接着便談起兩人同在做事的廠裏事情。勤生木匠一聽到楊老七談起廠裏事情，他就異常關心，且也十分慎重措詞。一則楊老七是個輪班，雖然和木匠間關係少些，但也是個頂頭上司。二則做工朋友淘裏，總說楊老七是「資本家走狗」，愛打聽做工的說話行動，害人。但在他看來，楊老七原不過想多混幾個錢，倒也「嘸啥」。不過勤生木匠碰到這種時候，畢竟總把一切工人間恩恩寃寃的話頭，放開不談。

可是今晚楊老七也不愛刺探什麼消息，祇是一路爲着廠家營業不興隆歎息。他說：『中國的棉業，眞的太不行了。開了二十多年的廠家，像東×那樣的，怕也有關門的危險呢。』他又說！『要是咱們廠家眞地關了門，那麼不但我那統黑栲衫褲要上當舖去，就是你老哥那杯黃湯怕也沒得喝了吧 。』他又說：『所以咱們做工的不要不心滿意足，咱們現在還有一椿工做的，即使工錢刻苦一點，像去年那樣減了薪，也還是幸福的。沒有工做的人，像江岸邊的水浪，都沸沸滾滾想爬上岸來呢。一等自己飯碗丟了，或是給別人搶去了，那時候，你眞是怨天不得，怨地不得了。』他最後還說：『雖然咱們做工的，有的是力氣；但總要有買你力氣的人呀！老板們一方面要爲着中國這個國家爭個面子，不讓市上儘用外國人棉布之類，挽回些利權；但一方面又得爲做工的着想，至少至少，總得用一筆錢，使那個賣氣力的人吃一頓飽，再長出些氣力做工呀！但是這個國家太不爭氣了。人人貪圖便宜，歡喜買洋貨。政府裏做官的，也愛和外國人打交道，不把老板們看在眼裏，種種地方使老板們吃虧，弄得什麼都爭不過人家，像白太陽下瓜藤子，一天天枯乾下去！那時候，咱們眞撈不到南瓜吃了。』

這時候，勤生木匠正放下酒杯，接過如花手裏一碗南瓜湯飯來喝，聽到楊老七狠狠地提高聲音說出這一句，不禁瞪着眼，終於吃驚地問了。

『老七哥，那麼樣說來，咱們廠家眞的要關門了不成。我以爲總是老哥說說笑話，發發牢騷呀！倒底咱們老板怎樣了？』

『老板怎樣了嗎？』楊老七斜着眼頓了一句。同時揮着團扇，拍一拍脚下蚊子。『你還不知道嗎，咱們老板已經在申報上登了啓事，說要洗手不幹了。咱們那些棉紗廠，說已交給姓什麼黎的管了呢？』

很快地吃完了南瓜飯。勤生木匠用手抹一抹嘴，接着說：

『姓黎的，姓什麼的來管，廠總還是那麼的廠，工總還是那麼的做，還不是和戲台上換皇帝，紅臉的來了，也是這一套，白臉的來了，也是這一套？』

勤生木匠還擺出種安然的態度。

『哈哈哈，』楊老七笑彎了腰。『你眞是個好人。這一點講究也不明白。廠裏有許多工人，都在想動手呢。他們那批强盜，都想趁火打劫。說要反對資本家關廠啦！說要防制資本家藉口裁員減薪啦！說還要組織什麼後援會啦！打狗團啦！說實話，那些工人眞地太胡鬧，太不明事理了。那個老板想關廠呢？那個老板不想生意發達，多用工人呢？那一個老板想減少工人工錢使工人餓肚做

不出工來呢？都是沒有法想呵！我是知道的，就說咱們老板吧，銀行裏已經借了六千三百萬墊欵墊上去了。雖然老板是大的，可是這筆債也是不小啊！難道咱們做工的，不應爲老板着想，讓他減個把工錢，稍稍拚補一點嗎？這些個强盜眞是一點也想不明白。……』

聽到這里，勤生木匠確然動容了。

他不是不知道廠裏那些工人的行動。確實的，這半個月來；廠裏工人，不但組織種種的團體；他們木匠間裏昨天還有人提議要向廠家請求米貼。每一個人都說，米價飛漲到十六元，工人是不能餓着肚子做工的。越是有錢，越裝窮，即使老板負幾千萬債；那也是老板有負幾千萬債的「底子」在着。這個「底子」，並不是老板自己手裏長出來的。却却相反，都是咱們兄弟背上手裏刮弄去的。這個「底子」，都是咱們兄弟汗血築成的。咱們難道沒有權利要求他不許關廠，維持下去嗎？實際上，老板們是沒有一個不自留地步，在他那固有的底子上，自己留下些來過他快樂的生活的。咱們現在索性來更進一步，以要求米貼，做個起頭；防止老板們裁人，減薪，甚至於關廠。……當時勤生木匠聽了這些話，也非常同情；以爲老板們說生意不好，要關廠，都是說說的，相信不了。七八年前，勤生木匠也碰到過這樣一會事；倒頭來，申×廠還是一年年開下來，還加了一二家。現在同事們提出要求米貼，正是話講到心窩裏哇！但勤生木匠的處世哲學，又限制了他這一份高與，並沒有參加他們這一行動。要是廠家眞的答應了米貼，全廠裏人都有，獨獨會讓勤生木匠沒有嗎？何況自己是吃了東×十多年的飯，穩重了十多年，老了，還再造反嗎？但這一份心，木匠間裏的人，因爲平日勤生做人老實，是諒解他的，並沒有脅迫他，一定要他依從。然而此刻楊老七說了一番洋洋灑灑大道理，却把他昨天那一種的同情也摔開了，米貴了，不是可以吃蕃茄和南瓜嗎？年頭不行的時候，連竹根樹皮也得啃，小石子也得吞呢，何必一定要求米貼，眞是沒有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人家。

『是的，這個年頭兒——』於是勤生木匠說了。『老板也是有苦說不出呵！所以我情願自己刻苦一點，吃南瓜湯飯不願再向老板要求米貼了。』

『眞的，還有人發起要求米貼嗎？』楊老七立刻抓住他話頭說，『是的，我也早已知道的。』但楊老七接着又換過口吻，想從勤生木匠處刺探更多一點的消息。

勤生木匠全不注意到楊老七那種與奮情形，且自己整個靈魂已融化在楊老七底思想裏；於是原原本本，把他所曉得的關於工人間的行動和組織全多吐露

了。而且說出那些人是發起要求米貼的領袖，那些人是主動反對關廠的最激烈的人。最後，他還說：『我本來是不願說這些話的；但我聽了你那一篇話，我可憐老板；所以全告訴給你聽。你一定不會疑心我也參加的吧！』

『說那里話！說那里話！』楊老七說着，立了起來，『便是我，也不會把這話告訴別人的呵！咱們不過隨便談談吧了。我也是個工人呀。』

於是楊老七，又雜談些別的；終於蹀着胖胖的身體，拍着團扇，拖着拖鞋，拷衫索索地發着響走了。

勤生木匠也若無其事地乘一會兒涼，再攢到草棚子裏竹床上去。

然而現在，勤生木匠想起來，自己的話，似乎有點不大那個了。在張先生的話裏，不是明明說，咱們做工的要幫國家，幫政府，同時還幫自己，却不應該幫資本家。那麼自己是已經做了一樁錯事了。

在夢夢地追想中，電車終於搖了一搖，停在曹家渡三角地上。勤生木匠這時才感到肩頭和肩頭，屁股和屁股，相互間傳遞着的熱氣。同時，還感到自己一件洋布衫，已經給汗黏住在背上臂膊上了。

喘了一口氣，下了車。擠到酸梅湯和冰淇淋担子中間，站了一下，等人走的空些了，自己再走向白利南路去。

白利南路絹絲廠工房裏，有他表姪袁中郎住着。

表姪是個洋學堂裏讀過書的，說什麼有像秀才那麼底子的，高小學堂畢業生。現在却在老廠織布間裏做工，二十四元一月。

勤生木匠一走到那工房面前，就有些說不出的異樣感覺。那工房真是乾淨，整齊；像旅館似地。一衖橙色的磚砌的圍牆。圍牆內，一幢樓房，靠左；和圍牆成直角形似的起着。靠右，是平屋，和圍牆成平行線。一連五行，每行可有八九間屋子。屋子木料全是洋松，上了紅漆。過道上沒有絲毫零星拋棄着的什物，一律用石板砌成；屋前小空地上，砌着小小的圓石子。——眞是乾淨，整齊；而且幽靜。

『然而這是東洋小鬼辦的工房呀！』勤生木匠把這想頭膠似地在心頭凝住。

表姪是住在那樓房第四號。他上了樓，推門進去。表姪正在桌旁看報紙。房間並不怎麼大；橫直地舖着二張床；都撐着雪白的蚊帳。桌子上整齊地擺着書本和文具。

『呵！表叔。請坐！請坐！』袁中郎起來招呼。是白削臉，瘦個子。

『……』勤生木匠默默地坐在一邊；沒說一句話；也許他感觸太深了；也許這里的生活環境，使一個像泥猪似的，永遠在潮溼的與骯髒的泥沼裏過活慣了

的人，有些吃驚了。

「表叔，你看到你們廠裏老板的啓事和談話嗎？」袁中郎很有興味地說。

勤生木匠搖着頭，說：

「我可不知道呢。我又不識字，那些報紙上道理，我全多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嗎？你們廠裏可沒有什麼事嗎？」袁中郎看看勤生木匠並不關心自己的廠，也就把興趣減低了。

「沒有什事 。 報上可有什麼謠傳嗎？」然而勤生木匠却又給表姪問得關心起來了。

「是的。前幾天報上登着啓事，說你們老板告退了，由一個什麼姓黎的來經理了……」

「那我知道的，」勤生木匠緩緩地答。

「可是後來又有說你們那些廠要由政府來管理了。……

（「那麼我們應當更守本分了」勤生木匠想着，却沒有說出）

「而現在呢，你們老板又發表了談話，說以前托人經理，全因自己身體有病吧了，現在病好了，所以自己又來幹了……至於交給政府辦理那些個話，是靠不住的。……

（「那麼，咱們不是又可以無風無浪做着工了嗎？」）

「其實呢，」袁中郎看勤生木匠張着沉思的眼，於是下着斷語說：「中國資本家祇有向外國人屈服的。做個買辦才行呵！就以咱們絲綢廠說吧，咱們絹絲廠年年可以賺錢，閘北絲廠却一倒就是幾十家呢。 咱們這國家，眞是挖肉補瘡，怎麼也沒有法想的了！除非是——除非是——」

這表姪儘發揮他大道理，然而不是勤生木匠所能領解的了。但表姪還是與哄哄地說着，直到最後一段話，却又那麼響亮地打動了勤生木匠。表姪說：

「那情形 ，是和一個沒法過活的人，躺在馬路上，讓人家汽車輾過自己身上，使家裏人領得幾個撫郵費，用以過活，差不多。可不是嗎？中國人做的事，那一樣不取這麼個自殺政策呢？」

「這眞是一個傷心的故事呵！」勤生木匠想着，但他仍不表示什麼意見，直等表姪議論發完了，他才向表姪開口借錢。

表姪並沒有給他失望，他欣欣然，拿着注錢回家了。 （未完）



書

高爾基作
鄭效洵譯

不管在我的內心里有沒有善良的人性，我却受惠於書，我老早就深信藝術比人類還要高大。我愛書；我把每一本書都看作一種奇蹟，把詩人看作奇蹟的工人。一提起書來，我就不能不動深情，不能不與奮。也許這是可笑的，但是事實却是如此。他們也許會說這是一個野蠻人的興奮呢。那就讓他們儘管說去吧，而我却是——不可救藥的。

當我把一本新書，把一件從印刷局里，由於一個小英雄——排字工人——的勞力，並由另一個小英雄所創造的那種機器上面製造出來的東西，拿到手里的時候，我就覺得有某種活的 ，能言的，奇妙的東西跑到我的生命里去。這又是一部聖書呀，是人作的，說的是關於人的事情，是關於這末一個活人，除他以外，世上就再也沒有更見美好，更耐尋思，更值我愛的活人的事情，是關於這末一個活人，地上一切偉大與美麗的東西，全憑了他的辛勞和天才，纔得以造成的活人的事情。書把我帶到人生裏去，不管這人生在我看來有多熟識，而書總能告訴我一些我所不知，我所不曾從人身上觀察出來的東西。有時，一整本書只含着偏於一方的新意，但是，也就是這種新意，纔使你能同那個人神密地接近起來，使他顯出另外一副笑臉或歪面給你看。

我們頭上星空之燦爛，宇宙機構之和諧，即使被天文學者們描述得那麼使人心折 ，也都使我一樣地冷淡且不動心。在我看來，宇宙並不見得有天文學者們所形容的那麼華麗；在我看來，在各種星球世界的生死之中，無意識的渾沌要多於神聖的和諧。

看哪，在天河的深處，太陽已經消失了 ，整個太陽系都沉歿在黑暗當中了。這我並不覺得惋惜。但是，那個優美無比的幻想者，卡米爾·弗拉瑪麗昂(注一)之死，却顯然使我憂傷。

我們所寶貴的任何一種美的東西，都是由人捏造，並且由人告訴我們的。不幸得很，人也偶爾給我們捏造苦難，把苦難顯得更加劇烈，更加尖銳，例如陀思妥夫斯基(注二)，波特萊爾(注三)，李奧帕迪(注四)，和別的人便是這樣。但是，即使在這里面，我也只看見他們在那兒努力，把我們生活上的那些受壓迫的和惹人厭的東西，加以潤飾，加以淨化。

在我們週圍那飽含敵意的自然里，

本是沒有美這東西的；人，從他自己的神經組織里，纔把美揑造了出來。把美這東西傾注到沼澤和森林中去，傾注到稀疎地長着青苔彷彿生了銹一般的花崗石中去的，乃是芬蘭人。自己叫自己信服沙漠實在可愛的，乃是阿剌伯人。美這東西，是由於人之切望着牠，牠纔發生的。令人驚歎的，並不是一座山堆砌得亂七八糟不成樣子的那種景緻，而是人將他的想像灌輸進去纔有了的那份美。

人有多麼從容，多麼慷慨，使自然飽含着美這東西，這實在是椿可驚的事，而更可驚的則是因為這個地球根本不是一個叫人住着會很舒服的地方。我們只需回想回想地震和颶風，暴風雪和洪水，大旱和嚴霜，害虫和微菌，以及許多別的東西，就可以知道人要不如現在那麼英雄的話，那麼，這些東西會把人的生活弄得多麼不能忍受了。

人的生活原是徹頭徹尾地悲慘，無窮無盡地悲慘的，但人却把生活上的無數的悲劇變成了各種藝術作品。我真想不出還有什麼會比這種變化更可令人神往，更可令人驚嘆的了。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在一冊普希金（注五）或海涅（注六）的詩集中，在一卷弗羅貝爾（注七）或巴爾扎克（注八）的作品中，會比在那冰冷的星光之中，在那海洋的機械的動盪之中，在那森林的沙沙聲中，以及在那沙漠的沉寂之中，看出了更多的美和更多的智慧的緣故。包婁丁（注九），在他的一篇樂曲里，就曾經極其雄辯地跟我們說過沙漠的沉寂。北極之光（注十）嗎？惠斯勒（注十一）的一些圖畫，就幷不劣於北國之光。約翰·羅斯金（注十二）說，英國的落日，自從有了泰爾納爾（注十三）以後，纔加上了更多的色彩，這話實在說得很對。要是星星更大一點，而且跟我們挨近一點的話，那我們的天空就會更好了。的確，自從天文物理學者們跟我們說起星星以後，牠們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的世界是一個小斯巴達卡斯（注十四）們和哈孟雷德（注十五）們的世界，奧塞洛（注十六）和羅密歐（注十七），高立奧老爹（注十八），鄧姆貝君（注十九），卡拉瑪佐夫（注二十），大衛·考波爾菲爾德（注二十一），曼儂·攝斯戈（注二十二），波娃利太太（注二十三），安娜·卡萊寧娜（注二十四）的世界，一個小董·吉訶德（注二十五）們和董·璜（注二十六）們的世界。詩人們就是從這些小小的人們身上——從我們身上——創造出這些偉大的人物來，而且賦與他們以不朽。

我是住在這麼一種世界里頭，在那兒，你要是沒有讀過學者們和藝術家們所揑作的那些說到人的神奇的書籍，你就沒法瞭解關於人的任何事情。弗羅貝爾的『純樸的心』（注二十七）在我看來就

跟一本福音書的價值一樣，當我讀着坡(注二十八)或霍夫曼(注二十九)的那些瘋狂的故事，波特萊爾的那些惡的詩歌(注三十)，克納特·哈姆遜(注三十一)——我們現代最偉大的史詩作家，他那『土地的生長』(注三十二)就跟『伊利亞特』(注三十三)一樣使我驚喜——的那些深刻透頂的小說的時候，我簡直要爲人歡呼起來了。當我讀着『若望·克立斯托夫』(注三十四)這部叙事詩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一部我的子孫們一看到這位先知的精神的和感情的力量，一看到他對於人類的那種不可動搖的愛，就會尊敬而又驚愕的書。

當然，我也知道，這種愛如今已被看作舊式的了。但是，要是牠仍然還有，還沒有耗盡；要是我們還得因牠而喜或因牠而悲地來繼續生活，那你有什麼辦法呢？我甚至於認爲，這種愛現在正在變得越發眞確，越發聰明，越發實際，牠那表面上的不合理的地方，顯得有點乾燥無味而且有條有理了呢。人的心，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幻想，生活方面，原是最不合理的現象。

我是一個地上的人，關於地上人類以外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想知道。書，使我同人類發生友愛的和高尚的密切關係，激起我對於他們的尊崇之心，而且越發加深我對於人，即地上的主人，地上一切美好與偉大的東西的締造者，的興趣。

譯者附注

注一：卡米爾·弗拉瑪麗昂——Camille Flammarion，法國著作家。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Montigny-le-Roi，幼習神學，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二年間，入巴黎天文臺實習。一生寫過許多關於天文學的通俗作品，內容富於幻想，故高爾基在此稱之爲『幻想者』。最有名的著作爲『大氣』(一八七三)，『火星』(一八九二)，『通俗天文學』(一八九四)等。『法蘭西天文學會』，便是他在一八八七年所手創的。他死於一九二五。

注二：陀思妥夫斯基——Feoder Dostoievsky，俄國大小說家，一八二一年生於墨斯科。一生過着窮困，流亡，和病痛的生活。一八八一年逝世。作品甚多，最著名的就是『卡拉瑪佐夫兄弟們』和『罪與罰』。他的小說，被譯成中文的，除『罪與罰』(韋叢蕪譯，未名板)外，據譯者所知，還有下列這幾種：『窮人』(韋叢蕪譯，未名板)，『主婦』(白棠譯，光華板；此書似應譯作『女房東』纔對)，『被侮辱與損害的』(李霽野譯，商務板)，『淑女』(何道生譯，商務板)，『西伯利亞的囚徒』(劉曼譯，現代板；此書即『死人之家』，另有劉尊棋譯本名，『死人之屋』，只出上部，平化合作社板)『地下室手記』，『賭徒』(兩書均爲洪靈菲所譯，湖風板)，『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短篇集，王古魯譯，現代板)。至於『卡拉瑪佐夫兄弟們』一書，陀氏最後一部且最重要的作品，數年前曾見北新登有預告，惜譯者梁遇春尚未譯成即已去世，不知何時纔有別人的譯本出現了。

注三：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去

頹廢派詩人，一八二一生，一八六七死。詩集有『惡之花』，『散文詩』等。他的詩，尤其是散文詩，介紹過來散見各刊上的也很多，只是單行本似乎只有邢鵬舉所譯的一種，中華板，書名叫作『波多萊爾散文詩』。

注四：李奧帕迪——Giacomo Leopardi ，義大利抒詩詩人及語言學者，生於一七九八年六月，一八三三死於拿波里。他不但長於寫詩，散文也寫得極好。在七八年前的舊小說月報上，豐子愷曾經譯過他的幾篇散文。

注五：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俄國第一個大詩人，生於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今年適爲他的一百三十五年生辰紀念。死時是在一八三七年。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用韻文寫的小說『姚琴•奧妮琴』。他的短詩，翻譯過來散見各處的，倒很不少，單行本則只有兩種：『甲必丹之女』（安壽頤譯，商務板）和『普希金小說集』（趙誠之譯，亞東板），都是小說。

注六：海涅——Heinrich Heine，德國名詩人，一七六九年生於德之Duesseldorf ，一八五六年死於巴黎。一生受着精神和物質的窮苦，且因出身猶太籍，並有革命思想，備嘗德政府壓迫之苦。名作有『冬天童話』等，八九年前林語堂曾譯不少他的短詩登在舊晨報副刊上，楊丙辰劉紹蒼也都譯過一些，登在舊『莽原』及『明天』兩半月刊中。似乎也有兩種小單行本在上海出版，只是記不清譯者和書局的名字了。散文則有『哈爾次山旅行記』一種，馮至譯，北新板。

注七：弗羅貝爾——Gustave Flaubert，法國寫實派大師，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於Rouen，先當醫生，後學作詩，不大成功，遂改作小說。一八五七年，『包娃利太太』出板後，舉世震驚。名作尚有『薩郎波』（一八六二），『感情教育』（一八六九），『聖安東尼的誘惑』（一八七四），『純樸的心』，『聖裘利安外傳』等。一八八〇年五月九日逝世。年來李健吾曾有多篇關於弗羅貝爾的長短文，散見大公報文藝副刊及『現代』等誌，讀者可參看。中譯本則有『馬丹波娃利』（李劼人譯，中華板）『波華荔夫人傳』（李青崖譯，商務板），『薩郎波』（李劼人譯，商務板），『坦白』（即『純樸的心』，沈澤民譯，商務板）。

注八：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 ，法國小說家，一七九九年五月生於Tour，一八五〇年八月死於巴黎。名作爲總名『人類喜劇』這部數十卷的小說，有名的『商利奧老爹』便是其中之一。據譯者所知，我們還沒有一本巴爾扎克的中譯本，連短篇集也沒有。

注九：包婁丁——Alexander Porfirevich, Borodin，俄國作曲家。生於一八三四，死於一八八七。幼習醫學，並任醫學教師事。十三歲即開始作曲，名作爲歌劇『伊格王子』，交響樂詩『中央亞細亞的草原』等。今年適爲他的百年生辰紀念，據報載，蘇聯各戲院曾很熱烈地排演了他的『伊格王子』。

注十：北極之光——原文是拉丁字Aurora Borealis ，俗稱『北極之光』或『北國之光』。

注十一：惠斯勒 ——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美國畫家及板畫家。一八三四年生於美國 Lowell,曾往巴黎研究美術，一八五五來英，此後就沒有回去，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逝世。

注十二：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英國藝術家，所作多論藝術與自然。一八一九年二月生於倫敦，曾在牛津Christ Church 讀書，一

八三九年，作“Salsetto and Elephanta”一詩，得過Newdigate奬金，一八四二年，由學校畢業。他是泰爾納爾(見注十三)的贊美者，一八四三年，鉅著『現代畫家』第一卷出板，便是爲的擁護泰爾納爾，駁斥一般責難泰爾納爾的批評家們而作的。此書以後擴充爲五大卷，成爲泛論藝術，自然等的論文。作者以文字優美，想像豐富，故有英倫最大藝術批評家之稱。曾在義大利，尤其是威尼斯，研究美術多年。著作除上述者外，最有名的還有“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一八四九)，“The Stones of Venice”(三卷，一八五一至一八五三)，“Pre-Raphaelitism”(小冊，一八五一)，“Lectures on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一八五四)等。一八六九，一八七六，兩度被選爲牛津美術教授。一九〇〇年正月二十日逝世。他的著作，譯成中文的很少，彷彿記得只有光華書局出過一小薄本，但書名和譯者，我都記不清楚了。

注十三：泰爾納爾——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英國風景畫家，一七七五年四月生於倫敦，是個剃頭匠的兒子。幼時只受過普通教育，一七八九年，纔得入Royal Academy求學。一八〇二年游法，瑞，德之萊茵。一八一九，一八二九，四〇年，三次游義。一生未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死於倫敦。名畫爲“The Battle of Nile”，“The Fall of Schaffhausen”(一八〇五)，“The Sun Rising Through Vapour”(一八〇六)等，現均藏『國立美術館』。

注十四：斯巴達卡斯——Spartacus，原是古代Thrace的一個兵士，後爲羅馬人俘去當奴隸，且被訓練作個角鬥之士。不久，他同好多人逃跑出來，於是就成了這一大羣人的領袖。据說他爲人有勇有謀，曾經打過多次勝仗。約在紀元前七十一年，終於戰死。高爾基在此提起他來，大概是指以此傳說爲題材的某種作品中的主人公；但作品爲何，作者爲誰，內容怎樣，我却沒有查考出來，現在寫在這兒，望讀者指教。

注十五：哈孟雷德——Hamlet，沙士比亞(W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悲劇『哈孟雷德』的主人公。此劇有田漢譯本，中華出板。孫大雨也譯過，見『詩刊』。

注十六：奧塞洛——Othello，沙士比亞另一悲劇『奧塞洛』的主人公。

注十七：羅密歐——Romeo，沙士比亞又一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主人公，有田漢譯本，中華出板；顧仲彝也譯過，只是未見出板。沙翁劇作全集，聽說中美文化基金譯委會正在約人翻譯，我們希望不久可以出板。

注十八：高立奧老爹——Father Goriot，巴爾扎克的小說『高立奧老爹』的主人公。參看注八。

注十九：鄧姆貝君——Mr. Domby，想來也是一部小說的主人公，但我沒有查到，不敢確定，甚望讀者指教。我疑Domby一字有誤，實即狄更斯(參看注二十一)名著“Dombey and Son”(一八四八)的Dombey，不知對不對。

注二十：卡拉瑪佐夫——Karamazovs，陀思妥夫斯基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們』的主人公。參看注二。

注二十一：大衛．攷波爾菲爾德——英大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名著『大衛．攷波爾菲爾德』的主人公。狄更斯一生作品甚多，最有名的便是『大衛．攷波爾

菲爾德』（有林琴南文言節譯本，改名『塊肉餘生述』，商務板），『奧立福・特易斯提』（亦有林琴南節譯本，改名『賊史』，商務板）『二城故事，』『聖誕之歌』，『困苦時代』(有伍光建譯本，商務板）等。

注二十二：曼儂・攝斯戈——Manon Lescout，卜利浮（Antoine François Prevost, 1697—1763)的小說『曼儂・攝斯戈』的主人公。卜利浮生於法國Artois，年青的時候當過主教，後來厭棄這種生活，逃往荷蘭。一生差不多寫了二百多種作品，其中有許多便是小說，但以『曼儂』最爲有名。此書有過三種譯本：最初是商務編譯所的文言節譯本，名『漫郎攝實戈』，其後又有成紹宗的譯本（亦名『漫郎攝實戈』，光華板），石民張友松的合譯本（即名『曼儂』，春潮板）。

注二十三：波娃利太太——Madame Bovary，弗羅貝爾的小說『波娃利太太』的主人公。參看注七。

注廿四：安娜，卡萊寧娜——Anna Karenina，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名著『安娜・卡萊寧娜』的主人公。托翁其他兩作『復活』及『戰爭與和平』雖有耿濟之和郭沫若的譯本，但此書則仍只有陳家麟陳大鐙合譯，文言節本，名『婀娜小史』，中華出板。幾年前，曾見章衣萍錢歌川登過廣告，都說要譯，但至今未見出板。

注廿五：董・吉訶德——Don Quixotes，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Cerevantes, 1547—1616)的小說『董・吉訶德』的主人公。此書第一部成於一六〇五年，第二部遲許多年纔見出板。我們則亦只有文言節譯本，改名『魔俠傳』，商務出板。

注廿六：董・璜——Don Juan，本爲西班牙傳說人物，古今文學者多採爲作品題材，德國作曲家莫查（Mozart, 1756—1791）曾有歌劇，法國劇作家莫利哀(Moliere, 1622—1673）曾有喜劇，英國詩人擺侖（Byron, 1788—1824）曾有詩劇，均用此名。高爾基在此不知究竟是指那一種作品中的主人公。

注二十七：『純僕的心』——"Simple Heart"，弗羅貝爾的中篇小說，見注七。

注二十八：坡——Edgar Allan Poe，美國詩人，小說家，一八〇九年一月十九日生於波斯頓，從Virginia University畢業，曾遊歐洲一年，歸國後當過各種雜誌編輯。一生貧困，病痛，終因飲酒過度，發狂而死，時在一八四九年。最有名的小說是"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The Gold Bug"等，所作多爲神秘鬼怪的故事，甚似霍夫曼（參看注二十九）；有名的短詩有『烏鴉』，『鐘』等，音調極美。舊『沉鐘』半月刊曾有楊晦陳煒謨的介紹。

注二十九：霍夫曼——Frnst Theordor Wolfgang Hoffmann，德國小說家，一七七六年生於Königsberg，幼習法律，一八一六年，任柏林皇家法院顧問，死於一八二二年。一生多才多藝，詩歌，音樂，繪畫，他都擅長。名作爲"Phantasiestücke in Callot's Manier"（共四卷，一八一四），"Serapions Brüder"（共四卷，一八一九——二一年『舍拉比翁兄弟』之名，即由此書而來）。舊『沉鐘』半月刊曾有馮至的介紹。

注三十：惡的詩歌——意即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參看注三〇。

注三十一：克納特，哈姆遜——Knut Hamsun, 現代哪威大小說家，生於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一九二〇年曾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幼時不曾受過什麼正式教育，當過鞋鋪徒弟，扛煤的，修路的，測量員助理，學校教員，街車司機生，新聞記者，差不多什麼事，他都作過。現在就已出了很多的作品，為大家所熟知的即是『飢餓』和『土地的生長』兩書。英譯本很全，均由紐約A. A. Knopf書店出板。『土地的生長』尚有Groset的廉價板，惜已不易買到。中譯已有『餓』（章鐵民譯，水沫板），『魏都麗姑娘』（邱韻鐸譯，現代板），『牧羊神』（顧一樵譯，商務板），『戀愛三昧』（施蟄存譯，光華板。）

注三十二：『伊利亞特』——"Iliad",希臘古詩人荷馬(Homer)的史詩。『奧德塞』("Odyssey")已有傅東華譯本，商務板。

注三十三：『若望．克立斯托夫』——"Jean Christophe",法國大小說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鉅著。羅蘭生於一八六六，現尚健在。一生受托爾斯泰的影響最深，讀者欲知其人，可讀剌外格(S. Zweig)的名作『羅曼羅蘭傳（有楊人楩譯本，商務板）。他的作品，已經翻譯過來的，小說只有『比得與露西』，（李劼人譯，載前『小說月報』；葉靈鳳譯，現代板）一種，至於『若望．克立斯托夫』，敬隱漁只譯過幾章載在『小說月報』中；靜子辛質合譯的『安戴耐蒂』（鞏玉山房板），也只是此書的一卷。『英雄傳』六卷，則已譯出其四：『米萊』（張定璜譯，載『駱駝』中，惜未譯完），『悲多汶傳』（楊晦譯，北新板），『托爾斯泰傳』（徐懋庸譯，華通板），『甘地傳』（陳作樑譯，商務板）。劇本譯出的也有三種『孟德斯榜夫人』（辛質李璟合譯，商務板 ）『七月十四』（賀之才譯，商務板），『阿埃爾王子』（子詒君實合譯，連載『文藝月刊』第五卷第一第二兩期中）。

譯者附記

譯者今天終於譯完了高爾基這篇精闢，深刻，有力，熱情的短文——不，應該說是一篇『書』的禮讚，心中真是快慰。記得還是兩年前的冬天，譯者流落關外，偶然得到一本美國文藝協會所出的雜誌『翼』（"Wings", vol. 4, No. 4, Apr. 1930），看見其中載有這篇 英譯的時候，真像得到了寶物一般。當時便即動手翻譯，但不知怎的，也許是怕譯毀了原作吧，只譯成一半，便擱下來了，直到如今，纔決心將牠譯完。譯時雖曾加以十分的小心，只是還很笨拙，不能滿意。

這是高爾基什麼時候作的，我不知道：這篇英譯，据『翼』的編者說，是從"Nation"週刊轉載過來的。英譯者就是那個寫過一大本『高爾基及其俄羅斯』("Gorky and His Russia",一九三一紐約J. Cape & H. Smith出板；此書雖有很多偏見和不真確的見解，但材料卻極豐富，很可一讀；去年已有韜奮的節譯本，生活板）的Alexander Kaun,想來總很可靠。

為了或許可使一般年青朋友得到一點小方便的緣故，我特地加上了這麼多的譯注，弄得這篇譯文看去很不像樣。關於原文中所提到的各種作品，凡已有中譯本者，不論好壞，我都就我所知，一一注明，這意思也是想使一般目下還不能讀外國文或買不起外國書的朋友想讀的時候，可以就近找來聊以滿足他們的心願。這也許是多餘的，甚至於反而害了他們，也未可知。因為注中所舉的譯本，雖然很有幾種可靠的，但大多數都實在譯得太壞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譯者附記。

時人彙誌

王用賓

王用賓，山西人，現年五十五歲，初肄業於山西大學，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法政學校，同盟會會員，歸國後主辦太原晉陽日報，因鼓吹革命入獄，武昌起義後，被選爲山西省議會議員，民國二年被選爲參議院議員兼憲法起草委員，旋赴粵爲護法國會議員，九年奉中山先生命北上聯絡段祺瑞張作霖，成反對曹錕之三角同盟，九年加入國民軍，服官河南，十七年任北平政治分會秘書長，立法院委員，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現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編輯後記

◇……陳之邁先生現在清華大學教憲法等科，這篇「我國的憲法問題」很值得我們參考。

◇……沈從文先生的「湘行散記」散見各處，上卷二十九期周報曾登過一篇「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這期又登一篇「滕回生堂的今昔」，可合看。

◇……屈軼先生的「自殺」，寫一家工人的悲運，很有勁。鄭效洵先生譯的高爾基的一篇短文，也很好。

◇……上期「作報與看報」文中，第三頁下欄第四行「所以報館並不多，」係「所以報館差不多」之誤，應念成「所以報館差不多大部分倚賴廣告費生活」。特此訂正。（編者）